

□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李娟

□雾中河\李晔

□边茶记忆\杨一父

□我的大一班主任\格桑亚西

QINGYANG
JIANGLIANG
青衣江

□隘口，永不停歇的山风\颜如玉

□修复人间许多细小裂纹(组诗)\龙叟

□去雅安(组诗)\曹鹭

□南丝路上的临邛印记\江万军

2025

总第111期

06

爱文艺 爱生活





李娟
代表作品《冬牧场》

李娟（1979年7月——）当代女作家，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祖籍四川，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少年时期跟随母亲辗转于四川与新疆两地。童年时曾生活在新疆最北端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高中辍学后，她帮助母亲经营小卖部，干过车工、服装厂工人，兼做裁缝，与牧民一起转场。这些都成为她后来宝贵的写作素材。凭借着对文学阅读和写作的热爱，李娟一步步走上文学写作的专职道路。1999年开始写作投稿，曾在《南方周末》《文汇报》等开设专栏。出版有散文集《九篇雪》《阿勒泰的角落》《我的阿勒泰》《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长篇非虚构《冬牧场》及“羊道”三部曲、《遥远的向日葵地》等。2024年5月，因同名剧集《我的阿勒泰》热播，其作品在一个月内销售突破六十万册，最高销量一天达五万册。曾获《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鲁迅文学奖等，其鲜活灵动的文字被誉为“吹向文坛的清新之风”。

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

——李娟作品箴言节录

□ 李 娟

01. 当我小的时候我什么都爱。当我长大了，我忘记了我其实什么都爱。

02. 其实秋天不是秋天，秋天是夏天努力地想要停止下来的那段时光。

03. 生而为人，过的不好是常态，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04. 啥叫有用？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自由自在，也很好嘛。

05. 太阳未出时，全世界都像一个梦，唯有月亮是真实的；太阳出来后，全世界都真实了，唯有月亮像一个梦。

06. 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

07. 那种悠长的疲惫感像一根针穿着长长的线缓慢而敏感地经过身体。

08. 我想大声呼喊，一张嘴却长出枝叶。想流泪，却结出种子。想起身，根已经扎得太深。我躺在那儿，如尚未出世般无能为力。想再次睡去，却不停地凋零。

09. 自由就是自然吧？而她又多么孤独。自由就是孤独吧？而她对这孤独无所谓，自由就是对什么都无所谓吧？

10. 所有的文字都在制造距离，所有的文字都在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而我，更感动于他们与世人相同的那部分，那些相同的欢乐、相同的忧虑与相同的希望。

11. 当我在最需要爱的时候，我从不曾被深深地爱过，后来无论我得到多少爱，我都不以为然。

12. 生活就是如此，走上什么样的路，就会适应什么样的路。说起来似乎有些无奈，但其间的稳妥和充实感却不容抹杀。

13. 物质生活一旦简单了，身边的一切便清晰地水落石出、铅华洗尽，于是再没什么不放心的了。

14. 等待是根植于孤独之中的植物吧？孤独越强大，等待越茂盛。

15.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忧无虑的人，每个人都有他难以摆脱的一个困境。你不困在这里面，就要困在那里面，有的人困在疾病之中，有的人困在贫穷之中，有的人困在繁忙的工作里面，困在空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生而为人，不可能自由自在。

16. 生命总会自己寻找出路。哪怕明知是弯路，也得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走啊。而那些一开始就直接获取别人经验稳妥前行的人，那些起点高、成就早的人，其实，他们所背负的生命中“茫然”的那一部分，想必更加巨大沉重吧？

17. 大约与大自然最紧密、最纯粹地联系在一起的生活，需得有最自觉、最牢固的生态保护意识，需得甘心与万物平起平坐而不去充当万物的主人。不知做到这些，需要怎样的纯真与满足。

18. 我失去过很多朋友，但从不得觉得可惜。既然渐渐发现了分歧，有了争吵，有了误解，再交往也是无益。更重要的是，缘分尽了，他们加于我的力量渐渐弱了。他们抓不住我了，便被我抛弃。

19. 我从不曾需要多么宽阔的通道，能侧身而过就足够了，像鸟在天空侧身飞翔，鱼在大海里侧身遨游。我从来不曾渴望过全部的世界，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去向唯一一个小小的所在。我只依赖熟知的事物而生活，我心有牵挂，不想迷路，不想回不了家。我在山野里，在节制中游荡，但已经感到足够的自由。



主管单位：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委会

主任：聂颖

编委：杨术兵 戴伟 李宣康

陈敏 代成华 袁明

王堂兵 钟春燕 樊小融

李雪松 李炳中

名家

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 01 李娟

他山石

雾中河 04 李晔

小说

风云二郎山 14 杨中兴

散文

边茶记忆 34 杨一父

我的大一班主任 40 格桑亚西

隘口，永不停歇的山风 43 颜如玉

“屠夫”的花园 45 郑晓霞

在上里古镇 47 肖水泉

雅女湖畔 48 杨剑鸿

诗歌

修复人间许多细小裂纹(组诗) 55 龙斐

回到我的草原(组诗) 57 王永康

爱的归途(外一首) 58 尔恩牧歌

虚妄(外二首) 59 陈科员

去雅安(组诗) 60 曹鹭

秋序 62 赵霞

艺评

南丝路上的临邛印记 63 江万军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

主 编：杨术兵

执行主编：戴 伟

编辑部主任：吕玉刚

责任编辑：卫超群

校 对：王堂兵 刘智尹

封面题字：何应辉

设计印刷：成都旭美印务有限公司

编印周期：双月出版

投稿邮箱：qyj1208@126.com

联系电话：(0835)2243315

邮 编：625000

地 址：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1号(西康记忆5号楼市文联)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艺 苑

候 场(国画)	66	魏美林
雪原孤马(水彩)	67	张 创
一河柔波抱城郭(油画)	68	孔晓璐
天堑变通途(国画)	69	罗文龙
蒙山茶诗选(篆书)	70	杨嘉乐
《蜀土蒙山》联(篆书)	71	程千倚
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篆书)	71	赵彦钦
《蒙顶青衣》联(隶书)	72	刘唯一
《茶亦书能》联(隶书)	72	李 彬
清 黄云鹄《蒙顶留题》诗(硬笔书法)	73	久 胜
舞(摄影)	74	张 艺
佛静山冬韵(摄影)	75	崔心怡
河流的迁徙(摄影)	76	贾 斌
山乡雪霁(摄影)	77	段平武

初 见

原乡记事(散文)	50	郝冰兰
曾家园游记(散文)	54	薛 薇
火塘里的故乡(组诗)	61	沈 麒
雨城烟火帖(外一首)	62	苟光庆

文艺动态 78

■封面 美 术·篱畔青时(油画) / 赵联琼

■封二 摄 影·李 娟 / 佚 名

■封三 歌 曲·青衣姑娘 / 魏华刚

■封底 美 术·山水添新色(国画) / 赵智勇

雾中河

□ 李 晁

哭喊声穿透雾气，往拱桥下游移动，抵达河水转弯的铁路桥时，变成了哀嚎。前方没了路，高耸的山崖收走了河岸线。女人瘫软下来，身后的几只手没有赶上女人，女人一把坐到露水浓重的草甸上，屁股落地，双手就拍打起来。哭嚎声在河谷里持续回荡，一个中年男人在土路上高喊，快叫船，去下游。

船在码头，码头在河的对岸，一艘趸船旁系着一排白色快艇和黑色皮划艇。太阳还没有升起，河面的雾气将对岸的趸船遮掩了大半。

趸船有人看守，一个叫朱伍的老头住在船里，通往趸船的跳板前竖着一道铁栅栏，栅栏门上着锁，人喊起来，老头惊醒，窗帘一撩，才看到一堆惊慌失措的人架着一个穿深色圆领衫的女人。女人倷着身子，一只脚悬空，有熟人喊，老五哥老五哥，快救人。

老头明白了，猛然翻身，去开门。

一行人挤上趸船，趸船似乎也往河里沉了沉。女人又哭喊起来，声音已经沙哑，有气无力了，我是造了什么孽哟……是旁人招呼起来的，老五哥，快开船，去下游捞人。

老头脸一沉，我不会开船，哪个会？

人群里又嚷起来，哪个会开船？

两个青年没吭声，沿着趸船船沿跳进一只带硬底的能容纳七八人的皮划艇里，皮划艇挂着船外机，青年试了一下，船响起来，另一个解开缆绳，喊一声，再来几个。三个中年人跳进船里，还有人想出把力被老五拦下，够了，不要挤了。皮划艇很快搅起一片水纹，划出一道弧线，离开了趸船。

老五冲一船人喊，小心点。跟着才对周围人讲，又是哪家小孩？要收钱的，家属去跟船老大谈。

人群里有人说了两句，这时候还谈钱，鬼迷了心窍。老五也不理，对瘫在趸船头的女人说，进去坐，许是人冲到下游，走不上来了，这种事也是有的，到下游只有水路嘛。这话倒有几分安慰的力量，女人死灰般的眼神又燃起一点星火，无动于衷的是周围人，谁都晓得，这几率实在太低。

男孩是夜里下水的，有人目睹，哪想整夜未归，女人大早起来发现，一问人，就往河边赶了。这是旁人讲的，老

李 晔



一九八六年生于湖南，现居贵阳。2007年起在《上海文学》《作家》《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花城》《钟山》等刊发表小说；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作家》金短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十月》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乔典运乡土文学奖、贵州省文学奖等；有小说入选2022年《收获》文学榜，出版小说集《雾中河》等三部。

五听了没有吱声。

阳光开始驱散山间的薄雾，照在河面上，虽是朝阳，也有几分灼人。趸船上挂着几套潜水用的防寒服，面镜也一排排吊在趸船尾，很是醒目。这是马老板口中的雾水打捞队，专替人捞尸寻物，也只有老五知道，潜水队另有活路，专乘夜色去大坝下的深潭捞鱼，都是些大鱼，七八十斤一条不算大，百来斤的有的是，运到省城和外省就能卖出大价。马老板寻朱伍来守船也是有讲究的，老五是他女人的本家叔叔，前年才过了老伴，剩他一个，就被请来守船了。

因了这秘密，这里平日不让闲人进，这次一下涌进这么多人，马老板要是听说，再是亲戚，老五也很难交待。偏偏有人问东问西，那些新来的潜水员呢，白天都哪里去了，跟两个去才好呢。

老五说，我不晓得，我是守船的，你去问马老板吧。老五只叫那人马老板，外人也觉得好笑，问，马老板不是你侄女婿？

老五哼一声，什么侄女婿，那是我能叫的？

有人听懂了，说也是，人家那么大

老板。还有人手欠，潜水服挨个摸遍，里外看看，甚至有人把面镜一把戴在头上，挤眉弄眼的，老五简直骂不过来，制止了这个又忽视了那个，老五一生气，就开始撵人，只留了女人的两个亲属，其余人都被老五轰下船去了。

太阳逐渐升高，升到人的头顶，老五才听见船响，皮划艇劈开深蓝的河水，泛出一抹白，打河水拐弯处驶来。老五站在趸船头眺望，女人听说船来了，又哭着从舱里出来，岸边还蹲着几个凑热闹的人，像一群乌鸦围着，大伙的目光都开始朝皮划艇聚拢。

皮划艇减速向趸船缓缓靠近，艇上仍只有那几个人，一个年纪大的摇摇头，冲趸船上的女人说，找到楠木渡去了，没有，已经告诉码头上的人，你不要急。几个人脸上都晒出油来，一一上了趸船，都带着失望和怀疑的神色，岸边几个人见船里空空如也，抱怨几句也就散了。女人被人劝着走上码头，留下一个亲戚慢一步对老五讲，要收多少钱，回头给你送来，她是桥头陈老四家的，邮局旁边开商店，他男人在外跑运输，你晓得吧？老五并不清楚，但也点

点头，先去报案吧，再找找。

人走尽后，码头恢复平静，连河水都跟着静默。这河其实叫江，但雾水居民都管它叫河，并不因它在地图上的江名与流域而高看一眼，说到底，它是汇入长江的，在大家眼里，只有长江才配叫江。河的上游有座水电站，六十年代开始修建，镇子因此繁荣。河虽叫河，但雾水人称河两岸作江南江北，镇子的核心在江南，就是码头对面那片徐缓地带。

时间不早了，老五等着人来交班，船队的人不定什么时候来，来了老五就可以回家了，等夜里再过来。

今天来的人晚，老五也没有不耐烦，小孩的事让他还没有回过神。这河每年都收人。老五唯一的儿子二十年前就这样去了，找到已是下游老远的位置，一个叫老鹰岩的地方，那时哪有快艇这种东西，是老五和上头四个哥哥划木船去下游捞的。老五想到这，心里还空落落的，烟头丢了一地。

哟，五哥，一个人抽闷烟啊。管船队的吴家老大过来，吴大和朱伍虽差了一把年纪，论起来矮一辈，但他管朱伍叫五哥。

老五清清嗓子说，上午有人来用船了，去了趟楠木渡，人家会把钱送来。

吴大没有在意，递一支烟给老五，一大早用什么船，散客？

老五摇摇头，去捞人的，没看到，就回来了。

又是哪个冲下去了？吴大见怪不怪，一口烟刚喷出来，河面一阵风起，将那烟全扑回吴大脸上，吴大连声咳嗽起来，骂一句说，给老子，阴魂不散，说都说不得。

跟来的人笑，说，神得很噢，老话说，宁可欺山，不可欺水，真是没错。

等风过了，老五才讲，说是桥头陈老四家的，只来了个婆娘，人又找不到，就回去了。

吴大惊讶，陈老四家儿？我晓得那娃娃，水性好得很，大坝放闸还去捞鱼，回回手不空，怎么会？

老五不说话，这话倒像是说给自己

听的，论水性老五的儿子又何其厉害，虽小，过河却只靠一双手脚，麻溜得很，像书里讲的“浪里白条”，还不是遭了道！

吴大隐隐想起老五的心事，就不再讲了，船队里的几个人更是漠不关心，在船舱里打起牌来。

老五走时对吴大说，记得收钱，说了会送来的。

吴大扭头，看着走上跳板的老五，说，五哥，这就不要你操心了，放心，不会收的。

老五步上码头，条石台阶与公路相连，公路边还建了一片停车场与观景平台。一家酒店沿着河岸建起来，临河一面一式的玻璃幕墙，像一排排盒子，老五看来简单得很，价格却贵得吓人。这是马老板的新产业，叫作民宿，名字也取得稀奇古怪，老五都念不齐整，对人讲过，不就是旅馆嘛。

老五的嘉陵停在观景平台上，阳光下浑身发烫，坐垫上挂了一夜的露水蒸发得只剩下斑点，卸了锁，老五还是跨上去，虚着屁股坐，一次只坐一边，车动起来，也就凉快了。

老五的家在江北盘山街顶上，就是码头后的山巅，之字形山路是210国道一段，两边挤挤挨挨建着饭馆旅店，从前最是热闹，来往车辆打尖住店，少不了在这里停留，而今两条高速穿越镇子，一条更架起特大桥，高达一百九十米，直接跃过了镇子，江北从此萧条起来。

老五从前也开饭馆，和媳妇一道经营，自己做厨师，因了这面前的路，过了几年扎实日子，后来国道上的车眼见着稀疏，尤其货车和班车，半天听不到响动，加上媳妇历来体弱，赶上一病，老五就关了店，去江南的胖妹酒楼打起了工，还是做厨师，做雾水特有的豆腐鱼。为这，自家侄女马老板的婆娘还讲过闲话，说叔叔去哪家不好，偏偏去胖妹家，也不和我们打个商量，我家老马脸往哪里搁？马老板也是做餐馆起家的，开着雾水第一豆腐鱼馆，就在江南桥头，上风上水的第一家。虽这样，老五也没走这条门路，偏偏去了后起的

对手家，也因为这，两家多年不再走动，直到老五年纪大了，腰杆挺不住，被扫地出门，才去马老板手下守起了趸船。

家里空得能发出回声，老五打开门板，让空气对流，自己坐到靠岩壁的后阳台上，看着阳光下闪烁的镇子和那条碧蓝到发乌的河流，河水没有表情，老五却有。就着泡菜和一碗凉拌折耳根刨完了炒饭，老五就锁了门，往后山去了。绕过山顶的江北中学，老五往沟子里走，那里有片自家的地。这一面背河，显得更热，田坎也硬邦邦的，老五走得歪歪扭扭，老五怀疑这是船上呆久了的原因，身子抑制不住地想要晃一晃，用自家的晃来抵消河水的。老五摔了一跤，有预感似的，一脚踏空，滑到田坎壁下的旱地里，身子倒没摔着，地是半荒的，竖起一根根没人照料的玉米杆，地下是杂草，长的是苦蒿短的是野豌豆，有了草一垫，等于铺了床棉絮。

老五从地里爬起，哭笑不得，干脆骂一句，来看你娃，还整老子！这话是说给不远处的坟听的，一阵风过，飒飒又止，像是回应。老五看着山沟对岸绵延开去的群山，又得意起来，是个不错地方，一览众山小嘛。

老五有一阵没来了，不是碰到今天这事，老五也不愿意来，来一趟，又能怎么样呢？老五与两座坟一一对视，想起从前的一鳞半爪，婆娘的还记得清楚，儿子的就有些飘散了。

算了算了，又来这里做什么。老五觉得今天没个主儿了，想到哪里算哪里。陈家儿子的事，老五也不打算讲，没着没落的事，老五不想议论。看了看坟，到处都还好，也就回去了，仍走得一摇一摆的。

老五早早赶到码头，趸船上忙碌着，赶上周末，游客一拨拨从下游乘快艇上来，一时间热闹得很，老五倒不知所措了，像个外人。

是吴大看见说，五哥，来得早了点嘛，还没收工。

老五说，你忙你们的。

吴大问，吃过没有，等下跟我们一起？说完才闻到老五身上散过来的酒气。

老五摇摇头，你们去。

吴大问，家里来了客？整了不少酒嘛。

老五笑一声，来哪样客，我就是客。

吴大停一停，还是说，小子还没找到，下午来人包了艘艇去下游了，怕是要去构皮滩，现在都没消息。

老五像是专来听这信儿的，听了也不评价，只是点头。构皮滩是座新建水电站，才开始蓄水，从这里过去是唯一水路，没有支流，人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

老五借着酒力坐在趸船边，一直坐到夜里，河水的声音大起来，四周都暗了，只有镇子进出灯火，迤邐如山火，群山只剩下轮廓。

潜水队的人还没有来。

潜水队一共四个人，只有一个雾水人，大名叫戚邦德的，大伙叫他老戚。老戚刚过四十，不算年轻，却爱打扮，不同花衬衫配短裤跑鞋，衬衣领口还插一架墨镜，油光粉面的，据说脑子更灵，从没有在水里讨过生活的他却替马老板觅得了这生意。

以前没人敢去大坝基坑捞鱼，想都不敢想，基坑是禁区，不准任何船只人员靠拢，毕竟头上是一百六十多米的大坝，是喀斯特地区第一座大型拱型重力坝，早年还有武警看守，可老戚七拐八拐攀上了电厂保卫科卢科长，两下一勾搭，就觅得了特权，只是船仍不能开进基坑，只能停在电厂油库下的回水湾里，人和设备要沿着碎石河岸摸进去。夜里操作风险不小，收鱼也麻烦，后来老戚干脆把船悄悄靠过去，竟也没事，一伙人就这么干起来。其余三个都是潜水员，从广东请来的，几个人组队做了半年，收获不小，也不定每天都出船，要等卢科长信号。老戚讲起来，牛皮哄哄的，说七八十斤往下的从来不摸，麻烦得很。

眼下正赶上出活的好季节，汛期里，大坝常放闸，大鱼被冲下不少。从库区里冲下来的鱼，除了昏迷的会浮走外，其它的都缩在基坑的深潭里，只有这里的水深，温度也较外头低，真正的大鱼是不会随流水轻易跑出去的。老戚的梦想就是逮住一条两百斤往上的，库

区里的鱼几百斤的多的是，兴许就会冲下一条两条。老戚一讲起，老五只能咋舌，这么大的鱼都成了鱼神了。老五随口说一句，这种鱼怕是抓不得哟。老戚很不以为然，说，反正都是要死的，不如做奉献。老五不好说什么，自己干了半辈子厨子，经手杀的鱼何止百千条？这时候出来打抱不平，只能被人笑话。再说，这可是马老板的生意，他才是幕后老板。

马老板也不常来船上，头几次起货，他赶在天亮前来看成色，果然意外，百来斤的就弄了四五条，有草鱼、翘嘴、青龙棒和花鲢，有条一百四十八斤重的青龙棒直接被马老板运到省城分店养起来，作为炫耀镇店。

不满归不满，船还得守。今晚老五意外睡得沉，是那半斤酒的效力，一个人喝，再少的量都觉得多，何况是半斤，加上年纪，酒力就翻倍了。潜水队来时已是凌晨两点，几个人窸窸窣窣做好准备，就往上游去了，老五也是起夜才发现系在趸船边的那艘大皮划艇不见了。

被吵醒是天快蒙蒙亮，氧气铝瓶的撞击声，水下标枪拖拉在趸船上的刮擦声，一尾尾鱼摆动的砰砰声，让老五醒来。舱外的老戚更扯起嗓子唱，大太保亚赛过温候貌，二太保生来韬略高，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能斩蛟——妈的，说的就是我们啊。老戚大笑，其他三个闷不作声，许是累了。老五没想到老戚还会这手，可见今天收获不小，捞了票大的，只是老五懒得起来看，码头上接应的人也到了，一趟趟把鱼搬上去，一个个搬得龇牙咧嘴的。人散后，趸船上还顽固地飘荡着一股浓重的鱼腥味，几套防寒服又吊在了晾衣绳上，水滴打在趸船边的铁皮上，滴答作响。

天色亮得慢，一点点晕染，光如同涟漪般徐徐荡过来，是远处的太阳掉进了夜色，引起震荡，可荡到这里就是强弩之末了，仿佛船靠了岸，不动了。等积蓄的光源真正撕开一角天幕时，才开始加速，口子越大，涌入的光也就越汹涌。

老五起身烧了壶水，从柜子里掏出一碗泡面，准备吃个早点的早餐，酒意散了，人就容易饿。

面还没泡好，老五晃过窗口发现一个人，一袭白色连衣裙在河面初升的雾气中若隐若现，女人站在码头的最远端，再往前，就是乱石滩了，不注意还以为见了鬼，可那确实是个女人。河边的风拍打着女人的裙摆，像一朵打上岸来的浪，女人不动，老五看了一会儿也就扭过头去，等待面在碗里慢慢变软。

码头上的民宿一营业，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就来到这儿，老五见怪不见。去年还见过一个来这里寻短见的，直接从观景平台上跳进河里，七八米的高度，没有一丝犹豫，笔直栽下来，幸亏码头做过深挖，炸了礁石，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那也是女人。老五没有下水，是吴大一个猛子扎下去把人捞起来的，捞起来了，女人也面无表情，没有道谢，更没有哭，好像只是下河洗了个澡一样稀松平常，甚至没留下一句话就往码头上去了，第二天才听说女人从公路桥上跳了下去，当场就砸死了。想到这，老五还觉得有些怕人，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不在乎，还是个女人。

抽上一支烟，泡面也快好了，辛辣味丝丝缕缕从盖着的碗沿口飘出来，老五正打算下筷子，穿白裙的女人就飘过来了。通往趸船的栅栏门没有锁，是老戚他们忘了，女人径直穿过跳板，来到趸船上。老五左右不是，只好在舱里咳嗽一声，也不讲话。

女人听见老五的响动，便呀了一声，说，原来有人啊。也不敢贸然进舱里，只在趸船中空的穿廊左右看看，见到吊在绳子上的防寒服和蛙脚，女人才惊叹起来，噫，这里还有潜水项目。

老五很想先吃一口面，可女人丝毫没有走的意思，还在东瞧西看，老五就没忍住，脑袋探出门说，这里不搞参观的。

不参观？那你们牌子上写的是啥？女人很镇定，指了指头顶，趸船上确实架着一块广告牌，写着游览项目和收费标准。女人举起的指尖鲜红欲滴，再一看，每一只都一样，像落了几片浓

艳的梅花。老五感觉不舒服，半天才憋出一句，现在不是时候，船队的人还没有来，现在不营业。

女人也不管，跟着一笑，你们这里大半夜还打鱼？全是大家伙，这河里有这么大的鱼么？女人说得慢条斯理，老五就知道碰到个难缠的，肯定起了大早，又或许整夜没睡，望到了老戚他们。

老戚也太不利索了，一次比一次起货晚，这么贪心，迟早要出事，老五预感不好，对女人也沉下脸来，走吧，要坐船，等他们来了再说。

女人说，我又不坐船，船有什么好坐的，无聊！又讲，你们这里还有潜水项目，很高端嘛，要玩就玩这个。女人的问题简直越来越多，老五有些接不上话，走吧，这里没有你说的项目，都是打捞队用的。

打捞队？女人又笑了，笑得意味深长，打捞什么，又没人沉金子，这么大水，能捞什么东西。

捞尸。老五干脆吐出一句，希望能吓住女人。

女人果然撇撇嘴，脸上有一瞬的嫌弃，这神情老五很是满意，可很快，女人哼了一声，想骗我，一股子鱼腥味，你自己闻不到的？

老五头痛，说不过女人，干脆转身进舱，让女人看个够。这时间面已经泡过了，水被吸掉一半，面半干半湿团在纸碗里，吃起来就没有滋味，像吃一口口猪脑水。面吃完，女人不见了。

雾气又升起来，老五知道又是个晴热的天，才起床没多久，吴大就火急火燎来了，手脸都没洗的样子，皮鞋不知踩到哪里，一脚的泥。吴大上船就说，五哥，小孩找到了，晚上打了电话来，冲到构皮滩去了。

老五就晓得孩子没了，一口浊气从鼻腔里长长叹出来。

吴大说，听讲也没个全尸，眼睛被山里猴子挖掉一只，不成个样子。

老五给吴大递过一支烟，先给自己点上，一口浓烈的烟雾喷出来，跟着是另一口，老五说，别让孩子娘看见。

吴大说，放心，备了尸袋下去的。

话到这里也就打住，两人各自坐在板凳上，望着河面，河水显得无辜，流得悄无声息。等两支烟分别燃尽，吴大才又开口，五哥，要不先回吧，人我来接，家属也快过来了，肯定又是一顿乱。

老五说，再等等吧。

船队的人陆续过来，吴大想起什么，掏出电话吩咐，快去老街买挂鞭炮来。

家属一齐涌来了七八位，里头没有女人，老五松了口气。那个一脸死灰穿着长袖衬衫的男人就是孩子的爹了，老五一看膀子就晓得，男人的一双手臂像是要从衬衫里炸出来，老五开饭馆时见过不少这样的司机，说是司机，其实也是苦力。男人不讲话，谁也没有去打扰他。

可左等右等，还不见船来，八月的阳光又开始蒸烤这片河谷，只有河水全不在意，这会儿正气势汹汹地往下游奔走。趸船上一时容纳不下这些人，其他无关紧要的都自觉呆在岸上，一个个都磨皮擦痒的，又不好妄动，一双双目光频频望向河水拐弯的地带，也该来了，有人说。

确实来了。

人群一下躁动，老五一如既往站在趸船头，晒得有些头晕。皮划艇一靠拢，所有男人面色凝重，大伙都憋着一口气，若是添个把女人，早就搅翻了，哪会这么安静。老五看见孩子的爹第一个跳进艇里，随后吴大拦在船舷，说不要上人了。艇里是四个一脸黝黑的男子，开船的是船队的小姜，把船一别进趸船的湾口，人就瘫下来。男人踏进艇里，尸袋在艇中间又晃了晃，艇上人的目光自动望开了，只有艇外人探着脑袋盯住袋子不动，一些人还屏住了呼吸，怕闻到什么。孩子的父亲站在艇里，似乎还不习惯河水的晃动，一迈步差点滑进水里，还是旁人拉住，将男人稳定下来。

一个人率先拉开了尸袋，只拉出一条小口，是头部方向，让男人查看。阳光乘势而入，老五也望见了那张脸，苍白得如同被冰冻过，一只眼塌陷着。男

人的身躯瞬间矮下去，不知怎么办才好，直到拳头开始擂击艇板，咚咚直响。艇板是铝制，刻着防滑线，可男人一拳打出一个窝来。是老五先喊起来的，莫乱，先上来，把娃娃接上来。

吴大顺势而动，作势拉起男人，凑在男人嘴边说了句什么，老五听见一句，已经回来了回来了。等蓝色尸袋被众人举起交接上船时，老五才猛然听见鞭炮响，因了这，仿佛一道提醒，男孩父亲再也抑制不住，在鞭炮声的掩盖下痛哭起来。

老五也不禁团紧了大手，指甲嵌进肉里，想到当年的自己，一晃二十年了。

一行人抬着尸体走了。

老五还留在趸船上，打算问小姜，人是怎么发现的？吴大就拉过老五，五哥，今天就不要上船了，等明天请师父驱一驱祭一祭再来吧。

老五想想，要得。

夜里，老五躺在自家床上，多少夜没睡这床了，床很稳当，也不再有河水的腥味与潮气。老五以为能睡一个好觉，没想半夜噩梦缠身，一道模糊的女声降临，不断冲老五喊，快点走，莫回来，千万莫回来。老五不懂什么意思，形势急迫，声音急切，又不断循环，敲击着老五的耳膜。老五在梦里仓皇奔路。梦的结尾，老五才看见他了，那个人，还是小小的模样。

老五回到船上才又发现那个女人，正是黄昏时分，西边大坝顶上积聚着万千霞光，两岸边一时冒出了更多的人。女人在趸船边游泳，老威也在，两人在水里说着话。趸船上还剩了两个开船的小伙在打扫卫生，看得出来打扫得心不在焉，两人不时议论一下，见老五来了，也就闭了嘴。

五叔来啦。一个人冲老五喊。

另一个说，热得很，洗个澡再回去。

老五说，我来收拾，你们洗。仿佛就等着老五这么说似的，两人很快丢下扫帚撮箕，扑通两声，老五还没看见水花，两人就插进水里，扎了个很深的猛

子，冒头时离趸船有二三十米距离，远远超过了水里的女人。

又是她。老五也懒得招呼，扫起地来，把垃圾倒入一只黑色塑料袋里。

老威却开始在水里邀请，五哥，你也下来洗个，舒服得很。

老五摇摇头，水凉了，你以为我还是你们，一天火气大得很。

说来也是奇怪，没有人见老五在河里洗过澡，雾水人从不管游泳叫游泳，只叫洗澡，好像这河就是个天然浴池。

老五一回答，女人倒先笑起来。女人憋一口气扎过来，从趸船边的扶梯上爬起，趸船头还挂着一张硕大的白色浴巾，女人一上船就甩了甩脑袋，很快用浴巾把身子裹起来，老五听见河里一声口哨响。

老威也靠过来，仰着头说，就走了啊，再洗洗嘛。

女人说，下次记得叫广东佬教我潜水。

老威笑，我也可以教嘛。

女人哼一声，看你也不会。

女人正对着老五，开始用浴巾擦头发，手一抬，身上就打开了一个口子，老五看见被简陋的泳衣粗粗遮掩的身体，白森森一片，也就扭过头去。

女人对老五说，你连游泳都不会吧。

老五也不恼，还是那句，快走吧，天就晏了。

河风是有些大了，天边的霞光也一点点弱下去，太阳走远了。

老五也对河里人讲，你们也快点。

老威显然听见了女人的话，跟着喊起来，五哥，你不会水啊。

老五有些臊皮，吼出一句，老子不会，老子洗澡时，你们还在穿开裆裤。

女人冷笑一声。

老五一愣，这声音很是熟悉，好像哪里听过，但也不管，又催促起来，快点走，船也要打烊的。

女人很不满地趺上拖鞋，对老五说，我高兴了就来，高兴了就走，马老板允许的。

老五听了，人就定住，不晓得女人什么来头，和马老板有什么关系？女人

袅袅走上码头，走得慢，好像此刻的跳板成了块T台，不得不展示自己的身姿，那块浴巾不知什么时候被女人围在了腰上，故意露出尖瘦的后背，肩胛像两把倒插着的匕首，河里又传来两声尖锐的口哨。

等河里人上船来，老五才问，那个女的是哪个，没见过，还认识马老板？

老戚正歪着脑袋单脚跳，跳两下说，你不知道，她是马老板请来管旅店的。

另一个小伙就笑了，管个鬼店，看她那样子，是马老板请来睡觉的吧。

老戚痴痴望着女人走远，又回过头来狠狠剜一眼对方，狗日的，屌毛都没长齐，不要乱讲。

因了小孩的事，潜水队一连几天没有出活，这天才翘摸过来，来得早，四个人一来就缩进另一头的舱里打起牌来，麻将撞击声一直响彻后半夜，还伴着哄吵，属老戚和一个叫作黎家辉的人嗓门最大。

几个人丢下牌时，老五刚好起来小解，老戚也过来放水，嘴里含糊地喊一声，五哥。

老五问，今天要去？

老戚说，晦气，我早说了不能让小孩从这里上，狗日的吴大就是不听老子的，可以直接开到对岸找个地方上嘛，不是马老板喊停，早就出活了。

老五说，你也信这个？

老戚冷笑一声，我不信，是马老大信嘛，还让停两天，说是找人看了日子，我是等不起了。老戚吭哧吭哧，一口痰恶狠狠啐进河里，哪有这么邪祟，老子才不信。

几个人开始换装备，不多久，老五就听见船响，仿佛也憋足了劲儿似的朝上游去了。

老五回到舱里，继续迷迷糊糊睡起来，直到窗外铁板咣咣直响，一个人喊起来，五哥、五叔——声音有些语无伦次，老五才醒来，以为来了贼，翻身就出门，屋外暗，没开灯，舱里的灯光将只够老五看个轮廓，一个人被人按在地上，两双拳脚正簌簌落下。那人开始

哀嚎，一听是老戚，老五一把握亮趸船顶的灯，开始喊，住手！

两个人同时用血红的眼回视老五，那个叫黎家辉的用一口整足的普通话讲，老头，你不要管。

老五说，都是自己人，有事好好说。

对方根本不理睬老五，照着又是一脚踹到老戚身上，老戚杀猪般嚎叫起来，声音虽夸张，老五还是生气了，冲上去按住那人说，这是什么地方。老五平日和这个家辉说过话，属他年纪大些，关系虽谈不上好，也不恶。老五说，兄弟，有事好商量，不要打人。那人指着地上的老戚，不打人？我要打死他，我们出来是三个人，现在只有两个了，不找他找谁？

老五这才发现回来的人里少了一个，顿时心惊，问老戚，还有个呢，那个小黄呢。

老戚的脸涂了一地的灰泥，像张鬼脸，好不容易爬起来，手背先擦擦脸，确认脸上没有受伤，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见老五盯着自己，老戚才说，死尿了，还说自己功夫好，好个屁。

老戚这么一说，另两个又要逼上来，老五还呆呆地站在中间，咋个就死了？老五一下短了气。

淹死的，气管被鱼割断了，老戚说，他自己倒霉，还想算在我头上。你们要算账，我马上给马老板打电话。

老五明白了，来不及说什么，扔下拨起电话的老戚，慌忙绕过两个余怒未消的潜水员，到趸船边去看人了，皮划艇系在趸船边，河水震荡，那人身着防寒服像条黑鱼一样在艇里微微摇摆。

马哥，不好了，出事了……那头传来老戚仓皇的声音。

老五的预感灵验了。

这晚马老板没有出现，来的是他的司机，一上趸船就对老戚说，马总在外地，我来处理。几个人进舱里谈起来，老五一直站在船沿上看着静静躺在皮划艇里的人，那人叫黄小恩，和儿子一年的，今年才三十，老五因此印象深刻，小伙子特别中意自己的发型，是染过的，平时爆炸般爹在头顶，现在那浓密

的发丝根根贴服在头皮上，再也飞扬不起来。他是黎家辉的徒弟。老五往日见到这个不大说话的小伙，总像看见自家儿子。小黄还没有结婚，老五曾过问他，怎么还不娶媳妇？小黄就笑，讲一口软软的圆润的话，说，有钱啦，我们那里彩礼不像你们这边，几千块就可以搞掂。老五听了也不生气，还逗过他，那你从这里娶一个走好了。小黄的小眼睛里就射出光来，也不是不行啦，你给我介绍介绍。这一幕还恍如昨天。老五点燃一支烟，随手摆在趸船边，又怕风吹走，就抓过一块木板压在烟嘴上，烟头在河风下自行燃着，一明一暗的，老五也给自己点上一支。

舱里的人谈了好半天才出来，老五还蹲在船沿，想着小黄那个无法实现的愿望，心里气馁。夜里潮气升起，那个叫大龙的司机很快指挥着三人抬起尸体，老五看着他们一点点将小黄像搬鱼一样搬起来，老五不动，像当年几个哥哥把儿子的尸体捞起，老五也没有动一样。河水拍打着趸船，老五听见沿岸的虫鸣，什么东西扑通跳进了水里。等几个人往码头上去了，大龙还没有走，朝老五递过一包烟来，说，五叔，今天的事，不要对人讲，马总不会亏待大家。

老五看都没有看他，眼睛只是照着面前模糊不清的河水，这水黑漆漆的，又沥青般泛出光亮，像团恶水了。老五慢吞吞地说，人死，是大事，什么亏待不亏待。

大龙说，晓得，肯定通知家属，正常赔偿，不会搞其他事，你放心。

老五说，谅马老板也不敢。

人走后，老五又是一个人，河面刮起一阵不寻常的大风，吹得船顶的广告牌嘎吱作响，有什么东西从头顶簌簌飞过，直到风停，梦里的那个声音才又清晰起来，莫停哟，快走快走。

天凉下来，河面的雾气都变作了寒气，船上渐渐呆不住人，老五有了去意，该换个年轻的来守船了。老五对马老板提出，马老板在电话里说知道了，会找人来替的，语气平常，听不出什么，也没有挽留。

潜水队还没有散，老五也觉得奇怪，老戚和那两个人很快和好如初了，甚至黎家辉已经开始教老戚潜水。听吴大说，钱是赔了不少，马老板出了大头，老戚也填了些。马老板跟着就退出来了，说是忌讳，犯水。眼下潜水队只是老戚的。老戚也戴上了面镜和蛙脚，开始在向晚的河水里载沉载浮了，说是训练，有时那个女人也在，跟着一起玩。

老戚出活越来越频繁，不再顾忌，老五知他性子，还劝过，说慢点来，何必这么急，鱼不是这么打的。老戚倒嚷嚷起来，说自己被马老板摆了一刀，本来是他的生意，自己倒贴进去了，小黄死，我出了八万，马老板家大业大，拍拍屁股走了，我往哪里走？老戚一腔闷火，说得愤怒激昂，老五就不说了。

再次出活女人竟也在，跟着一行人摸上了趸船，老五听出一道女声，在窸窣地问这问那，好奇极了，老五警觉，一下闯出去，女人见了他也不回避，她知晓了老五的身份，可也不喊他。

老五见女人杵着，就问，你来做什么？

女人没有讲话，一只手卷着鬓角的发丝，是老戚站出来说的，跟我们去玩玩，你老哥就不要操心了。

胡搞！老五喊起来，这是玩的？老五站在趸船中央，一把挡在女人面前，语气先缓下来，姑娘，你不要糊涂，这不是你该做的事。

女人也不看他，好笑，我做什么要你管。

老戚也拉扯起老五来，说五哥，又不干你的事，现在我和马老板没关系了，你吓不倒我。

老五甩掉对方的手，火气腾地升起，你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小黄是怎么死的，你不要再害人了，今天这姑娘要是敢走，你们的事就做不久。

老戚没想到老头会这么说，简直要跳起来，她又不是你家姑娘，你管这么多！腿长在人家身上，想走就走，谁还拦得住？

老五不听这些废话，仍对女人说，姑娘，开不得玩笑，这河不是让人要

的，哪个要哪个要出事，你信不信？老五的话有些危言耸听，女人就犹豫了，一犹豫，换好装备的黎家辉就不耐烦起来，手中的标枪踩着船板，对老威说，威老板，今天还去不去的啦。老五又盯着他，这个人才死了徒弟，还不收手，积极性竟比从前还高，老五就有些看不懂了，凡是老五看不懂的事，预感就不好，但也不管，今天老五只是想拦住面前的女人。

老威是个急性子，经不起人催，见老五铁了心，知道拗不过，女人也一下不动，眼神开始淡漠，老威只好喊，算了算了，我们自己去，扫兴！等上了船，开出一段，老威还盯着码头，望着女人和老五站在趸船上的模糊身影，这才骂出来，死老鬼，活该绝后。

等皮划艇的声音弱下去，河水的声音大起来，老五才松了口气，女人还站在趸船头，风过，很有些落寞的样子。老五说，走吧，该回哪里回哪里。

女人说，我想走就走，不要以为我会感谢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英雄？

老五说，我是什么不打紧，我只晓得你怕了，怕了好。

女人笑起来，是你自己怕吧，我只是不想去了。

老五说，说得对说得对，我是怕了，这个年纪，什么都怕。

女人说，他们说你儿子也是淹死的，那你还来守船，这你又不怕？

老五望着女人，月光下一张脸像镀了层俏丽的银，是好看。老五软下来，说，不相干的，我又不和河有仇。

不和河有，和哪个有？女人追问。

老五被问倒了，一时哑住，最后说，走吧，不早了。

女人说，你就晓得赶人。

老五不作声。

女人无趣，气鼓鼓走掉，走得叮叮咚咚的，一只红牛罐被女人一脚踢到水里，直到身后传来栅栏门被吱呀关上的声音，女人才回头，想看看老五，可趸船上的灯立即熄灭，整个河岸陷入薄薄的月光里，泛出浅浅的银灰，河水正巨蟒般翻滚而下，女人只看到一个影子。

没有人来接老五的班，老五着急，一问才知道，马老板竟把趸船所有权卖给了吴大，码头上的事他早不管了。吴大是想借此留住老五，实在瞒不住了才说，有你老哥在，他们不敢太放肆。

老五晓得是说老威他们，还是摇头，说你不晓得，以前我住山上，就羡慕你们这些住在河边的，现在倒想回去了，你说怪不怪。

吴大知道留不住，说，也好。跟着打趣起来，他们说你不会水，是不是真的？

老五神秘一笑，你不要告诉他们。

真不会？吴大说，那你敢看船。

老五说，看船嘛，又不是在河里看，以后我就不来了。

吴大点点头，说，要得，我也不敢要你看看了。

老五记得离开船上那天是个清晨，雾正浓，不是夏天里河谷地带的薄雾，而是铺天盖地的大雾，整个镇子都笼罩在白蒙蒙的雾气里，秋天了。老五步上码头，迎面撞见一群人围在旅馆的白色房子前，一个熟悉的声音穿透雾气，好个不要脸的骚货，马东明还不能满足你……一个声音立即回应，你算什么东西，来闯我的屋，我做什么干你家老马什么事，我是他娶回来的？给你一家做小么？你自己守不住男人，跑我这里来乱咬……老五没明白怎么回事，恍惚中就被人拉过，五叔来主持一下，我们都拦不住了。

老五往人群里看，却看不出什么东西，问，搞哪样，大早上的。

那人讲，你侄女来捉人了，本来是捉马老板和店里新来的女经理，哪想捉出威老板和她了，你侄女正在替马老板出气哟。

老五迷糊了，老威，威德邦？

那人说，是威邦德嘛，胆子硬是大哟，马老板的女人也敢碰。

老五不吭声，想上前劝劝，又不想见女人尴尬，干脆挥手说，我不管，你们也散了，凑什么热闹。

老五骑车走掉了，头也没回，没过多久，天还没有凉透，就听说老威威邦德被一杆标枪射中了眼睛，在河里。

风云二郎山

□ 杨中兴

野性的二郎山像是披了一层厚厚的迷彩绿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密不透风，树林里除了参天大树还是参天大树，林中光线幽暗，雾气浓重。行走其间，只知上坡下坎，却分不清东西南北。地上除了厚厚的苔藓就是松软的落叶泥，又湿又滑，滑倒已是家常便饭，唯一祈盼的是，滑倒的时候不要坠入深涧悬崖。森林间阴冷而潮湿，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腐臭味，林外哪怕是骄阳烈焰，里面依然不改棺材般的寂静与沉闷。偶尔的几声狼嚎或熊吼，只能徒添几分荒野的阴森与恐怖。高山峡谷深不可测，山岭高不可攀，人行其中，常常是走着走着眼前只剩悬崖绝壁，除了原路返回，别无选择。山峦之间，看似近在咫尺，抬足即到，实则山隔水绕累断两腿。

低山区的荒坡草丛，虽然林不深树也不多，但那密密匝匝的竹林和荆棘，更让人步履维艰苦不堪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里的竹子居然浑身长着尖刺，好好的衣服咬的一声便撕一道口子。此地不但山险水恶，就连茅草也凶险，满山遍野高过人头头的茅草，根根剑拔弩张锋利无比，人一旦挨上，就厄运难逃，哪怕皮肉再厚实，只要没遮挡和防护，一样是伤痕累累鲜血淋漓。虽说要不了人的性命，却也是火烧火燎疼痛钻心。

群山的诡异和凶险，单从一个个令人生畏的小地名就可见一斑：鬼招手、收命崖、蜂子河、蚂蟥沟……尤为恐怖的是那迷魂窝，明明是看准方向又作好标志，披荆斩棘

地劳神费力大半天工夫前往，以为走出了老远，其实却还是在原地打转。瞧着出发时自己砍下的标记，有的忍受不了徒劳无功的煎熬，便有人失去理智发疯癫狂，也有人心灰意冷坐以待毙。最难对付的是瘴气，它像幽灵一般游荡在丛林间，来无踪去无影，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如中邪着魔般，轻者意识模糊，重者昏厥。当地人对此已司空见惯，他们称迷路失踪的人叫“落山”，人们不相信瘴气，坚信这些遇难者要么踩了迷魂草，要么沾了不干净的东西或得罪了山神。

恶劣的环境和难以为继的后勤保障，让部队的战士们疲惫不堪和情绪低落，而且非战斗性减员越来越严重。曾几度请战，一心想到西昌打大仗却得不到上级批准的董志明只好困顿在二郎山，每日和战士们奔波于密林荒草中，泥一身水一身顶风冒雪风餐露宿。饿了，战士们就着雪水啃干粮；困了，就靠着树干打盹。尽管如此，工作却仍无进展。

与此同时，邻县的芦山、荣经、宝兴部队却捷报频传，战果辉煌。脾气刚烈的62军军长、西康省军管会主任刘忠一怒之下，直接把电话打到了185师555团团部。团长杨春雨拿起电话，刚喊了一声军长，刘忠的嘴巴便像机关枪一样对着杨春雨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剿匪，剿匪，土匪把炮弹都打进了雅安军管会的大院，弹片直接飞进了廖志高政委的办公室，你们还在山上瞎转悠，干什么吃的？贻误战机！不行就换人，把部队给我撤下来！”杨春雨隔着话机都能感到军长脸上络腮胡的扎人。这也不怪军长要发怒，二郎山这股悍匪，头子叫黎元亨。十多年前黎元亨见利忘义，向国民党邀功请赏，出卖和杀害红军伤员，欠下了累累血债。后来拉起袍哥队伍，黎元亨更是作恶多端祸害地方。西康解放后，黎元亨先是欺负解放军初来乍到立足未稳，指使匪众参与围攻县城，后来又伏击我进藏的18军后勤车队抢劫物资，狂妄又猖獗。幸亏撤退及时，黎元亨才败退山中。也就是在这次增援兄弟部队的行动中，其中三班长牺牲，四个战士负伤。旧仇新恨，不共戴

天！

为了给先烈和战友报仇，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上级指示毒瘤必拔，除恶务尽！为此，新生的人民政权下定决心，哪怕用梳子梳篦子篦，掘地三尺把二郎山翻个底朝天，也一定要把黎元亨缉拿法办。鉴于黎元亨的罪大恶极，上级明确要求，对黎元亨要么消灭，要么归案，不接受投降！

杨春雨张嘴想作解释，忽然间想起早在红军长征之时，军长就是有名的侦察队长，一直率领几十人的便衣队先于大部队独立行动，当先锋探敌情和查地形。西康雅安二郎山，军长十多年前就曾经经过，可谓记忆犹新印象深刻。这时再絮叨，无疑是班门弄斧，只会惹首长生气。团长杨春雨以军人标准的立正姿势，挺胸收腹接受着军长的训斥，自始至终没再作任何说明。那时候，董志明还在乡下，与其说是和土匪捉迷藏，实际上是被土匪牵着鼻子满山遍野团团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乡下无电话，杨春雨亲赴天全派通信员把董志明叫到身边，同样一顿狠批，要撤董志明的职，并另换部队来二郎山剿匪。窝着一肚子火的董志明同样是个犟驴，一旦认了死理，八头牛也拉不回来。董志明接受了撤职处分，但说啥也不同意把部队撤下山，并说愿立下军令状，三个月内保证完成任务。吴林泉政委见状，中间打圆场，参谋长张筱良积极附和，杨春雨才同意暂不撤换剿匪部队，董志明以代理连长的身份负责二郎山的剿匪工作。

临别，杨春雨明确地对董志明亮出底牌：“我只能给你两个月时间，两个月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二

剿匪小分队对外宣称有任务，一部分其实撤回了县城，还有一部分到邻县荣经协助兄弟部队剿匪。不久前，兄弟部队在邻县荣经的剿匪战斗中，因不熟悉地形，整整一个班的战士误入了土匪包围圈与数百匪众激战，敌众我寡之下，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这一事件震惊了西康全省。

在乡民的敲锣打鼓声中，部队离开了陈家坝，同行的还有地方武装队员。满怀担忧的房东李大娘紧紧拉着代理连长董志明的手，神情显得有些失落地想挽留。

“不行啊！大娘，上级有命令，杨春雨和吴林泉这些团首长正等着我们哩！”

面对忧心忡忡的老人，董志明实在不愿撒谎，但纪律要求他必须保守军事秘密。

李大娘的愁绪并非没有缘由。当年，为了躲避土匪打劫，她曾闹出个大笑话。那时李大娘还算年轻，一天早上，她正搂着娃儿熟睡，突然听到村里有人喊“棒客进村了”，接着便是惊叫声和“咚、咚、咚”的脚步声。迷糊中的李大娘把孩子往背上一捆就往山里跑，跑过几山几沟后，背上的孩子却不哭不闹。她发觉不对劲，放下一看，才知错把枕头当成了孩子。李大娘顿时泪眼婆娑，高一脚低一脚地赶紧奔回家中，好在发现孩子还在床上呼呼大睡。为此，她没少挨丈夫的责骂。如今今非昔比，那时的李大娘年轻腿脚利落身子骨硬朗，如今要是再遇匪患，早已是经不起折腾。

李大娘从身上掏出两个鸡蛋塞到董志明的口袋里，依依不舍地问：“不会不回来了吧？”

“要回来！要回来！一定要回来！”董志明一连重复强调。尽管进村时间不长，部队在战斗之余始终没忘优良传统，帮群众干活、担水、砍柴、扫地、收庄稼……这一件件事，村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主动帮部队运粮或提供情报。

“那要走，也得吃了饭再走啊！大过年的。”村农会主席上前挽留，言语间满是遗憾。

“是啊！我们本想等年饭做好了请你们来坐坐，没想到你们说走就走。”旁边的村民也跟着附和说

“队伍上有纪律，心意我们领了，大伯。”董志明说。

天空灰蒙蒙的飘着雪花，还下着细雨。四周的山岭大半被云遮雾罩，看不见全貌；即使没被云雾笼罩的地方，也

积着厚厚的雪。身背处分的董志明压着无名火若无其事地走在队伍前头，没有过多抬头打量景致。

凭直觉，董志明判断山上一定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在注视着这支队伍。这眼睛时而在树梢，时而在崖畔，时而又在荒草丛中，甚至在积雪之下。这双眼睛长在一张国字脸上，下面是一架鹰钩鼻。算命先生说：“鼻如鹰嘴，吸人脑髓！”一年来的数次交手，董志明领教了这双眼睛的厉害，更见识了这副国字脸的狡猾奸诈。不用面对面，自己都能感知到这双眼睛的阴冷如刀，目光中还带着饥饿与落魄，更多的是仇恨与愤怒。

队伍呈一路纵队缓缓开出村子。路上的雪不厚，但湿滑泥泞，亮汪汪的水凼一个接着一个，闪着寒冷的光。不大的工夫，战士们的绑腿就被雨水打湿了。

西康这地方啥都好，尤其是景色，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可就是雨天多晴天少，湿度极大，仿佛伸手往空中薅一把都能攥出水来。早前临要南下入川时，董志明听战士们私下交头接耳议论南方的气候，有人讲到“蜀犬吠日”的故事，说四川人一年四季都像泡在水里，只露出两个眼睛，太阳偶尔出来一次，四川人便如过年般欢天喜地，还迫不及待把箱底的东西翻出来晾晒。对此，团政委吴林泉特意找战士们谈心，让大家不要以讹传讹轻信流言。到了四川，尤其是进入西康后，董志明没觉得情况有那么夸张，但潮湿多雨的气候还是让他尝尽了苦头。就拿脚上穿的鞋来说，部队在北方时战士们穿的都是解放区人民一针一线纳的布鞋，一般情况下一人一年八双就够了。到了南方，几乎天天都是一百多华里的急行军和作战，在泥烂水滑的环境中，鞋子压根没干过，一个月穿坏一双都还算勉强应付。董志明从甘肃武都出发时刚穿上的新鞋，没到成都就鞋底鞋帮分了家。北方人不习惯打赤脚，离了鞋子没法走路，紧急情况下战士们宁可丢了背包和衣服，也一定要保住鞋子。幸亏进入西康后，后勤部门及时从成都运来了一批

胶鞋，接管雅安后，军区首长又从二十四军仓库中找出一批翻毛皮鞋送到天全，董志明他们才解决了穿鞋难的问题。但在大家心里，无论胶鞋还是皮鞋，都不如老解放区人民亲手缝制的千层底布鞋。

队伍继续行进着，一路大摇大摆和明目张胆。此次行动不仅部队全部撤走，就连地方武装队也随军行动。为了引人注目，董志明特意把出发时间选在中午人多的时候，还让地方武装队员走在前面。明面上是说让地方武装队的同志带路，实际上他是要造成部队已撤走，陈家坝人去村空的假象。

董志明的判断没错，部队前脚出村，黎元亨的小老婆便借除夕祭祖之名，放飞了一只黄色孔明灯，发出解放军撤走的消息。

走在队伍前头的地方武装队行军速度不慢，但因缺乏严格的队列训练，队员们各行其是，步伐有些零乱。尤其是有几个药农和猎人出身的武装队员，一路上有说有笑蹦蹦跳跳，情形如同赶场吃席一般。他们脚步杂乱不说，嘴巴也闲不住，彼此插科打诨逗乐取笑，逢人就打招呼冲壳子，在董志明几次提醒后，他们才有所收敛，队列秩序也才渐渐好了起来。

队伍继续冒雪前行，队列中的说话声少了，战士们“嚓嚓”的整齐脚步声和地方武装队员鞋爪子叩击石子的叮当声越来越清晰。本地有句民谣：“没得鞋爪子钉钉，爬不上梅子坡顶顶。”歌谣中的“鞋爪子”是天全特产，而梅子坡因坡陡路滑闻名。

西康雅安有“雨城”之称，天全这地方的雨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号称“天漏”之处。人们出行多穿麻窝草鞋，为了防滑，习惯在鞋底钉上带钉的铁掌，这就是所谓的“鞋爪子”。剿匪工作中，这些刚解放的山民把对土匪的憎恨和对新生政权的热爱化作实际行动，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和解放军一道风餐露宿卧冰啃雪，十分艰苦。上级给剿匪分队配发皮鞋时，也考虑到了地方武装工作队，给他们每人也配发了一双皮鞋。但队员们领到皮鞋后只是珍惜地

收藏起来，脚上却依然穿着麻窝草鞋。为此董志明曾问过他们，还一连问了几人，个个都讪笑着说是穿惯了草鞋。后来三排长才私下告诉他，地方武装队的同志是舍不得穿皮鞋，怕糟蹋了，想留着将来吃酒、赶场或走人户时当撑面子的行头。

天空中的雨停了，雪却开始下得大了起来，密密匝匝的。傍晚时分，队伍抵达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隐蔽地方，借着雪花和迷雾的掩护，队伍钻进了一处废弃的旧棚子。先期到达的炊事班已把晚饭煮好，主食是米饭，菜只有一样：腊肉炖萝卜。

咦！不是说进县城？到荥经？地方武装队的同志一脸狐疑。猎户出身的李珍上前张嘴要问，但见董志明神色严肃一副凛然之色，便没敢开口。连长——不，准确说是代理连长董志明命令三排长担任值日官，就地察看地形和布设警戒哨位，随后安排就餐。饭后稍作休息，队伍集中起来检查武器弹药及装备。剿匪部队清一色配备的一把卡宾枪、一把盒子枪，子弹是一百发，手榴弹是四颗。地方武装队的枪大多是通过收缴地主恶霸的武器，再由人民政府配发而来，这便是所谓的“枪换肩”运动。小部分武器是猎户自带，有俄式步枪也有三八大盖或中正式，甚至还有火铳，每人只配备了两颗手榴弹。除了弹药，解放军和地方武装队的同志每人头上都戴一顶斗笠，身上披一件棕料蓑衣。战士们对斗笠没啥意见，当地雨多确实用得着，但对蓑衣就不大接受，觉得既碍手碍脚，又土里土气，有损军容。为此，杨春雨特意集中大家训话：“团长说，到了地方就要融入地方，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这叫入乡随俗！再说剿匪工作，土匪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不用蓑衣遮挡，老远就被发现了，咱们不成活靶子了？”实践证明，这蓑衣尽管外观朴素，却十分实用，不仅能保暖抗寒，还具备伪装功能。

尽管经过了半天的行军，也跋涉了几十里山路，但队员们依然精神饱满，毫无倦怠。就连平时拿锄扶犁的地方武装队员，此刻也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值

日官的三排长一连串下达“立正、看齐、向前看”等口令后，跑步上前向董志明敬了军礼，随后才跑回自己的位置。董志明整整军容，健步走出队列，站到队伍前方训话。

“同志们，尤其是地方武装队的同志们！今天是除夕，照理说本该是大家在家中与家人团圆的日子，但为了保证老百姓能过一个祥和平安的春节，我们只能放弃这份团聚了。”此时此刻，董志明才公开了任务。“今天我们既不是进县城，也不是到荣经，而是吃过饭后要秘密返回陈家坝。据线报，今晚黎元亨要潜下山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围捕匪首黎元亨。吴林泉政委说了，今年的团年饭先记着，等消灭了土匪，咱们的庆功酒和团年饭一起吃！”

当“黎元亨”三个字传进耳朵，无论是部队战士还是地方武装队员都为之精神一振，大家禁不住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谁都知道，黎元亨是天全最大的土匪头子，也是袍哥组织的舵把子，手下最多时有一千多号人。他长期打家劫舍横行乡里，还与芦山的程志武、汉源的羊仁安沅瀘一气兴风作浪祸害地方，连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及二十四军都长期对他无可奈何。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黎元亨曾被委任为“反共救国军”新编十五军军长。黎元亨是本地人，对二郎山一带的山岭河谷、地形地貌都很熟稔，其长期为匪枪法过人，生性狡诈，野外生存能力强。“狗儿子憋不住气终于又要浮出水面透气。”山里风俗，给娃娃取名时尽量用贱名，图个好养活。地方武装队里有队员清楚，黎元亨的生肖属狗，小名就叫“狗儿子”。

“终于等到这天了，千万不能让他再逃脱了！”

“为死去的红军雪恨！”

“为三班长、小枣子他们报仇！”

“大家要小心啊！听说他的枪法可是出了名的准。”

“是啊！为了消灭这些恶霸残匪，我们有的同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

因任务在身，所有人员不仅没饮酒，甚至连烟和火都被搜缴，由专人统

一保管。

三

由解放军和地方武装队组成的抓捕小分队在夜色掩护下，顶一个回马枪，悄无声息地返回了陈家坝。村里灯火稀疏，村民已陆续歇息，即使没睡的也是躲在家中不敢出门，村子一片噤若寒蝉般的寂静，偶尔会传来几声狗吠，山乡隐隐中透着恐惧和担忧，少了些许春节的气息。队伍没有进村，而是按照事先计划，擦过村子从旁边的小道直接上了后山。

位于二郎山下的天全县，东连雅安，西接泸定，南通荣经，北依芦山和宝兴，是进藏咽喉，地理位置重要。境内群山连绵森林茂密，县城东南面的前阳、新场、兴业、铜厂一带，老君山纵横延绵数十华里。山中不但涧深林密，而且地形复杂，溶洞、陷坑密布，野猪、老熊、豹子等大型猛兽时常出没。即使是本地人，每年都有三五个甚至七八个人进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迷路、失踪、坠崖、落入兽口的事经常发生。老君山的最高处燕子岩奇峰突兀，悬崖峭壁上怪石嶙峋，险象环生。燕子岩下有个天乙洞，洞口不大，两旁有先人刻的一副对联：“天乙洞中朝北斗，太行山下睹青天。”据当地村民介绍，这天乙洞大洞套小洞，岔巷交错，形似迷宫。通过天乙洞既可至荣经，也可通泸定，还可到本县的始阳。天乙洞不但深不可测，更重要的是内布暗河，有猛兽怪物栖身，单是挂在洞壁上的蝙蝠就成千上万。这些蝙蝠重达两三斤一只，不仅尖牙利齿、体形硕大还嗜血成性。黎元亨出生于燕子岩下的黎家湾，自幼便在老君山上厮混，对燕子岩了若指掌。其父亲黎永清在家中排行老二，是个老实巴交的山民，平时以务农为生，农闲时就背运茶包进打箭炉（康定）赚取些柴米油盐钱。黎永清经常出入藏区，人也聪明，在藏地学得一手阉牛、医牛的手艺，后来就在家当起了牛医生，医术在当地小有名气。黎元亨八岁入私塾，《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念过几本，初通文墨。

天全历来就是个尚武不崇文的偏僻之地，黎元亨又是个自幼在山野游荡惯了的人，学没上几年就回到家里，偶尔帮父母做些活计，更多的时候是在社会上鬼混。

黎元亨游手好闲，飘来荡去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今天偷鸡摸狗，明天沾花惹草，搅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黎永清见儿子不务正业，思来想去寻访到一位做衣服的裁缝，把黎元亨送去学手艺。

旧式的裁缝全是手工操作，一针一线细缝密纳，缝制一件衣服耗时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要三天五天，工匠上门服务，吃住在主家。裁缝这行业历来与女红相关联，针头麻线与刺绣熨烫，讲求心细手巧。衣服都是因人而异量身定做，用料款式还是长短大小，主人与师傅都是直接交流，当场定夺。

黎元亨背着剪刀、尺子和熨斗等工具随师傅走东家进西家，上月张村下月就李村。见识日多，感受日深：有钱人家的富裕，让自己羡慕得眼红。山区农村以种地为生，多数村民穿粗布麻衣，吃粗茶淡饭，日子过得艰难，一年难制一件新衣。偶尔遇上年成好些要添件布线，也不过是趁赶场的日子背上地里出产的粮食或圈里出产的猪肉换成钱，才扯上几尺普通的阴丹平布回家搁着，待村上来了裁缝师傅在富家落脚做活时，才掖夹布料卑微地凑上去搭个伙，求师傅顺带帮忙缝制，也不过是短衫对襟之类的便服。而富人就不同了，家中成匹成摞的绫罗绸缎，遇上婚丧嫁娶的大事，会把师傅请到家中成年累月地做活，从老到少再到从男到女，做了夏装做冬装，做了单衣做棉衣，有的甚至是皮袄，由里到外，从由头到脚，长长短短不尽其数。那做工也极为讲究，或滚边、或挑花、或缝或紵，式样更不用说，长衫、对襟、马褂、旗袍、西服、中山装，不胜枚举……

有钱的人家吃得也好，黎元亨随师傅在富家做活时天天有肉吃顿顿有酒喝，吸食鸦片的烟盘子随时备着，师傅隔一阵就躺上烟床腾云驾雾一番。

慢慢地，黎元亨由羡慕生出了妒忌，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出人头地成为

富人，穿绸披缎吃香喝辣。

最令黎元亨动心的是有钱人家的女子，无论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都细皮嫩肉白净红润。她们平时怕招闲话，避这避那讲究颇多，可一旦有机会——比如家里来了裁缝，个个都想逮住机会添衣加袄，把自己打扮得花团锦簇。她们总是主动上前巴结搭讪，与裁缝套近乎：

“师傅，你挽的蝴蝶扣好巴适哟！教教我嘛？”

“师傅，人家这旗袍口子开高了，你给瞧瞧嘛！”

“师傅，我这衣裳胸围大了，你帮收收，要得不？”

每当此时，黎元亨便装模作样或拿尺子在对方身上比比划划，也或拉着对方的手又捏又摸。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些看似高高在上清高矜持的女子，其实也是凡人俗女，同样有七情六欲。她们爱打扮好虚荣，甚至渴云想雨怀春思情……年轻而有心计的黎元亨逮住机会便常把女人撩得心旌荡漾又迷茫忘情。职业让黎元亨得以出入红墙绿院，环境又催生了他猎艳采鲜的心思。日积月累下来，他不但揩油那些请他们上门的主家女眷，甚至连师娘都被拉下了水。

黎元亨的师娘人长得丰乳肥臀，颇有几分姿色，还天生一双会说话的丹凤眼，总是笑咪咪的，人称“笑孃”。“笑孃”原是二十四军军官的姨太太，因水性杨花被夫家逐出，只好游离于风月场所。

旧时的西康雅安鸦片泛滥，罌粟广种。每到春暖花开时，各县会举办“烟会”。会期里，上自军政要员达官贵人，下到商贾烟贩凡夫走卒，三教九流摩肩接踵纷至沓来。这些人成群结队往来乡间，一边游山玩水踏青赏花，一边观测烟苗长势，估面积、测产量、交定金，向烟农预购烟土。妖艳缤纷的罌粟花丛中，这个为某官长、某少爷预定五亩或六亩鸦片，那个替某太太、某小姐购下十担八担的“胭脂”钱。反正烟土是紧俏流通货，有了它既可自己吸食，还能换取其他物品。“笑孃”就是赶“烟会”到的当地，起先寄身于一家烟

馆做暗娼，后经人撮合嫁给了乡里新丧偶的裁缝。

裁缝四十出头，做衣手艺不错，家底也殷实，可就是长得干干巴巴又瘦又小，实在算不上体面。相比于久历风月、经验老道的丰腴“笑孃”，裁缝无疑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或沃土上的一头疲牛。俩人在一起时日不多，裁缝便累成了药渣人，深感力不从心，不仅精神疲乏，还常在做工间隙用拳头捶腰，隔三差五就找人把脉，让黎元亨抓药熬药，补肾壮阳。

天亮没多久，隔壁房间传出响动，师傅、师娘先后起床，黎元亨赶紧穿衣下地。为了不受干扰安心做活，富裕的主家把他们安排在后院，特意腾出两间客房，一间做工坊，一间住人。起初为照顾师傅起居，黎元亨和师傅住同一间屋。“笑孃”来了之后，他就只好在工坊里睡裁衣板。黎元亨年轻，瞌睡好，睡裁衣板倒不碍事，关键是晚上——师傅、师娘弄出的动静太大，吱吱呀呀又哼哼唧唧的声响隔着一堵墙也传来，正值年轻力壮又精力旺盛的黎元亨哪里受得了这般煎熬……

尽管心有不忍，脑袋昏沉，黎元亨还是强打精神开始一天的劳作：先给师傅、师娘倒尿盆，然后打洗脸水、泡茶、端鸦片烟盘子……

传统的手艺全靠师傅手把手传授，技术的精巧既取决于徒弟的聪明和用功，更取决于师傅的用心。手艺行的规矩是学艺先学服侍人。徒弟拜师后，实则就成了师傅的下人和奴仆，也只有把师傅侍候好了，讨得了欢心才能学有所成。

“笑孃”嫁过来之后，随师徒二人走村串户，以打下手做帮工的名义，住东家吃客饭。风尘中的女子，见得多放得开，解风月懂风情。而徒弟的年轻、乖巧和讨人喜欢，师娘看在眼里，一想到就心里发痒身上发热。

晚饭后，师傅在前院同主人一家打牌，“笑孃”观看一阵后觉得无趣，回到后院住房躺下抽起了鸦片。黎元亨此时进来，问师娘有无换洗的衣服。昏暗的灯光下，只见腾云驾雾的“笑孃”衣着散漫酥胸半露，眼含媚态，黎元亨不

禁心生邪念。

“学手艺就是辛苦啊！端茶送水，还要洗衣服。”“笑孃”半开玩笑半戏谑地说道。

“应该的。”黎元亨的眼睛落到师娘娇艳丰腴的身上，便不愿移开。

“不过，等学成出师就不用侍候人了。”师娘一边用热情火辣的眼神看着徒弟，一边安慰道。

“学得成啥哟，你没听人家说么？”黎元亨不怀好意地挑逗起师娘。

“人家说啥？你说！”师娘盯着徒弟，好奇地追问。

“我不敢说，怕你告诉师傅。”徒弟故意卖着关子。

“你说，我不告诉他。”

“要得手艺会，除非和师娘睡！”黎元亨坏笑着说道。

“死鬼！”“笑孃”脸上飞红，边嗔怪边扭动着身躯朝墙里挪了挪，说：

“上来，给我挑个烟泡。”

徒弟凑上前，师娘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女人特有的诱惑气息。黎元亨见状血脉喷张无法自持。

两人干柴烈火一拍即合……

冬去春来，黎元亨随师傅转到林口上的秀才家中做工。秀才是全县的名人，家道殷实，儿子在道孚县政府做吏员。秀才有个孙女，身材窈窕相貌出众，是雅安女子中学的在校生。寒假期间，孙女回家探亲，黎元亨见了心生爱慕，垂涎欲滴。就这样，黎元亨脚踩两只船，一边与师娘暗中往来，一边绞尽脑汁讨好秀才的孙女。

天长日久，黎元亨与“笑孃”的私情被师傅察觉。师傅恼羞成怒，却又不好当众发作，便寻了个理由说黎元亨手脚不干净偷了他一笔钱款。师傅召集亲友帮会，依照裁缝行业的规矩，用布匹将黎元亨浑身上下裹缠捆绑，准备将他沉塘。后经“笑孃”暗中通风报信，黎元亨的叔叔黎永忠带人持枪赶到，黎元亨才拣回一条小命。

后来，当黎元亨当上了袍哥大爷，有一回带着队伍去乡镇赶场，途经师傅家门口时，见“笑孃”正在院坝里晾晒衣服，黎元亨见状，想起师傅的栽赃陷

害，又想起与师娘的私情，不禁仇恨交加兽性大发，冲进院子拉起师娘就直奔卧房……两人正在苟合时，师傅突然走了进来，刚好撞见。黎元亨二话不说操起床头的手枪了，对着师傅就扣动了扳机，师傅当场毙命。苟且之事结束后，黎元亨提着裤子走出门，挥舞着枪冷酷地命令手下杀掉师傅的家人，明目张胆地将“笑孃”带走，霸占了师娘为妻。这已是后话。

为记住这段羞辱，黎元亨把当年捆绑他的布匹收了起来，撕成条状缠在腰间。父亲黎永清让他丢弃这不祥之物，黎元亨却死活不肯。

落草为寇的日子里，黎元亨把布条当作绳索随身携带，无论是翻墙上树还是跨沟越涧，将布条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凭借腰间的布条多次死里逃生，始终对其不离不弃，最后这条布条却成了他的裹尸布。

时间到了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这一年，红军长征途经天全，先是红一方面军北上，随后是红四方面军南下。红军在天全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还组织了百丈关战役。黎元亨此时还加入地方武装，协助红军支援前线和运送伤员与物资。可是在次年开春，红军要撤离天全，由于夹金山山高路险气候恶劣，只好把一批伤员留下藏在老君山庙中。老君山山高崖峭，老君庙环境幽静，远离尘嚣，庙后有天乙洞，洞内四通八达，是藏身隐蔽的理想之地，若没有本地知情人带路，外人根本找不到。部队把暂时照顾几个伤员的事交给了黎元亨。

入秋，黎元亨家请媒婆到秀才家中说亲。秀才瞧不上黎永清是个阉牛匠，也看不惯黎元亨品行不稳的行径，但他心里清楚，黎家是当地的大家族，人多势众，黎元亨还心狠手辣，是得罪不起的恶人，于是便变相拒绝，故意把彩礼要得很高。

黎元亨父子二人进县城“找钱”时，发现了一张国民党部队张贴的悬赏布告。黎元亨见状心中一盘算，这可是一笔巨款，领了赏金别说彩礼，连娶妾的钱都够了。他见利忘义不顾父亲劝

阻，撕下布告到县衙告了密，随后又带人进了山。

黎元亨见钱眼开，拿滞留红军伤员去换了钱，不料旧政府的官员贪腐成性吃人不吐骨头。布告上的赏金本是一千大洋，经过层层克扣后，黎元亨实际只得了三百大洋。

黎元亨找到乡长讨要，乡长说：“长官说了，眼下财力困难，剩下的部分先记着，等军费日后补给你。”

三百大洋就三百大洋，彩礼总算有了着落。黎元亨带着彩礼与媒婆一同前往秀才家中，不料秀才一脸蔑视地说：

“你那钱沾着血腥味儿，我要是收了怕那些冤魂找上门来。你拿回家去吧，这婚事不谈了，我的孙女已经许配给别人了。”黎元亨顿觉遭到羞辱怀恨在心，他派人打探后得知，秀才的孙女原来是许给了乡长的儿子苟明清。黎元亨认为是苟家父子在背后使坏，夺走了他心爱的人，便将这笔仇恨记在了心上。

黎元亨的三叔黎永忠是当地的袍哥大爷，又是乡民众自卫队队副，手上有几十支枪，也算是当地响当当的人物。黎永忠有一根又长又粗的叶子烟枪，一旦出门，便把烟枪当作拐杖。他经常走村串户，揽诉决讼评理断案和调解纠纷，却也吃拿卡要，在地方上说一不二。

黎永忠时常教训侄儿黎元亨：“窜边笋长不大，深山老林才出好料子。”

“男人要入袍哥拉队伍，有枪有人了，不愁荣华富贵，不缺三妻四妾。”黎元亨出卖红军伤员后，就把红军的枪支据为己有，与弟弟黎元斌一道加入了叔父黎永忠的袍哥队伍，并很快成为了骨干，经常草菅人命称霸地方。阳春三月春和景明，黎元亨与黎元斌在燕子岩老君庙游荡玩耍够了，一前一后正下山，半道上却遇见有上山进香的一男一女两人。来人见黎元亨肩挎快枪心生胆怯，老远便满脸堆笑，又是敬烟又是攀谈。兄弟俩点着烟，与来人交谈了几句便分了手。路旁的树上这时传来几声啁啾声，兄弟俩抬头见一只画眉正在树梢间跳跃。黎元斌手痒痒地要过哥哥身上的枪想打画眉，说是练枪法。黎元亨不屑地说：

“打个雀儿有啥意思！袍哥人家要打就打人，敢不敢？”

“人在哪里？”

“呸。”黎元亨抬手指着刚才那两个香客。

“无怨无仇的杀人家做啥？”

“不打算了，胆小鬼！”

“打就打，可是树木荒草挡着，咋打得准？”黎元斌嘴上逞强，实际上是心虚，毕竟嘴上还叼着刚才人家发的烟。

“这还不好办！”黎元亨扯起大嗓门对离开不远的香客扬手喊道：“喂，大哥大姐，你们的東西忘拿了。”

男香客不知是计，返身没走几步，黎元斌就抬手放枪，男香客一个跟斗栽到路坎下面，顿时毙命。女香客见状放声大哭，嘴里谩骂不止，声称要去状告。黎元斌顿时吓懵了，父亲一生老实窝囊他们不怕，但叔叔黎永忠手中的烟枪，他俩都惧怕。黎元亨不紧不慢地拿过黎元斌手中的枪，安慰弟弟说：

“这还不容易，看我的。”

再一声枪响后，女香客也命丧黄泉。

杀人灭口的黎元亨拍着黎元斌的肩膀道：“放心吧！这下连告状的人都没了，我不说你不说，哪个晓得是我们干的？”

兄弟俩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闭口不提杀人之事。

旧时的西康，鸦片素有“软黄金”之称，是经济生活中的硬通货。在罂粟作为主要农作物泛滥种植的背景下，“烟金”成为地方主要税种。现实生活中，各级官吏、军阀、恶霸为中饱私囊和满足个人挥霍，常常巧立名目借机敛财，对税赋层层加码，将负担转嫁基层鱼肉百姓。因此，谁掌握了“烟金”的征收权，谁就控制了地方财源。

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县政府派人下来召集各保甲长在乡公所开会安排“烟金”征收事宜。会上，黎永忠与乡长苟泽山意见不合发生了争吵。回家途中又遇暴雨，一到家便生病卧床。家人见状，连忙差人到镇上抓药。苟泽山家世代行医，是当地有名的郎中，苟家在镇上开有药铺。苟泽山平时把脉问诊，有公干时就忙公干。

此时已是半夜，苟泽山本已睡下，听见有人敲门，见是黎永忠家人，一问才知黎永忠病了。

苟泽山没有怠慢，赶紧亲自配药。黎永忠家人掏出药钱，苟泽山坚辞不收，说道：“一般的乡里乡亲，我都是能帮就帮，黎大爷又不是外人，治病要紧。钱先记着，病好了再说。”

眼瞧着半年已过去，出卖红军伤员余下的赏金还没有到位，黎元亨便带人去索要，到了县上，县上说这钱早就给了乡上，黎元亨找到乡里，乡长却信誓旦旦地诅咒发誓，说压根没收到过这笔钱。再找，还是乡上推县上，县里又推省上，还是不了了之。

话说袍哥大爷黎永忠，一连吃了几副苟泽山开的药，病不但没治好，反而一命归西。黎元亨、黎元斌兄弟便接管了叔叔的人马和枪支，对外宣称苟泽山心狠手辣，用药害死了自己叔叔；又扬言乡长与县里相互勾结，克扣本该属于他们的赏金。他们借着替叔叔黎永忠报仇与索要赏金的名义，一伙人持枪提刀气势汹汹地出发了……路上遇见了正在田里栽秧的本来大哥，黎元亨和黎元斌邀大哥一同前去报仇，大哥不仅不肯参加，反而极力劝阻。黎元亨当即飞起一脚把大哥踹进了稻田旁的水塘，黎元斌则将大哥插好的秧苗拔起撒了一地。

黎元亨与黎元斌兄弟俩带人到多营拦路设伏，绑架了从雅安归来的苟泽山，将其押至芭蕉湾岩窝下，用刷眼、割鼻的残忍手段将其杀害。接着，他们又设计把原本许配给苟家还尚在雅安女子中学读书的秀才孙女骗到八步地盘先奸后杀，后抛尸周公河，并将此事嫁祸给荣经人。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

苟泽山之子苟明清先后到县政府、省政府状告黎元亨，同时拿出部分家产立誓要报仇雪恨。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责令省保安团驻天全保安营与天全县政府联合清剿。

大兵压境，换作旁人早就逃之夭夭避之不及，可黎元亨却不慌不忙，一面借兵一面设伏。当保安营和苟明清的私人武装前来进剿时，黎元亨且战且退，

一路上故意丢下银元、鸦片等财物。保安营与苟家武装因争夺黎元亨丢下的钱财发生内讧，彼此大打出手，黎元亨趁机出击，清剿他的队伍顿时落荒而逃。在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和贫困的山区里，豪抢掠夺毫无公理可言。天长日久，这件事便不了了之。黎元亨反倒凭着手里的枪支和袍哥队伍，以政府拖欠他赏金为由强夺了地方税赋征收权，垄断了全乡的“烟金”征收。

四

借着灰蒙蒙的雪光，抓捕小分队踏上一段山路，艰难地翻过山垭口然后下到沟底，随后顺着山腰经过几块梯田，最终在一户人家前停住了脚步。这户人家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孤零零地立在山林脚下。那是一座木架子支撑的茅草屋，一楼一底共两层，竹篾笆围成的墙壁外，抹着一层稀泥，用以遮光挡风。从泥巴的潮湿程度以及茅草的青绿色泽判断，这家人搬来此处的时间应该不长，显然是新住户。据调查得知，这家有四口人，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原本是住在前阳杨柳坪，男主人叫熊文才，是黎元亨的姨表亲。半年多前，熊文才借口地少粮缺，搬到这里开荒种地。

早在剿匪部队进入西康之前，便进行了集训。川北出生的杨春雨团长在介绍西康多如牛毛的土匪情况时，操着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土匪窝子。”团政委吴林泉在传达司令员的指示时也特别强调，要高度重视剿匪工作，千万不能被这些地头蛇算计了。政委说，这些土匪，要么占山为王负隅顽抗，要么两面三刀出尔反尔，表面上投诚起义，实则心怀不轨伺机谋反，他们盘算着“明投暗不投，上山就自由”想法，妄图继续为非作歹。如绵竹一带的赵洪卫国、温江石板滩一带暴乱的巨匪，便是典型。这些土匪狗急跳墙，残忍地杀害军代表和征粮工作队，企图攻占州县，甚至围攻省城成都。

就拿小小的天全县来说，表面上解放军是接受起义投诚，和平接管政权，可实际上董志明他们是一路与土匪和国民党残兵败将浴血奋战才冲进天全县城

的。最让人痛心的是，天全新旧政权交接后，按照雅安军管会廖志高书记和刘忠司令员的命令，刘文辉二十四军保安部队驻天全的起义人员须赤手空拳前往雅安接受整训。为确保他们在路上的安全，副营长郭俊祥和连长董志明商议后，决定派出一排解放军对其护送。然而，途中国民党残兵败将和土匪却设下埋伏不断骚扰，不仅攻打解放军，还煽动起义投诚人员反水。最后，他们竟还残忍地将牺牲的解放军战士扒光衣服，陈尸大路以此示威。小枣子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董志明记得，由于当时通讯不便，他们并不知晓这些战士中途遭遇了土匪袭击，是一排长带人冲破封锁线抵达雅安后，通过电话向他报告的。结果，执行任务的人员还没从雅安返回，嚣张的土匪就把牺牲战士的衣服扒下来派人送到了县城，公然向解放军挑衅。面对战友的血衣，战士们悲愤交加，拳头攥得咯咯作响，董志明更是怒火中烧，牙齿都把舌头咬出了血。

小枣子是董志明同村的小老乡，受董志明影响加入了革命队伍。小枣子年纪比董志明小很多，离家时，小枣子的母亲拉着董志明的手，恳请他照看好小枣子，又转身叮嘱小枣子要听董志明的话。从北到南，再入西康，董志明确实一直将小枣子留在连里，不曾让他离开身边。小枣子虽然年纪小，但聪明机灵，勤快能干。部队行军途中，常常能听到小枣子的歌声和笑声。记得部队翻过秦岭进入四川地界后，当地老百姓挎着篮子在路边卖橘子，橘子又红又大，色泽光鲜，看着十分喜庆，价格也便宜。小枣子见了，买了一筐请大家吃，并说那天是他十八岁生日，权当请大家为他庆生。大家都没见过橘子，不知道该怎么吃，便说既然是小枣子过生日，当然得由寿星先吃。小枣子抓起橘子就啃，却咬一个丢一个，一连丢了好几个后，脸色就变得难看了，嘴里还嘟囔个不停，惹得大伙哈哈大笑。后来经旁人提醒，小枣子才知道自己闹了笑话，误把南方的橘子当成了北方的柿子，没剥皮就直接啃了。再后来，这个笑话传来传去就传到了司令员耳朵里，一向幽默

诙谐的贺司令员还在会上讲起过这事。

解放初期，黎元亨曾指使手下土匪围攻天全县城长达七天七夜，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土匪武装严重破坏了地方社会稳定，致使老百姓陷入恐慌之中。

临近解放时，黎元亨的弟弟黎元斌入赘荣经县一袍哥人家做了上门女婿，在岳父和哥哥的提携帮助下，黎元斌很快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舵把子，拥有数百人的私人武装。解放军一来，黎元斌就钻进大山密林，凭借山林负隅顽抗。556团派兵进剿，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陷入包围，在弹尽粮绝的绝境中，这些走南闯北身经百战的战士砸毁武器壮烈牺牲，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后来，当地政府为纪念这些北国儿郎，将此地改名为烈士乡。在一连串的暴乱和袭扰事件中，黎元亨和黎元斌成为了兴风作浪的罪魁祸首。

为彻底铲除黎元亨这个危害一方的大恶瘤，新生的人民政权和解放军遵照上级“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指示，秉持“首恶必惩、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坚决予以打击。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清剿，特别是广泛宣传后，党的政策深入人心，人民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各乡建立了基层政权，成立了农会和武装工作队，实行土地改革，开展清匪反霸运动。土匪组织纷纷陷入孤立，继而瓦解，多数受蒙蔽的群众弃暗投明，主动脱离土匪组织。土匪组织的骨干分子，有的被击毙，有的选择投诚，但极个别匪首，如黎元亨、黎金柱之流，仍在继续顽抗，做垂死挣扎。

五

到达预定埋伏地点后，队伍被分成两个战斗队。第一队为突击抓捕队，由四名认识黎元亨的地方武装队员和八名枪法精准且能单兵作战能力强的战士组成。为便于随机应变掌控局面，董志明亲自负责突击抓捕组，靠前指挥。其余人员编为第二队，由三排长带队，承担接应和外围打援任务。为确保万无一

失，第二队进一步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分别封锁上下山的几条道路，布设哨位，严密警戒，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随即进入指定位置埋伏就绪。山野间一片寂静，雪片越下越大也越下越密，如筛糠般簌簌飘落，不多时队员们的斗笠和蓑衣上就积了厚厚一层雪，连他们留下的脚印也被一并掩盖。

雪比先前更大了，好在风不大，但冷，而且是那种潮湿的冷。刚才还是气喘吁吁身上冒汗，埋伏一阵后，体温便迅速下降。为了避开风口，董志明选择的是两条田埂相交的犄角作掩体，田埂不高，大约有一米多，田埂上原来有一块石头，董志明再搬来一块石头搭上，然后把斗笠摘下放在两块石头上，这下好了，人可在斗笠下活动而斗笠又不动，不会暴露自己。长时间的埋伏，考验的就是人的耐力与体力。董志明他们依靠田埂，双眼盯着前面的茅屋静静地等待时机的到来。脚下是大雪覆盖的麦田，尽管盖着雪，无法见到麦苗的真容，但往日侦察路过的时候，董志明他们见过这片麦田。

到天全才一年的光景，董志明他们还是走了天全不少的地方，尤其对县城东边人口居住较多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当地种植的几乎还是罂粟，今年就换成了其他作物，再也不见那胖嘟嘟的罂粟苗，也再看不到妖艳的罂粟花了。别小瞧这简单的换种，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对罂粟，董志明并不陌生。在北方的时候，他就曾亲眼见过：罂粟苗长到一定时候，顶端就会结一个大大的烟桃，此时只要用刀在烟桃上轻轻划上一道口子，黏稠的液体便会迅速流出并凝结成黑色的烟膏，烟膏再经熬制提炼加工就是鸦片，人一旦沾上鸦片就会生生被毁。

出乎董志明意料的是，南方尤其是西康的烟苗种植之广泛，烟馆生意之兴隆，“瘾君子”人数之多，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过了金鸡关进入西康地界，公路两旁田地中尽收眼底的是烟苗；走在雅安或天全的街上，大街小巷尽是烟

馆，男男女女的烟客形如野鬼游魂，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鸦片成为了西康社会的一大毒瘤，为了根除这一毒瘤，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了强硬措施，明确规定禁种、禁运、禁吸。

进部队近十年，董志明从北到南走了大半个中国，经历的战斗不下百场，但对付黎元亨这样的惯匪和顽匪，董志明还是头一遭。和正规战斗相比，他深感剿匪工作的艰苦和不易。战场上的厮杀是明刀明枪，剿匪却不一样。土匪经常藏匿在荒野草丛，混淆于普通民众，他们也头缠帕子、身穿对襟衣裳和脚蹬草鞋，一副山民打扮，难以分辨。土匪处于暗处，像老鼠一样昼伏夜出，作乱时风声鹤唳四处破坏，要打时却又销声匿迹不见踪影。之前在西北，部队与马家军作战时，那些惯匪出身野性十足的马家军还骑马挥刀，目标明确一眼便能识别。南方剿匪却大不一样，对手狡猾阴险，善于隐蔽，伪装性强，清剿工作难度极大。一句话：西康的土匪比西北的马匪还难对付。

实践证明，针对南方的丛深林密，体形高大的北方人远不如个头稍显矮小机灵的川康人。天全一带深山中，数人才勉强手牵手合围的高大树木，当地人嗖嗖两下就爬上去了，回头一瞧北方人还在脱鞋磨蹭。密不透风的竹林或荆棘笼，北方人往往是返过身来用屁股开路，费时又吃力。当地人却头一低，躬着腰肢一扭，一下便钻过了。在后来的审讯中，董志明从黎元亨身边投降俘虏过来的人那里得知，黎元亨凭借腰间的布条完全可从这根树梢荡秋千到另一根树梢，一连荡出老远也不用脚沾地。至于在草丛竹林间，黎元亨更是驾轻就熟，能够做到无声无息。董志明戎马一生见多识广阅人无数，就单兵生存的作战能力来说，他还没发现有比黎元亨更厉害的。

剿匪工作中，董志明他们也吃过不少亏，也上过不少当。就拿第一次围剿来说，明明侦察到黎元亨要回老屋，解放军驻天全的所有兵力悉数出动不说，县委、县政府还动员了附近十多个乡的地方武装。

军民分的是三队人马。一队从汤家沟出发；一队从严家沟呈钳形态势由下往上攻击；另一队则迂回绕道长途奔袭，翻越什方山直奔燕子岩，从上往下压。三路大军形成铁桶般的包围圈，量敌人插翅难飞，可结果还是扑了空，连黎元亨的影子都没见着，只好无功而返。事后才知，这是中了黎元亨的圈套。第二次围剿是在老君山上的老君庙。庙里的道士发现菩萨像前的贡果、供品不翼而飞，怀疑黎元亨藏匿庙中偷食供品，便报了信。解放军派出当地武装队员装扮成香客上山侦察，果然发现黎元亨的师爷姜文芳隐居在庙中。剿匪部队随即奔袭上山，经过激战打死了姜文芳一伙后冲进庙里，可搜遍犄角旮旯也不见黎元亨踪迹，实则黎元亨早已通过暗道，利用腰间所缠布条下崖脱逃。另有一次，剿匪部队进行拉网式搜山，从地上留下的新鲜鞋印不难判定，黎元亨并未走远，且去向明确。剿匪部队在地方武装队员的带路下一路穷追，结果却南辕北辙走错了方向。事后才知，狡猾的黎元亨用逆向思维将鞋底前后调换，不仅骗了董志明这些北方战士，就连当地赶山几十年的老猎人都上了当。

若干年后，董志明生活的城市上映了一部反映剿匪斗争的电影，片中的土匪头子“田大榜”睡觉时手指也夹着香头，烧手即醒，靠不断变换藏匿地点躲避追剿。有人说电影里“田大榜”的原型凭这一招数次躲过追剿，后出家为僧，最终是因当年的侦察员到庙中游玩时，无意间才发现该和尚有此怪异举止便引起警觉，这才将这漏网惯匪抓获。

电影曾轰动一时，出于好奇，更经不住子女们的劝说，董志明也去看了这部电影，结果却很失望。赶山的人都知道，野外生火目标极大，至于点香，危险性更是过之而无不及，有经验的人在几里外就能闻到气味，只怕人还没睡着，对方就已赶到眼前。比起影片里的“田大榜”，惯匪黎元亨堪称教父级人物，他不仅鼻如鹰嘴，耳廓宽大，嗅觉与听觉都异常灵敏外，野外睡觉时更是总把耳朵贴地，一两百米内，哪怕是生性胆怯行动敏捷的麂子路过，都会把他吵醒。

更令董志明惊讶且终身不得其解的是，即使再凶再恶的猎狗见了黎元亨也会不闹不嚷或悄无声息。这难道是因黎元亨生肖属狗，与狗同类所以性情相通，还是因他煞气太重血腥气过浓，让狗也心生畏惧不敢出声。几十年后，晚年在省城养老的董志明时常回忆起在西康天全的岁月，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从三班长、小枣子，董志明想到了黎元亨这个对手。抛开信仰与理想的差异，单论野外生存和山地作战能力，黎元亨不能不算是个人物。

伤感的是，此时的董志明不仅年迈，更病魔缠身。严重的风湿导致他四肢麻木且关节肿大变形，他清楚这是年轻时剿匪长年在南方丛林中作战留下的后遗症。多年的沉疴，药物根本无法根治，至多只能减轻些许痛苦。

董志明曾想回北方老家安度晚年，毕竟人都想落叶归根，况且北方气候干燥，是他从小习惯的环境。但深思熟虑后，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董志明不是不想回去，而是怕回去。

年轻时，董志明曾回过北方老家几次。每次回去，乡亲们都会拥上门来打探亲人的消息，甚至找他要人。当年村里出去当兵的人很多，几乎家家都有，不少人还是在他带领下参的军。历经多年战火硝烟，这些人有的牺牲了，有的离散后便杳无音信。家人望眼欲穿，一旦听说有人回家，自然要来询问。面对这些上门打探的乡亲，董志明一方面吩咐家人热情款待，一方面好言安慰。

唯独对小枣子的母亲，董志明却始终难以面对。不知是冥冥中的某种感应，还是小枣子的魂灵在暗中指引，每次回家的第二天，小枣子有些神志迷糊的母亲总会不请自来。她把董志明家当成自己家，反客为主地进进出出忙里忙外，又把董志明当作自己的儿子絮絮叨叨地问长问短，来了就不肯走，送也送不回。尽管后来小枣子的母亲已然过世，再也没人来絮叨或叨扰，但她那份无声的固执与坚韧深深刺痛了董志明的软肋，在自己心里投下了一片愧疚的阴影。董志明清楚，对老家的乡亲，他亏欠得太多太多。

六

天气真冷，地方武装队队员李月加不由得裹紧了衣服。临离家时，妻子担心外出执行任务的他受寒，特意找出一件皮袄要李月加穿上。这件皮袄是不久前分的地主家的浮财，李月加嫌它是女式大襟款，起初不愿穿，经妻子好说歹说，才把皮袄穿在里面，外面又罩了件男式的对襟褂子。冰天雪地的野地里，李月加终于体会到了妻子苦口婆心的体贴。同为地方武装队员的李珍就没这样的暖心事了。李珍家几代人都是猎人，父母过世后，他成了纯粹的光棍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平素游走于山野林间，凭着手中那支猎枪，见啥打啥，打啥就吃啥。困了，李珍就在草窝睡一觉或到破庙住一晚；冷了，李珍就靠喝酒取暖；病了，他就嚼草药医治……

大雪纷飞的寒冬深夜，没酒也没烟，李珍身上一阵阵发冷，几次想打喷嚏，又怕暴露目标，只好深呼吸强忍着不发出声响。他稍稍扭头，发现身边的董连长同样不好受，却始终没有躁动。李珍不知道，自从三个月前的审讯中得知黎元亨鼻子尖、嗅觉灵——仅从解放军使用香皂洗澡后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就判断出了那里来过剿匪部队，董志明他们再不敢用香皂。即便身上再脏，也只是用清水冲冲，或是找老乡要点皂角擦擦。刚才一出汗，董志明浑身发痒不舒服，现在一冷，浑身又僵硬得犹如穿了铠甲。他想撒尿，又怕尿味在深夜传得太远暴露目标，他就一直强忍着。李珍心里直念叨，要是酒能喝上几口就好了，可惜别说酒，就连叶子烟都早被提前收缴了。无奈之下，李珍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解下头上的帕子把整个头严严实实地裹住，只露出双眼和鼻孔，样子显得既滑稽又狼狈。

旧西康贫瘠又偏僻，刘文辉无奈之下竭泽而渔，课以重赋，尽管如此仍入不敷出，只好寅吃卯粮。到解放前的1948年，西康的税赋政府实则已征收到了1978年，整整提前了三十年。税台高筑致使地方凋敝民不聊生，而臭名昭著又饮鸩止渴的鸦片财政更使地方雪上加霜糜烂不堪。1946年，为维护既得利

益，继续通过贩烟、运烟、收烟金来发烟毒财，黎元亨联手荣经、芦山等县的地方武装势力攻击西康省保安队，杀死保安队负责人，进而攻占荣经、天全、芦山三座县城大肆打砸抢劫。临走时打开牢房释放犯人，收伏恶棍黎元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康“雅属事件”，美国报纸称其为“又一次鸦片战争”。

黎元胡本姓胡，是天全沙坪关家村人，天生哑巴，全家世代为匪，专事杀人越货勾当。其父兄皆被政府镇压，本人也被打入死牢，只等审后问斩。此人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且是个光棍汉。被黎元亨放出后，他便加入了土匪队伍。黎元胡腰粗肩宽臂力过人，且枪法精准，夜晚点上一排香头，百米开外抬手便射，弹无虚发。黎元亨见状，授意黎元斌与其结拜为兄弟，将其改名为黎元胡，又把抢来的女人赏赐给他作老婆。后来，黎元斌到荣经上门安家，投靠了当地袍哥组织，黎元胡则成为黎元亨的主要帮凶。

转眼间，黎元亨和苟明清两家的私仇械斗已持续七八年，其间互有胜败各有伤亡。黎元亨得意时曾杀到苟家山，几乎攻进苟家大院；失意时，也曾被苟明清追得东躲西藏如丧家之犬，多亏陈家坝的夏洪勋营救收留，才得以躲过一劫。

夏洪勋是陈家坝人，铁匠出身，是当地有名的袍哥大爷，手下有一百多条枪，与荣经县的袍哥组织也常有往来。

旷日持久的血仇械斗，只会加剧社会动荡与凋敝。无论孰是孰非，争斗双方手段如出一辙，你争我夺或烧杀抢掠是彼此惯用的伎俩。这种以牙还牙你来我往的争斗，最终只能造成地方糜烂百姓遭殃。据不完全统计，两家私仇械斗中仅焚毁的房屋就有三百多间，不少群众因此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陈家坝位于天全西南，与荣经接壤，三面环山，居民不足百户。夏洪勋的家就在村子高处的平台上，是一溜七间大瓦房，房前砌有一座碉堡，站在碉堡之上，全村房屋尽收眼底。夏洪勋名义上是一方袍哥大爷，因忠厚耿直，树大招风难免招人妒忌。他与黎元亨是老

表，与苟明清也有一定的亲戚关系。苟明清得知夏洪勋解救并收容黎元亨后，派人送信给夏洪勋许诺以十担烟土为酬礼，要他结果黎元亨的性命。不料这封信被黎元胡截获，交给了黎元亨。黎元亨恩将仇报，先下手为强带人枪杀了夏洪勋，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其手下多人。

夏洪勋的妻子虽说是山野村妇，却生性刚烈。丈夫出手救援黎元亨时，她任劳任怨鼎力相助。丈夫引狼入室，让黎元亨上百人住下白吃白喝，她虽因家底有限用度艰难，仍默默操持毫无怨言。丈夫的无故被害蒙冤屈死，彻底惹恼了她。忿恨交加的女人把年幼的儿子拉到黎元亨面前说：“你干脆斩草除根，把娃娃一并杀了。”

黎元亨自知理亏无颜以对，跪在夏洪勋妻子面前谎称自己是被人唆使受人蒙骗，上了别人的当，实出无奈才出此下策。他痛哭流涕，一口一个“表嫂”的喊，口口声声说对不起表哥与表嫂，让表嫂把侄儿领走好生培养，如有难处尽管来找他，他一定全力相帮。夏洪勋妻子牵着儿子转身而去，孩子转过头来却眼露仇恨的目光，黎元亨见状暗地里指使黎元胡半道上杀害了夏洪勋妻儿，事后又借故枪杀了黎元胡灭口。

此后，黎元亨接管了夏洪勋的人马和枪，还有地盘，队伍迅速壮大，成为了当地数一数二的武装势力。在黎元斌等人的呼应与帮助下，黎元亨垄断了地方烟金不说，还远到康定、西昌、邛崃一带武装押运鸦片，贩毒卖毒，没几年便成为了西康有名的地方武装。

春来暑往，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1949年冬天，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在川西平原响起，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西康和平解放。狂妄自大又野心勃勃的黎元亨自知罪孽深重不可宽恕，便一头倒向了国民党残余势力。

胡宗南败退西川，其残部翻过镇西山进入西康地界，黎元亨派师爷到芦山把胡宗南的手下胡长青接到老窝捧为座上宾，杀猪宰羊大办筵席。路过始阳，黎元亨还不忘纠集当地反动势力密谋对抗解放军，最后自己还亲自出马，把胡长青一伙护送到汉源富林。在汉源富

林，黎元亨被国民党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和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胡长青任命为“反共救国军新编十五军”军长，接收了大量的金钱和枪支弹药以及电台装备，还增加了一个连的兵力。同时被任命的还有汉源的羊仁安、芦山的程志武和雅安的胥儒纯等。

七

时间已过半夜，雪停住了，风却又起了，刺骨侵肌不停。山野一片寂静，只有风在旷野中游荡，像个披头散发四处乱窜的泼妇。山里的树木、竹子经不住大雪重压，偶尔有树枝折断声响起。山岭上不知是哪一只野兽走失或是受了寒，断断续续的哀叫声不时传来，声音中带着凄厉和焦虑，也有悲切与绝望。李珍鼻涕长淌，不得不把围在颈间的帕子解开。起先他还不停地用手抹鼻涕，被手上的泥巴硌得嘴皮火辣辣地疼。后来李珍干脆不抹了，只是间或抽抽鼻子。董志明习惯了野外的埋伏，虽然不算太冷，却感觉有些发困，上下眼皮一碰就不想分开。董志明只好不停地抽气，不停地捏自己大腿提神。

终于，房屋后面的树林中传来了期盼已久的画眉声，所有人员一个激灵，立马来了精神。

剿匪工作是为人民而战，广泛的政策宣传消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而强有力的军事打击起到了震慑作用。不少以前还装聋作哑顽固不化的山民心里开始敲起鼓来，经过几度辗转反侧和犹豫之后，这些人或以走亲戚或以赶山采药的名义外出人其实都是进了山。他们有的是寻儿，有的是找夫，有的是觅父，有的是拦截兄弟，路径不一样，方法不相同，但目的只有一个：劝亲人弃暗投明。渐渐地，受蒙蔽的群众在家人的劝说下纷纷走出丛林主动投案自首，这些人在放弃抵抗的同时还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根据线索，再加上县公安局侦察员带回的情报，部队和地方联合行动不断深挖，剿匪工作一步步接近尾声。而磨房老板的一句快人快语，几乎等于点中黎元亨的死穴，为剿匪工作开启了收官

之作。随着不断收网、持续加压，黎元亨父子的家庭和社会背景逐渐浮出水面，不仅家庭成员的一举一动有人报告，就连亲戚朋友也无法逃过人民群众的眼睛。

记得那是个难得的晴天，董志明一行由地方武装队员带路，从前阳出发，沿杨柳坪、大深溪一线巡查。他们一边检查沿途的执勤情况，一边收集线索了解匪情。

半个多月了，黎元亨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乡间流言四起：有人说黎元亨带着儿子黎金柱早就从天乙洞暗道跳出包围圈，从荣经的黄泥堡翻大相岭去西昌找胡长青和贺国光他们去了。国民党虽说在大陆军事失败，但暗地里潜伏有大量特务，贺国光撤退前就吩咐这些人把黎元亨营救出来送往台湾，黎元亨手上还有这些人的接头地图和暗号。有人又说黎元亨父子为了逃避解放军打击，采取迂回战术从鱼泉洞出来经高宝顶到紫石关，再从白沙河到宝兴，又与芦山程志武进行了会合，之后再借道西岭雪山、青城山，出灌县结伴去了重庆。几天前，有天全在成都读书的学生还在武侯祠见过他们，几人有说有笑，还与学生打了招呼。还有人说，黎元亨早被解放军乱枪打死，黎金柱背着他爹的尸体钻进天乙洞，后来在洞中迷了路，饿死在里面。几天前有人进山砍柴，闻到洞里飘出恶臭，进入洞中后，看见两堆野狗吃剩的残骨余肉，旁边有两支手枪和一根污秽的布带，据说这布带就是黎元亨常年围在腰上的那条。

人们众说纷纭，派人调查核实后，得到的答复都是听别人讲的，具体情况自己也不清楚，事情便不了了之。得知这些消息，董志明起先也吓了一跳，斩草不除根，迟早是个坑！黎元亨这样恶贯满盈的惯匪一旦蛰伏或潜逃，不说任务完不成自己要背处分，更为严重的是会造成社会不安群众恐慌，后患无穷。果真如此，也就意味着剿匪工作会虎头蛇尾功亏一篑。后来，经过认真排查和分析传言董志明又释然了。

董志明认为，黎元亨是惯匪，惯匪

的本性决定了他只能以地为牢、依山恃强或落草为寇。他相信黎元亨要走早就走了，何必非要等到现在？黎元亨不走是有原因的，他自己也清楚，在天全他是舵把子，是个人物，可一旦离开了天全的二郎山这片土地，他就啥都不是，分文不值。西昌那地方，说起来是蒋介石行辕所在地，是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的最后一站，实际上情况错综复杂，矛盾尖锐。他一介草莽，人微言轻，又与西昌素昧平生。汉源的羊仁安资历该比自己老，人缘也比自己广，影响更比自己大，还曾是同盟会会员，连蒋介石都要礼让三分，贺国光更是敬佩有加，张口闭口“羊老”，可最终还不是被彝人扒光衣服，与小老婆赤身裸体流落荒野挨冻受饿。

董志明坚信黎元亨没死，而且就藏匿在老君山中。至于黎元亨是寄身树梢、潜伏草丛还是藏身洞穴，他没去细究。眼看杨春雨团长规定的期限将至，心急如焚的董志明一心想着如何找到这条地头蛇，并引蛇出洞实行“斩首”。

队伍到了宋家沟已是日光偏西，小分队准备歇歇脚吃些干粮。路边有一座水磨房，老板见他们天寒地冻还在沟里就着溪水咽干粮，便主动邀他们进去坐。

磨房不大，也有些旧，看来是有些年头了。因为都是本地人，地方武装队的同志脚还没跨进磨房就和磨房老板摆开了龙门阵。董志明碍于语言上有些隔膜，听不懂方言，只是听多说少，偶尔插插话。房屋中间，靠磨碾处烧有一堆柴火，灰烬中煨着个黑黝黝的茶壶，主人热情地倒出开水。屋子犄角斜靠着一支步枪。

“哟！一些日子没见，瘸子都有枪了，不简单哩！”带路的地方武装队队员屁股还没落板凳，就取笑起磨房老板，一点都没客气，看起来两人平常就很熟悉。此时，董志明才发觉磨房老板是个残疾人。

到天全一年，令董志明大开眼界的是西康的枪支泛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西康的成年男子几乎找不出不挎枪的，人们进山背枪进城也背枪，娶亲背枪送丧也背枪，甚至连上学的学生年纪

大点的、家庭殷实点的，书包中也装支手枪。这不，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守磨房的残疾人要钱没钱要物没物，居然也弄了一支枪装点门面，董志明觉得既好笑又好奇。

“前些日子，有几个从山上下来的人路过磨房闹着饿，非要我烙几个馍吃不可，临走就留下了这枪抵伙食。你们用得上，就拿去！”

“瘸子，最近有生人来过没得哟？”

“深山老林的哪里来生人哦！只怕有也是你们先见着哩，哪还轮得上我这瘸子！”

“黎元亨来过没有？”

“黎元亨没来过，黎元亨的老表熊文才倒是来过几回，磨面和碾米。”磨房老板平时一个人寂寞，以数磨盘碾盘转圈圈打发光阴，好不容易等来个客人，自然不会放过说话的机会，更何况这些人着一身军装且荷枪实弹的解放军。

“你说他这人怪不怪，放着老家杨柳坪的大瓦房不住，熟地也不种，偏偏跑到龙宝湾山上来搭草房和开荒。看他人不咋样，饭量还不小，几天就磨一回面，照这样吃下去只怕种的庄稼还不够吃哟！”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董志明回到驻地立马派人查了熊文才的家庭情况和社会背景，还派人到附近杂货铺了解了他的买盐、打油的日常开销。种种迹象显示，熊文才家的粮油消耗量远超过家庭人口规模，其中定有猫腻。

经过商议，董志明他们决定传讯熊文才。为避免引起外界注意，董志明利用赶场天让农会的人半路上把熊文才截到了一个秘密地点。熊文才起初矢口否认，后来便沉默不语。解放军、地方武装队和农会的同志始终沉着应对，反复向他宣传政策、分析形势并讲明利害，可对方就是拒不开口。

“熊文才，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农会的同志一声猛呵，熊文才心头不禁一惊。

“你是黎元亨的老表，夏洪勋也是黎元亨的老表，你知道夏洪勋是怎么死的吗？”董志明借势提醒熊文才。

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熊文才最终开口承认了与黎元亨暗中往来，称是黎元亨潜下来山找到他，并以重金许诺让他帮忙。为躲过众人耳目，他才从杨柳坪搬家到龙宝湾。据熊文才交代，除夕之夜，黎元亨父子要下山到他家。

准备工作在紧张与兴奋中悄然进行，董志明丝毫不敢情绪流露。凭以往经验，他清楚黎元亨是老奸巨猾的惯匪，疑心极重，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打草惊蛇前功尽弃，甚至让其狗急跳墙。为控制熊文才并避免误伤，董志明他们提前派人悄悄接走了熊文才的家眷，约定到时由熊文才举火把为号，实施对黎元亨的抓捕。

斗转星移，解放天全的这批军地干部后来因工作调动，先后离开了二郎山下这片土地。带队的副营长郭俊祥作为战斗英雄被抽调至186师，前往西昌支援解放与建设；县委书记卫璜先则到康定，随后奔赴青藏高原，在拉萨工作直至离休；县长王纯仁则去往雅安，后又调任名山，离休后定居雅安。

肃清匪患后，董志明在撤销处分、恢复职务不久也离开了天全。临走之际，他拿出小枣子及牺牲烈士的血衣，郑重交给了新任县委书记和县长，并吩咐了两件事：一是妥善保管血衣；二是建好烈士陵园并将小枣子他们迁入。

又过了若干年，当地纪念馆落成，董志明作为特邀贵宾前往。面对陈列的血衣，长期依靠轮椅代步的董志明竟奇迹般地扶着展柜站了起来，在颤抖中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人们围上前去，只见老人静默无声却老泪纵横。

八

黎元亨要溜！出人意料的是，黎元亨出逃的目的地既不是西昌也不是雅安，更不是成都或重庆，而是高原藏区。

打小黎元亨就听父亲讲过藏区。他父亲曾背茶包到打箭炉（康定），后来在藏区学做兽医，说关外藏区地域宽广人烟稀少，官家力量薄弱，是躲祸藏身的理想之地。黎元亨得势后，为维持队伍开支大肆敛财，曾多次武装贩运烟土

到康定牟取暴利。逗留康定期间，他在锅庄（兼具客栈与翻译中介功能的场所）结识了一位精通藏汉双语的通司（翻译）。这位通司与关外的乌拉（高原人畜脚力）相熟，黎元亨打算找他帮忙翻越折多山前往高原藏地。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黎元亨心想，只要钱给够了通司定会帮忙，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谁也不会与钱过不去。他思忖着，父子俩大不了就在高原藏区找块僻静之处落脚，要么入寺庙当喇嘛，或者去牧场做牛场娃与牦牛为伴。

黎元亨自知罪孽深重，早已无路可退。儿子黎金柱跟着他作恶多端，同样难以宽宥。都说虎毒不食子，黎元亨以匪为生，多年来杀戮屠宰茹毛饮血，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为儿子打算。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死不如赖活，人只要活着就还有翻本的机会。他没料到的是共产党如此厉害，能把穷人都发动起来与他作对，更没料到解放军如此能打，三下两下就把他打成了光棍司令，让他惶惶如丧家之犬。

尽管熟悉地形山势，有老君山可周旋，有天乙洞可藏身，黎元亨还是感到死亡在逼近，末日即将来临。近段时间他总睡不踏实，眼皮还老跳。常言道“左跳财，右跳岩”，可他左眼跳右眼也跳，分不清是要舍财还是舍命。接连在眼皮上贴了几张纸屑，虽感觉眼皮不跳了，却依旧睡不安稳，时常从梦魇中惊醒。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黎元亨打定主意出逃，远离这片死亡之地。

逃离之前，黎元亨打算做一番安排。他心里清楚，此去山高水远，即便没被打死苟活下来，最终恐怕也是暴尸荒野客死异乡。走前，就权当是作一次生离死别吧。

贺国光与胡长青当初拉拢收买他时曾给了一笔巨款，大部分他都用在在了在宋家坪新址上修豪宅和碉堡，风水先生说，那地方是个出大人物的风水宝地，房屋建于此地必会飞黄腾达扬名天下，黎元亨就相信了。

黎元亨筹划建七间连排大瓦房，两楼一底，一二层全用四面精雕细琢的石条垒砌以挡枪弹炮弹，三楼建造雕栏走廊围满一圈以便观望监视四周。宅子筑于高台之上，既可俯瞰四周，还可远观对面的进村垭口通道。房屋前面是院坝，院坝前有门楼，宅子后面山坡上筑碉堡。黎元亨花下血本价钱请来十里八乡的能工巧匠，准备把豪宅建成雕梁画栋且固若金汤。可豪宅才建了一层，解放军就来了。

解放的号角破灭了黎元亨的黄粱美梦，工匠们散去，碉楼半途而废、搁浅停工。

剩余的少量钱款，黎元亨藏在了天乙洞。此番逃离，他打算取出这笔钱，一部分留给家里，一部分用作路上开销。黎元亨有四房老婆：大老婆是老家附近兴业乡峡口坝人，本是小户人家的安分女子，由父母做主嫁给了他，却因受不了常年担惊受怕的折磨，生下儿子黎金柱后没几年便撒手人寰；二老婆是他学裁缝时勾搭上的师娘“笑孃”，为了这个跑江湖的风尘女人，他曾欺师灭祖残忍杀害师傅全家；三老婆是芦山人，据知情者说，当年黎家派人去娶亲时，因带去的人和枪都少，被当地袍哥追得屁滚尿流四处逃窜，最后多亏当地袍哥大爷程志武出面才得以脱身，解放军进城前夕，三老婆回了娘家就再也没回来；四老婆是小名儿叫“彩儿”的姜文英，她年轻漂亮，能说会写，嫁给黎元亨后，与哥哥姜文芳一道为他效力卖命。在黎元亨权势滔天如日中天之时，二老婆“笑孃”替他镇守家中，“彩儿”则贴身跟随寸步不离，如今逃亡之际，他心里最记挂的就是这两个女人。

九

冬夜的雪地里，两个黑影鬼鬼祟祟一前一后，不停地躲闪并跳跃着下山。靠近窝棚时，黎元亨打头，紧随其后的是儿子黎金柱。为了不暴露行踪，惯匪黎元亨弓着腰低着头，尽量避开雪原麦地，专挑暗处走，贴着岩石和树木潜行。他走一段便停下来观察一阵，确认稳妥后才继续前行，连日来的眼皮跳让

黎元亨不得不加倍小心谨慎。

常言道狡兔三窟，此前黎元亨曾在老君山中的多处地方藏匿食物，怎奈长期消耗加上虫啃兽咬，存货早已告罄。父子俩近来几乎全靠嚼草根、啃野果充饥，实在扛不住时便吞些烟土勉强支撑。尽管断粮多日，黎元亨依然身手敏捷步伐矫健，丝毫看不出腹中空空的模样。相反，他身后的黎金柱却步履飘忽，明显力不从心。

爬上田埂，走过台阶，临近熊文才的草棚时，黎元亨无端在屋前滑倒摔了个跟头，虽未受伤，却把黎金柱吓了一跳。黎金柱赶紧上前搀起他，小声问道：“爸，摔着没？”

“没事。”黎元亨嘴上应着，心里却不免重重一沉：“莫非要栽在这里了？”

他思忖片刻，咬了咬牙继续走向草棚。仇恨的火焰与迫不及待的复仇心理，驱使他不能半途而废。黎元亨的老家黎家湾地势狭窄，山多田少且土地贫瘠，加之常年与苟明清家族因私仇械斗不断战火频发，他始终没能置下多少家产。新宅所在的宋家坪，因介入时间短，与当地势力尚有过节和芥蒂，还没来得及扩张势力。陈家坝既是他的发迹之地，又是丈母娘家所在地，多年来他借助姜文芳、姜文英兄妹俩，通过强取豪夺杀人越货独霸一方，敛财无数，陈家坝也因此成了他的老巢和大本营。

黎元亨万万没想到，陈家坝的穷棒子们会跟共产党走，而且走得如此坚决主动。从前，这些人总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庄稼人，靠天吃饭靠力气刨食，向来是“张来张百姓，李来李百姓”，谁也不得罪，哪方都不掺和。路上遇见他时，老远就躲到一边，一副低眉顺眼胆小如鼠的模样。可共产党一来，这些穷疯了的人像是打了鸡血，把陈家坝闹了个天翻地覆。他们不仅分他的田和地，还分他的房子，还把小老婆姜文英看押起来，将他本人追得东躲西藏有家难回。

黎元亨恨陈家坝的人，更恨带头的共产党人。潜逃之前，他准备报复陈家坝的人，给新生的人民政权“上眼药

水”。

黎元亨计划先到熊文才家吃饱喝足后再杀人灭口，然后点火烧房，用熊文才的几间草棚作诱饵调虎离山。等村人赶来龙宝湾救火时，父子俩早潜到陈家坝，一人在南，一人在北，再大肆纵火烧村上的房屋。龙宝湾离陈家坝不远，到时火光冲天，村人不可能不来救援。

此前，黎元亨从姜文英放飞的黄色孔明灯得知，解放军已全部撤走，地方武装队员也已外出。黎元亨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他甚至想象着能在混乱中与姜文英久别重逢。黎元亨心想：房是我置下的，家产是我挣来的，我得不到也不能让你们好过，让别人占了便宜。他决定，能带就把姜文英带走，不行就给她一笔钱让她留下。黎元亨首先要考虑的是他和儿子黎金柱的死活，老奸巨猾的他甚至盘算着到时物色两个村民杀掉扒下他们的衣服换上，再给死者穿上自己父子俩的衣服，然后把这俩冤死鬼丢进火中毁容，造成父子俩走投无路绝望自杀自焚的假象，之后便可金蝉脱壳潜逃出走，销声匿迹。思维缜密的黎元亨连细节都想到了，他反复提醒自己，到时一定记得把腰上的布条解下留在现场。下山时，黎元亨把计划透露给了儿子。

“怕是使不得哟！这段时间多亏表叔照顾，你不是还说要重谢他吗？”黎金柱心有不忍。

“他是亲戚，好歹还给过我们吃的，我又不是不知道，只是不这样不行啊娃娃！”黎元亨一边感叹一边开导儿子：“人家说，心不黑成不了角色。”

“就没别的法子了？”

“没了。你表叔就是个窝囊废，不杀他们，留下活口就等于把我们卖了。”黎元亨斩钉截铁地说。

十

熊文才在龙宝湾的茅草窝棚共有两间，因地形高低不平，他把它们建成了吊脚楼。楼下也分两间，一间作牲畜棚和茅厕，一间是灶房带火堂；楼上的两间，一间拿来住人，一间堆放粮食。

知道黎元亨他们要来，熊文才没敢睡觉。吃罢夜饭收拾妥当，他独自抽了

一阵闷烟，只觉有些寒意便走到灶前把灶膛掏出的余柴烧燃。按以前的惯例，黎元亨他们都是下半夜才来。为了节约柴禾又不至于让火熄灭，熊文才特意搬出一块坚硬的树疙瘩煨上，浓浓的烟雾顿时窜出。他就势靠着柴堆打起盹来，慢慢便睡着了。迷糊中，门口突然响起轻微的敲门声，熊文才心里一紧，刚要去开门，吱呀一声两个黑影自己闪了进来。

“是我们，老表，别点灯。”

“来了，坐嘛，歇口气。”熊文才站起来招呼道。

“女老表和娃儿们都睡了？”黎元亨提着枪在屋里巡视一番，借着火光发现屋角就只有一把劈柴的斧头。他一边观察一边心想，到时干脆就用这斧头结果熊文才，免得闹出动静。查看一番没发现异常，黎元亨才收起枪往楼上呶呶嘴问道。

“睡，睡了。”熊文才历来有些胆小，见枪就怕。黎元亨知道他有这毛病，没在意他的结巴，其实熊文才是怕黎元亨上楼。

黎元亨侧耳听了听，见有微弱的呼噜声才放了心，却不知那呼噜声来自一只猫——是熊文才按董志明的安排，事先灌了酒放在被窝里的。

“饿安逸了！表叔快些拿点吃的来嘛！”黎金柱像饿鬼投生一般，还没坐下就要吃的。

“嗯！嗯！这不，晓得你们饿起肚子我提前就把发馍烤好，还焐了几个洋芋。”熊文才弯腰从灰烬中夹出馍馍，又端出一只木盆，里面装着煮熟的猪头肉和腊猪蹄膀：“先垫垫肚子，打个尖。”

黎金柱一见肉喉咙里立马就发痒，抓起一只猪蹄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啃，压根没顾及猪肉的冰冷和坚硬。黎元亨坐下，拿起发馍吃起来。

“慢点，慢点，别噎了，肉有的是。”熊文才见状安慰道：“我马上烧锅，给你们做口热的。”

熊文才点燃灶火走到水缸前，拿起木瓢舀缸里的水，只听一声空响，木瓢碰到了缸底，缸里没水。

“这懒婆娘，又忘记背水了，啥事都指望我。”熊文才自言自语地埋怨起老婆来，言毕点上火把提起水背要出门背水。

“黑天暗夜的不出门了，将就吃，冷就在火上烤。”黎元亨起身伸手阻拦，心里装着事的他巴不得三下两下完事走人。

熊文才怔怔地站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情况一下变得有些紧张和尴尬。

“好多天没吃过热乎饭了，爸，就麻烦表叔跑一趟，时间还早来得及。”黎金柱啃完了一只猪蹄缓过劲儿来，满嘴油腻地对黎元亨说。

“就是，过年嘛，表侄都上门了，我这当叔的再穷也穷不到冷锅冷灶就把你们打发了！无论如何得吃口热的。再说明天就是新年，我也不能大年初一就去背水啊！”熊文才抓住机会边解释边出门：“放宽心，我快去快回。”

黎元亨想了想，缩回手没再阻拦。

熊文才一手持火把，一手提水背桶快步走出窝棚，心怦怦狂跳不已。他刚走过房前院坝，就把手中火把高高举起在空中连晃了三个弧圈，然后将水背桶一甩，纵身跳到坎下荆棘丛中躲藏。

听见响动，黎元亨心头一紧，以为熊文才要溜，抬手在空中一劈向黎金柱做了个“杀”的动作。黎金柱却理解成是熊文才摔倒，起身往门口走。这时屋外突响起怒吼声：

“黎元亨，你被包围了！”

“狗儿子，赶快投降！”

“活捉黎元亨，为战友报仇！”

……

“糟了！”黎元亨一声低吼就势卧倒，迅速窜到灶后躲起通过墙壁缝隙往外观。黎金柱不知深浅，以门作掩护，愣头愣脑拔枪便射，一下就暴露了火力点位。黎元亨想阻止却为时已晚，只好打出一梭子弹分散对方注意力。

董志明要的就是这结果。事前他和战友们制定抓捕方案时，大家一致认为黎元亨这样的匪首绝不会轻易束手就擒。为了减少伤亡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董志明提前作了安排，特意让攻击人员埋伏靠前，喊话队员靠后并躲在田

埂后面。幸亏他考虑周到，黎元亨父子的第一轮，子弹才擦着喊话队员的耳朵飞过，雪地上即刻露出一串黑洞。

“打！”随着董志明一声令下，靠前埋伏的队员立即还击，枪声打破了夜色的宁静。在解放军和地方武装队员组成的猛烈火力压制下，黎金柱迅速被击毙。黎元亨则如一头发疯牯牛，东奔西突，时而以灶台作掩护，时而卧在地上不断变换点位射击……包围圈在逐渐缩小，黎元亨窜上楼想抓人质挡子弹，屋里却空无一人，只有一只呼呼大睡的大黄猫。他提起猫狠狠往地上一摔，大黄猫顿时脑浆迸裂声息全无。老辣的黎元亨顶着棉被，居高临下继续还击……

终是被一颗子弹击中了手腕，鲜血如注。黎元亨扯下腰间布条，一头用嘴咬住，一头用手抓住缠紧伤口，仍继续抵抗。手腕负伤后，黎元亨的抵抗势头减弱，剿匪队员趁机往前推进，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屋外攻击的枪声越来越密集，担任接应和外围警戒的三排长他们显然已经增援上来。子弹在屋内横飞，受伤的黎元亨看准窗口，趁剿匪队员换弹夹的间隙跨上窗台准备跳窗，更为密集的枪声随即响起，一排子弹终是穿透了他的胸膛。事后验尸确认，正是这窗口的一跃让黎元亨命丧当场。

黎元亨如死猪般重重摔在地上，胸口鲜血喷涌，很快便浸透了衣裳。垂死挣扎中，他眼前浮现出那些被他害死的人：师傅、苟泽山、秀才孙女、夏洪勋、香客、红军伤病员、三班长、小枣子……这些人如讨债般蜂拥而来，不由分说地朝着他的胸口抓挠和踢踹。

枪声停止后，队员们冲进弹痕累累的草棚，黎元亨早已像死狗一样瘫在地上气绝身亡。大家七手八脚地临时扎了副担架，并用他形影不离的布条绑好了尸体。

走出屋子时天刚蒙蒙亮，陈家坝陆续响起了迎接新年的鞭炮声。

面对1951年新年的第一缕曙光，如释重负的董志明大声宣告：“牺牲的三班长、小枣子和被黎元亨残害殒命的无辜百姓们，解放军给你们报仇了！”

边茶记忆

□ 杨一父



1

阳光犹如一张刚出锅的面皮贴在大地上，赤脚走上去，烫得脚板生疼。全身除裤衩围住的地方留有一点白，其余地方都已黑得发亮，肩膀晒得起了皮，红印子边上有盐花一样的皮屑。一群黑黑的小伙伴从河边水潭里刚上岸，就邀约去生产队的溜板上溜坡坡。后面跟了几个小屁孩，一边追着跑，一边嚷着：等一等。

生产队晒场上晒着茶。茶叶被刨成一垄一垄的，像极了地里的洋芋垄沟。阳光炙热，茶垄冒着微微的氤氲之气，浓烈的茶香扑鼻而来，让人神清气爽，止不住深深吸气。光屁股的小伙伴们踩在茶叶垄上，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

“龟子日的，敢去给我踩，你妈少给你生了一只眼睛啊！”么爷拿了钩茶的耙子追了过来。

么爷赤着上身，刚刮的光头和一绺银白的山羊胡在明晃晃的阳光下越发白亮，皱巴巴的肚皮嵌满了灰尘，身子一挺，肚皮上就显出一条条黑黑的印子。么爷挥舞耙子，脸上却堆满笑，那耙子拍在“光屁股们”的脚肚子上，轻轻的。“光屁股们”一边跳一边笑，朝着茶垄另一边跑去。另外几个老人坐在一旁抽着叶子烟，眼望着我们乐呵呵地笑。几个老人分别是昌月二爷、国顺三爷和裁缝阿祖。他们都是杨家坪的

做茶高手，是生产队专门安排出来负责做大茶的，晒叶、炒茶、蒸煮、溜茶、渥堆、装包，道道工序无一不通。

那个时候杨家坪满山都是茶树。有熟地茶叶，是人工专门种植的；还有荒茶，是山上野生的。一到采茶季节，生产队的劳力就上山割茶。大背大背的茶叶割了回来，交到秤上一称，按斤头计算工分。生产队还安排了带孩子的娃娃母专门负责勒茶（将茶叶和茶杆儿分开），工分就没有割茶的高了。妇女们成堆坐在仓库里，有说有笑，一下午，摘好的茶叶就堆成了山。红的、白的茶杆儿一捆一捆的，堆在仓库的一角，像一堵墙似的。也有在家里把茶勒好了送到生产队的，按净茶叶算工分自然要高一些。茶叶堆在仓库里，做茶的任务就交给了几个老者。几个老者做的茶每年交到公社，都是一次过关，评为一等。挣回的钱交到生产队，等到年底再按工分分红。生产队组织熟地茶的采割，若想多挣钱，还要发动社员到山里去割荒茶，称为捡荒茶。荒茶质地好，价格自然要贵一些。

几个老者各有分工：么爷大致是负责晒茶的，昌月二爷负责炒茶、杀青、蒸茶，国顺三爷和裁缝阿祖负责溜茶。成堆的茶叶被昌月二爷熟练地送进大锅里炒，之后么爷便将茶撒在晒场上晒；差不多时候，茶叶又被昌月二爷放进一个大木甑里蒸煮，待茶叶从木甑里出来，国顺三爷和裁缝阿祖把茶装入口袋，两位老人提了口袋走上溜板，手扶两边的扶手，双脚踩在口袋上，从上而下一路踩着口袋溜下来，再上去，如此三五趟，又将冒着热气的茶叶撒在晒场上继续晒。么爷拿了耙子一遍一遍地翻晒茶叶，之后又送入蒸笼，接着再上溜板，再晒。如是两三次，做庄茶的工序基本完成。从晒场上将干到一定火候的茶叶转入仓库，之后渥堆，便可装袋。三爷讲过，做庄茶的传统做法最多时要经过一炒、三蒸、三踩、四堆、四晒、二拣、一筛共18道工序，最少时也要经14道工序，后来被简化为了8道。一批庄

茶生产完成，生产队再组织社员背到公社，公社再交到县城的茶厂。在那里，再经过几道工序之后，把茶叶做成砖头状，打成茶包子，运往藏区。

2

天全是有名的边茶生产地。我们农村人俗称的“大茶”，原来就叫边茶，这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我还知道，天全生产的“民族团结”牌边茶是国务院外经贸部颁发的部优产品，在藏区很受欢迎。每年国家要给天全下达边茶生产指标，制茶事关藏区同胞的日常生活以及边陲稳定，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而且要超额完成。

后来，我在本土作家杨中兴的文章中读到：天全自古产茶、制茶。在唐贞观初年，就有一位英烈侯蒙将军在这里率百姓种植茶叶。到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文成公主入藏，以茶和亲。朝廷实行“以茶治边”政策，茶就成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定的纽带。再到安史之乱后，天全开始实行土司统治，高、杨土司统治长达800年，期间“以茶治边”更是土司必须严格执行的中央政策。《四川通志·茶法》中说：“茶乃番人命，不宜多给，以存羁縻节制之意。”《天全州志》记载，宋朝乾德年间，朝廷就对具有“南诏咽喉”之称的天全高、杨二土司所辖居民进行整顿，“编为土军二千，茶农八百户”，让他们种植茶树、采焙制造茶叶。明朝皇帝更是亲自下诏，命令天全六番招讨使招募百姓，专蒸乌茶，以易番马。这里的“番民”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羌族先民。这样，天全茶叶就进入了有组织且具有政治色彩的种植阶段。政府还加强对茶叶商品贸易的规范，开辟定点的“茶马互市”，实行茶叶专营；设置“土驿丞”“茶马司”（机构）和“土茶官”（官职），负责茶叶的专管和垄断；后来又征收专项的茶叶生产交易税，推行“茶榷制”“茶引制”“引岸制”。朝廷在现县城西部（俗称“蛮市脑”）设“茶马互市”，进行茶叶和

马匹的交换，又在紧邻蛮市脑的现“禁门关”设“碛门砦”，驻重兵把关，严查茶叶走私。对挟带私茶的商人和玩忽职守的关卡人员，一经查实，罪同走私食盐论处，严惩不贷，并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连“官二代”“富二代”也不例外。明王朝时，驸马欧阳伦就因贩私茶被治罪“赐死”，绝不留情。

天全成了全国边茶贸易的六大交易市场之一，西藏、青海、甘孜乃至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的客商都纷至沓来，可谓热闹非凡。当时的人们把以灌县（现都江堰市）为中心生产交换的茶叶叫“西路边茶”，把雅安（含今天全、名山、汉源、荣经）生产交换的边茶叫“南路边茶”。每八十斤茶叶可换一匹上好的马，每六十斤可换一匹中等的马，每四十斤可换一匹下等的马。茶叶，尤其是边茶是供给边疆游牧民族的必需品，因为“牾肉之食，非茶不能解；青稞之热，非茶不能消”。但从维护领土统一、完整出发，茶叶又不能随便给少数民族，“以茶易马”不仅规定地点，还限定交易数量。少数民族到内地买茶，必须经过严格审批，凭朝廷所发的金牌信符，到指定地点按规定数量交换，马匹定价由朝廷说了算，甚至马匹定价与领取茶叶的地点都不相同。

“以茶易马”的制度，被中央政府运用到极致，小小的茶叶让边疆少数民族既魂牵梦萦又欲得不易。在这样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往来中，通过茶叶贸易，边疆少数民族的大批良马经“茶马互市”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而朝廷的军事实力和控制能力则与日俱增，确保了政权巩固和领土完整。天全因有蛮市脑这一“茶马互市”集散地和碛门这一“通关要塞”而声名鹊起、盛极一时。很值得一提的是，天全的制茶技术在当时堪称顶尖，还是设架制包的发源地和茶叶商标的发祥地。当时为便于运输和交易，聪明的天全茶商设甑蒸茶，每甑四包，每包六斤四两；接着又搭架冲包，为防止混淆以示区别，还在每批茶叶上标注藏区常见的花鸟虫鱼等图案。为此，荣

经、邛崃、名山、雅安等地纷纷效仿天全，从这里聘请技术人员传授制包技术。

3

天全茶厂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一家非常红火的国营企业。茶厂职工走在街上昂首挺胸，远比磷肥厂、硫铁矿的职工“洋盘”得多。他们身穿劳动布工作制服，左胸口印着黄色的“天全茶厂”字样，模样真是令人羡慕。要是哪家女儿嫁了茶厂的工人，那可是件值得骄傲的事。1990年，我在茶厂对面的城厢一小实习，我们二十多个学生加入了茶厂的伙食团，还能去茶厂的浴室洗澡。近三个月里，我们在茶厂进进出出，和厂里的工人都混得面熟。一次闲聊时，工人师傅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年装茶包，一个工人没按操作规范来，穿着鞋就进了包装车间。下班时，这个工人发现自己的鞋只剩一只了。这可糟了！另一只该不会装进茶包里了吧？于是他发动全车间工人帮忙找鞋，可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车间主任把这事汇报给了厂长，厂长大发雷霆，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厂长亲自督阵，坐在车间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工人们把一个又一个茶包打开、翻找，一直忙到凌晨。所有茶包都拆开检查完了，还是没见到那只鞋的影子，厂长依旧不放心。大家都清楚，这只鞋要是真装进茶包送到藏区，很可能引发政治事件。第二天，厂长又命令继续寻找，还训斥那个工人：

“要是找不到这只鞋，你丢工作是肯定的，我还要把你送进班房！”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拾荒者不知何时来到围墙下的垃圾桶旁，不停地往外翻垃圾，想找点值钱的东西。突然，一只鞋飞了出来，大大咧咧地躺在地上。厂长眼前一亮，问道：“是不是那只鞋？”丢了鞋的工人跑过去捡起鞋子，当即跪在地上大哭：“苍天有眼啊，这下我有救了！”厂长也红了眼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厂子也有救了。”一场虚惊过后，厂长宅心仁厚，保住了这个工人的工作，

而这件事却成了工厂安全生产的典型案例，此后逢会必讲。至于那只鞋怎么跑到垃圾桶里的，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在茶厂进出的日子里，我还亲眼目睹了一起工伤事故。一天下午，我正准备去浴室洗澡，突然从压梗车间跑出一群人。其中一人浑身是血，被另一个人背着，还有一人从身后扶着伤者，一边跑一边喊：“王哥受伤了，手指都被夹断了！”另外几人面色惊恐地跟在后面。我当时十分惊诧，茶厂怎么会出这种血淋淋的事？那人很快被送到了医院。之后我去了车间，才知道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压梗，就是把茶叶杆儿整理好后，通过传送带送进机器，轧成一小节一小节的，用来在茶叶渥堆时一层一层铺上去，这是边茶生产的必要环节。小时候我一直没弄明白茶杆儿的用途，原来生产队仓库边成捆成捆的茶杆儿，是用来掺和在边茶里的。这样制成的茶，不仅味道浓郁醇厚，而且很耐熬煮，就像高度酒一样，喝起来过瘾，喝过之后余味绵长。那个叫王哥的工人，在把茶梗送进机器的瞬间，不知是反应慢了一秒，还是开了小差，手指头就随着传送带被卷进了机器“嘴”里。地上，散落着一堆沾血的茶梗和几根断指。那个场景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几乎一提到边茶，我就会想起那血腥的一幕。听说茶厂前后出过好几起类似的故事，受伤的工人落下终身残疾，起初还有些生活补助，可到了90年代中期，茶厂倒闭，所有工人都下了岗，那些只剩一只手掌的老职工，日子过得十分辛苦。

国营企业改制仿佛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浪潮，供销社、石油公司、硫铁矿，还有理发店、服装店等原本的国营单位，都在时代和市场的冲击下纷纷被淘汰，国营边茶厂也没能逃过倒闭的命运。是藏区同胞不再大量需求边茶了？是其他地方的边茶挤占了市场？还是茶厂的生产能力和质量出了问题？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茶厂终究还是关门了。

“民族团结”牌边茶成了一代人的记忆。如今，原茶厂的厂区早已拆迁改造

成了商业区，人们却仍习惯叫它茶厂商业街，只是这里再也没有一家卖边茶的店铺，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品牌的衣服、鞋子、化妆品和家电，挤满了整个商业区。街边的老树下，常常有几个老者蹲在那儿下象棋，据说都是原茶厂的老职工。他们会在早晨或黄昏，手捧一杯暗红色的饮品，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那让他们爱不释手的饮料，正是自己珍藏多年的“民族团结”牌边茶。

4

上个世纪90年代末，“茶马古道”成为全国的文化热词。起初在云南炒得火爆，很多专家学者趋之若鹜。茶马古道和丽江古镇文化一起不断升温，游客们接踵而至。文化带动了云南全省的旅游业发展。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同时还发现了四川雅安的茶马古道。这条道共分两条，一条是从雅安出发，走荣经翻大相岭到清溪，再经石棉到西昌一路往云南方向；也有从泸定折到康定再往西的，这条道叫大路。另一条从雅安出发，经天全翻越二郎山到泸定，再到康定一路往西，称为小路。大路以马帮为主（也有背夫），茶道较为平坦宽敞；小路以人力为主（少有马帮），道路狭窄陡峭。在崇山峻岭之中，大路驼铃声声，小路拐子叮当不绝。可惜的是，四川雅然的古道发掘整理却晚了云南一步。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随着川藏游的不断兴起，这条躺在深山的古茶道才拂去历史的尘埃，成为学者和媒体关注的焦点。2004年前后，雅安承办四川旅游发展大会和茶文化节，以蒙山茶为代表的雅安茶文化风起云涌。茶文化、茶马古道、雅安南路边茶一时间成为雅安文化的代名词。打造茶文化圣山，发掘整理茶马古道文化，开发雅安南路边茶成为共识。多年来，雅安一直在做，并且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影响。

天全的茶马古道遗址保存完好的尚存好几处。从飞仙算起，就有飞仙关隘、始阳官茶仓、九十步官道、梅子坡、禁门关、甘溪坡、紫石关、小仁

烟、大仁烟、安乐宫、竹岗山、长河坝、马鞍山、二郎山等多处重要的节点。竹岗山、马鞍山几乎还是原生态的，没有遭到一点人为的破坏，其余地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被现代文明创伤的影子。2004年，县上出资打造甘溪坡和紫石关古道遗址，请了专业的设计师设计，修旧如旧，整理房屋、道路，还挂上灯笼和酒幡，再现了古道的一些元素，颇有些味道。

甘溪坡古道遗址离县城不远，以前是背夫从城里出发到那里歇脚的驿站，刚好一天的路程。村子在半山腰，几十户人家排在古道两侧，都是小青瓦、木板壁，还有几个四合院。以前，村里大多人家都是开“幺店子”的，生意红火得很。房前有供背夫歇茶包子的长长的矸坎，房内有大大的堂屋，楼板也是满楼满铺，是供背夫过夜铺的连天铺，偏房多是用于做饭，为背夫提供饮食服务的。火烧子、菜泡子从里面一锅一锅地端出来，大伙儿围上去，一人一碗，热气腾腾的，吃饱喝足，赶紧睡觉，天亮还得赶路。石板路上，有深深浅浅的拐子窝，那是一拨又一拨的背夫留下的。雨过天晴，拐子窝里蓄满了水，映射着太阳光。拐子窝、石墙上的苔藓、房檐上的瓦当，诉说着古道的曾经和当下的落寞。

这是一个充满故事的村庄。老屋、酒幡、古树、石墙、石窝都让人止不住联想。这些古道意象入诗、入画、入镜都有意蕴。村口一棵老树，四人合抱，树心已经中空，能容两个人。树身上满是大大小小的包块儿，像一只只哭肿的眼睛。村里人称为“望夫树”，望夫树下望夫归。黄昏抑或星夜，妻子盼夫，情人盼郎，思念成疾。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在树上做上记号，这些刀刻的思念天长日久就长成了眼睛一样的包块儿。这也是一种“爱症”。村西头有一块巨石，突兀出数米高的林木。石身上凿有阶梯，石头顶端有半个平方的平台。无疑这是一块“望夫石”，每当残阳如血，苍山如海，妻子爬上望夫石，用手遮了眼睛，口中不停叨念：“狗儿爸

啊，该回了呀，你这死鬼，该不是半路出了事情哟。”妻子失望而归，半夜，有人敲门，以为是丈夫回来，推门，只见满地月光……甘溪坡83岁的李忠林在2010年前还是当地唯一健在的老背夫。有几次媒体采访，我都热情地把老人介绍给记者。老人满头白发，岁月的印记留在脸上。老人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对着镜头，老人口若悬河，讲到激动处还站起身，比划当年背茶包子的姿势，有时候还哼唱起当年的山歌：

一出禁门关，性命交给天；

上得象鼻子，翻得马鞍山；

下得风吹岭，从此才过关。

导演请老人在古道上走一走，拍下岁月的背影。老人简直是一个优秀的演员——踏上古道，手握一根烟杆儿反剪在背上，从满是拐子窝的石板路走过，一抹夕阳从侧面照过来，刚好勾出了老人的轮廓。老人慢慢转头，深情一回眸，目光深邃，充满回忆。导演屏息凝视，惊喜地叫道：“绝！”老人其实不用演，那就是真实的老背夫的背影，心中装着岁月，装着万水千山，即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也不一定能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拍摄完成，老人抽着叶子烟意犹未尽。老人问：“不拍了？”导演说：“不了。”老人说：“这下我给你们讲讲背夫的快乐。”老人讲，背夫也不尽是苦，一路上也有苦中逗乐的事。尤其是沿途歇脚的时候，大家一起吹吹荤段子，有的还要耍耍钱。有的出门时大家都是单身，背一趟茶包子回来就成了两口子。最好耍的还是路上放哨时大家唱山歌子，逗阿嬢子（村姑）：

眼看嫂嫂上山坡，风吹罗裙现小脚；

风吹罗裙现小脚，摇摇摆摆上山坡。

大路弯来小路弯，两根花蛇把路圈；

见蛇不打郎心软，见花不贪是憨憨。

舍不得来舍不得，一根沙帕割两节；

你要纱帕来拿去，你要心肝割一叶。

老人讲的是真实的背夫生活。导演听得高兴，要老人对着镜头讲讲。可导演一开机老人就不讲了。老人说：“这

些拍不得，拍不得，你放了出去，影响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好！”老人又静静地抽着叶子烟，青烟袅袅，颇有几分仙风道骨。

老人已于2010年8月去世。至此，在天全再也难以找到当年的背夫了。

5

边茶成为一种时尚健康饮品是后来的事情。当云南普洱茶炒到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元一斤的时候，四川边茶被人们开发出来，成为了与普洱并驾齐驱的发酵茶。“千年藏茶”的文化品牌一时间响彻全国。边茶拂去尘埃，重新绽放光芒，且不再是藏族同胞的专利品，因其医药价值和文化品位，成为人们青睐的保健饮品。雅安——自然成为了藏茶的核心生产基地，其生产的高中端藏茶产品畅销全国乃至世界——藏茶成为了雅安文化产业中的佼佼者，并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穿过一条颇具特色的茶文化走廊，我在雅安藏茶主题文化酒店见到了酒店的主人、雅安藏茶第七代传承人李朝贵。席间得知，李朝贵1998年从美国返回家乡。其时已是旅美华侨、医学博士的他，毅然收购了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雅安茶厂，组建起全新的雅安茶厂有限公司。这是一位有眼光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拥有深厚茶学底蕴的学者。在他的酒店里，我们被一种浓浓的藏茶氤氲之味环绕，酒店的各种装修装饰无一不与藏茶有关。李总还推出了藏茶系列菜品和文化产品。那是一个美好的夏日午后，我们品着红透的藏茶谈天说地，领略到了一种别致的生活情趣。之后，我在网上搜到了一些关于李朝贵的介绍：李朝贵侧重藏茶对人类健康的研究，建起茶叶研究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农学院和美国瑞康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出世界领先的茶素产品；研究出儿茶素、茶红素、茶黄素、浓缩藏茶汁等生物高科技产品。其中，儿茶素的纯度高达99.5%，居世界领先水平，为进军药品、食品和保健品领域打下良好基础。

让藏茶走向国际市场，李朝贵靠璀璨的历史文化吸引人，靠精湛的制茶技艺折服人，靠富集的健康元素打动人。应其邀请，欧盟茶叶委员会秘书长芭芭拉，以及俄罗斯、韩国的茶叶专家先后来雅考察。为了让藏茶走向国门，李朝贵一马当先，周游欧美和俄、日、韩诸国，甚至远赴肯尼亚、摩洛哥，让外国朋友记住了藏茶。李朝贵，当是重铸藏茶辉煌之人，是雅安的骄傲，也是茶学界的骄傲。

同事们饮用藏茶，都说效果好，血压降了，血脂降了，人也明显瘦了。我也试着买了藏茶来饮用。藏茶有各种级别，配上不同档次的包装，价格自然也分出高低。我是平民消费，就买了几十块一斤的，或煮了喝，或洗了之后泡着喝，数月之后，自己果真瘦了好几斤，身体也感觉轻松多了，对“膻肉之食，非茶不能解；青稞之热，非茶不能消”有了深切的体会。好朋友杨中兴是天全茶厂的末代厂长，一次不小心说漏嘴，称自己还藏有一条“民族团结”牌藏茶。这将近30年的藏茶，也算得上是年份茶了。可惜他舍不得拿出来让大家品尝，足见他对这件藏品的珍视，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开封的。喝藏茶有很多讲究，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多是牛饮，然而藏茶也有高雅的茶道。我看过藏茶的茶艺表演——在一段颇具西域风情的音乐中，藏族姑娘盛装出场。姑娘坐在茶几前，神情庄重神圣。随即，姑娘手挽莲花状，将一方块藏茶放进玻璃茶壶。第一道水用来洗茶，第二道水则放在炉上煮茶，煮茶的火候一定要把握好。期间，藏族姑娘走到台前来，跳了一段藏族的锅庄舞，茶就煮得差不多了。姑娘回到茶几前，将煮好的茶缓缓倒入雅致的玻璃器皿。透过玻璃，茶汤色泽红润剔透，竟如玛瑙一般。顿时茶香满屋，藏族姑娘端起一杯，送到鼻子前作深呼吸状，之后送到嘴边，那红色的液体经姑娘的朱唇进入口中，作短暂停留之后进入体内。再看那姑娘的神情，已是进入了一种高远的境界……

我的大一班主任

□格桑亚西



我大学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姓李，名“文潮”，湘西古丈人，面黑，个矮，头秃，常年戴顶卡其布帽，青黑色，帽舌软塌塌的，耷拉在额头前，知天命的年龄，领副教授衔。

他教我们《资本论》第一卷。卡尔·马克思在各种著作上“骂人”，骂（批）很多人，李老师也跟着骂（批），他在讲台上踱步，仰视天花板，高潮处挥拳跺脚，义愤填膺的样子，一口湖南味普通话，读音自然是湖南人腔调，激越起来高亢尖利，听不太明晰，但相当富于感染力。

李老师也骂（批）马尔萨斯，每提及名号前必冠以“臭名昭著”四字。扣上帽子，就像变成了黑帮分子，又像钉子一锤锤敲进16岁少年的心头，让我也跟着记恨马尔萨斯好多年，坚定不移。到后来终于拔出来的时候，早已经锈迹斑斑。

大概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仇，受人唆使的恨，以及虽远必诛的狠，都是这样生成的吧，莫名其妙又浑然天成。

同期挨李文潮老师骂（批）的还有庞巴维克、拉萨尔、巴枯林和杜林，一学期下来，在李老师嘴里：好人不多，坏人不老少。

杜林就是《反杜林论》中的杜林，和我住县粮站的高中同学重名。李老师每骂（批）杜林，我都在课堂下面偷笑，因为我眼前都是同学杜林粉扑扑的笑脸。我想起我的同学杜林经常帮其父亲磨面，磨的小麦粉和玉米粉，有时是上学前，有时是在放学后……

总而言之，马、恩以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大名鼎鼎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李老师嘴里都不是什么好人，哪怕亚当·斯密写出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哪怕他们弄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给人类继承，也只能是批判的继承。

在李老师眼里，好的政治经济学家不多。

我那个时候对人的认识也就好和坏两种，类似地球两极，非南必北，非此即彼，非红即黑。缺位中间，没有过渡，更谈不上缓冲。

教毕《资本论》第一卷，李老师又再教了我们一期《中国古代经济史》，后便不再续教我们。我们班也上升到了教学楼的二楼，辞别了那间黑板上方大写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条幅的底层教室。

大二，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个年轻人。

大三，又换成了个中年人。

但是在感情上，提起大学班主任我想到的第一人还是李文潮老师，相信很多同学和我相似。据说小鸡小鸭孵出蛋壳，认定看见的第一个生物是父母，叽叽呱呱，追随左右，固执得很。

我以少年身份进入大学，懵懵懂懂，认定第一个班主任是唯一的班主任，情理上和小鸡小鸭相通。

大四秋天，我们按计划到湖南湘西实习，预备毕业论文。李文潮老师重蹈旧辙，回到我班担任领队兼指导老师。

有年暑假，我峨眉山旅行夜宿接应殿，被跳蚤咬伤感染，回校第二天就要南下，校医院诊治后，我赶紧报病号，有机会与李文潮老师同乘珍贵的卧铺。

那时火车慢不说，卧铺票尤其金贵稀缺，卧铺票一共三张，我一张，李文潮老师和副领队老师各一张。

那时火车慢，从北京到长沙，跨黄河，越长江，摇摇晃晃要走两晚加一个半白天。我在上铺睡大觉，李老师在铺和别人聊得热火朝天。

彼时客旅，多是出差的公家人，南来北往，景况和最近热播的同名电视剧相似。又逢改革方兴，开放未艾，人都有许多问题甚而困惑，诸如奖金，诸如利润，诸如剥削和伟大的剩余价值理论，正中李教授身为人师的下怀，我观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完全回到了大学一年级教授《资本论》的境界，他干脆青黑卡其布帽也不戴了，拿在手上扇乎着，头发稀疏的大脑门上冒着袅袅蒸汽。

到了饭点，李老师从印有“北京”字样的黑色手提包里掏出面包和鸡蛋分我。

武汉是东西南北交汇站，停车二十分钟。我从卧铺车厢下来，沿站台一直跑到硬座车厢，我们班的同学都在，班长、学习委员和组长眼睛里满是血丝。绿皮车人满为患，闷热难耐，我心中既感慨自己的小确幸，又因占了全班便宜有些隐隐不安。

湖南民委开来一辆小卧车和一辆大轿车，李老师被恭请坐进带窗帘的小卧车后排，剩下的我们就乘大轿车，直接

拉到了省委招待所餐厅接风洗尘。餐桌上猪肘子、红烧鱼、湖南腊肉、清炖鸡……油水丰厚。有地方干部作陪，东北口音，想是南下的“四野”。李老师坐席主桌，左右逢源，周旋应酬间湘音未改，非常春风得意。一身簇新中山装，没再戴软塌的青布帽，头顶光亮着，相当有风度，有点衣锦还乡的派头。

之后我们离开长沙，辗转前往湘西凤凰。

才进县城，就见古牌楼上高挂横幅：“热烈欢迎中央民族学院师生”。这让一众师生受宠若惊。

湘西人淳朴，他们只认开头“中央”两字，并不理会后缀辞汇，上上下下真把我们当成了“中央”。

往后日子，竟有喊冤、上访和送申诉材料的上门找我们师生解决。

我们住的县招待所新楼，屋顶招牌壁立草书“楼外楼”三字，是沈从文侄子黄永玉先生亲笔。

我们的伙食很好，招待所食堂变着花样为我们做吃的。鸡鸭鱼肉，香肠火腿，还有香酥麻雀。湘菜偏辣，北方女生一边抱怨，一边啾啾哈气，并不耽误大快朵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猛。

时年1983，改革开放起步不久，生活尚谈不上富足。以当年食宿标准，扣除刻意优待，看得出湘西物产还是丰饶，沈从文先生小说里所言不虚。

我们是大半月后搬离凤凰的，同学们无不个个脸泛油光。女同学尤其水色桃红，分外妖娆。一个蒙古族女生，直接长胖了六斤，团面细眉，像极了宣传画上幸福的呼伦贝尔蒙古族大嫂。

有个星期六的傍晚，李老师约我们同去探寻沈从文先生故居。一行人乘兴而去，却见得大门紧闭，犬吠声烈，门上告示：家有烈犬，请勿入内。

老师面有愠色，不好发作，师生们悻悻回头，沿古街踏月而归。

期间他派我和另外一个年纪大的同学调查一个偏远人民公社，为此县里还专门派出吉普车和向导为我们服务。

公社名为“柳薄”，社员百分之九十是苗族。沿途风景优美，高山深峡，岩洞瀑布，向导说这里刚拍过《西游记》里水帘洞一集。没错，就是后来的八六版。

苗人穿上盛装欢迎我们，女人头上、胸前佩戴着各式银饰，衣服上绣有复杂的图案，男人们抽出刀就要去为我们杀猪宰羊，还好拦住没让杀，但鸡和鱼还是摆满了长桌，其间载歌载舞，宾主尽欢而散。

喝多了酒，夜阑人静睡不着，和同学相约出门散步。

夜深沉，星灿烂。

满天璀璨倒映在灌满水的稻田里，

稻已收割，水面游动着肥鲫鱼。走在田埂上，高一脚低一脚。有点分不清今夕何夕，天上人间。

银河横亘，繁星似尘，那是我迄今的仅见。包括后来在冰岛，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星空。

那一夜，和同学同榻抵足，相谈深远。

同学是如假包换的官二代，来自呼和浩特，父母均是省部级高官。但同学为人厚道，沉默寡言，成绩一般，他的入读似有落实政策的意思。在我们班，他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

盖因61个同学中，他是唯一的汉人。

注释一句，中央民族学院并不是中央少数民族学院。各民族都有，只是汉族相对较少。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不缺失任何一朵。

实习圆满结业后，我们于国庆前夕返回北京，我和同学的调查报告受到了李文潮老师的肯定。

其实对于调研，我自始至终糊涂，心思全在写诗和看风景上。

好在同学成熟，执笔也严谨，不像我在论文中也要抒情。

调研内容是对比包产到户前后苗族人民生产力的变化，证明生产关系强大的反作用力，非常政治经济学的题目，紧贴我们的专业。所以文章倒也不难，只要如实书写就行。

在凤凰期间，其实还有两个插曲。

其一是某学霸女同学，因爱情引发癔症住进县医院，我们轮流陪护，待病情稳定李老師安排她提前回京。回京后女同学很快恢复健康，没有影响应届毕业生，现在，应已退休。

其二是我因跳蚤咬伤感染引发淋巴肿大，需得去医院输液。在同学的陪同下，打两小时点滴，有护士小姐姐和我们聊天，人漂亮，湘西口音。我们聊当时新出的文学杂志《丑小鸭》，聊北京城的大气磅礴，还聊凤凰县的风土人情，开心之不已……感谢峨眉山接引殿，谢谢跳蚤。

我后来的大学毕业论文其实和湘西之行没有关系。我那时候正读一本书，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著的《寂静的春天》，读后我对环保发生了兴趣，就动手写了篇环境保护论文。

论文开头我引用了书中诗句：“湖中的芦苇已经枯了，也没有鸟儿歌唱……”。

毕业论文内容超前，格式不合八股。所以成绩不理想，勉强从良。也许还是李文潮老师照顾的结果也难说。

毕业以后，我远离京畿，和李老师也便断了联系。有过两次同学聚会，但一次我在西藏骑摩托，另一次我在西班牙，都没有机会抚今忆昔。

事后看了光碟，只见白发的老师、

富态的同学，还是引发了我有关于时光如水，逝者如斯的感叹。彼时电影《芳华》尚未上映，我还说不出影片结尾“芳华不再，面目全非”的台词。

彼时通讯也不发达，只知道李老师女儿后来出国，他自己早已退休。

大概是在2006年，我突然接到李老师电话，也没有什么特殊内容，就是问毕业后的生活和工作。

我有些激动也感到内疚。

我说我以后一定来看您。

老师说，可能没有机会了，你们都好我就放心了。

事后不久，接同学短信，说李老师去世了。

同学还说，李老师在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以后，想方设法几乎跟所有的同学都通了电话……

我明白，这是老师在道别。

李老师在中央民族学院大学工作了一辈子，当过不止一次班主任，但是1980年级这个班，通信代码2803的集体，想必给他印象深刻。

八〇班入校时有61位同学，来自全国五大区22个民族，男生42人，女生19人，年龄最大的29岁，最小的16岁。有14人带工资入学，入学前职务最高的是县委副书记。另有机关干部，商业系统采购员，铁路工人，钢铁工人，船员等等。

入学的第一个国庆，全班到颐和园秋游。李老师当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抓安全，防范我这样的“小孩”涉水上树。结果防不胜防，还是有位来自宁夏的同学爬上高高树梢满不在乎地坐在枝桠上，把李老师吓得不敢，又不敢大声喊，怕惊了同学，只有在树下团团打转好言相劝，诓他下来，一把捉住手时，李老师这才出得长长一口气。

大学一年级，李老师差不多为我们操碎了一颗心。

李老师对我印象一直是小孩子。这缘于刚入学不久，他到我们431宿舍来“家访”，看见了门后贴着的宿舍人员“委任状”，来自于军棋游戏的布局。全宿舍7个同学，人人有份。我封年纪最大的朝鲜族大哥为师长，然后按照关系亲疏依次有藏族、彝族与畲族……分封旅、团、营、连各级，但上礼拜刚和我刚拌过嘴的云南纳西族同学却被我封了个排职以示惩戒。平时严肃的李老师见状噗嗤一笑，连连摇头。从此我这八〇级大学新生，在他眼里就被定格为了“小孩”的段位，再没长大。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入学年龄最大相差12岁的政治系八〇班，不属“老三届”，又避开了“温七九”，在李老师的教学生涯中绝无仅有，所以他印象深刻。

临走，他要了解我们是否都安好。

隘口，永不停歇的山风

□ 颜如玉



用一夜故乡的风雨，
换一生重负的冰雪消融，
我的手足亲密而疼痛。

——题记

母亲这一生最大的怨，便是舅舅和舅妈根本无视她的婚事，在她出嫁那天早早的锁上房门躲去田里干活，甚至在母亲生我们姊妹时连托人捎个问候都没有，更别谈亲自来看望妹子了。

外祖父死得早，外婆双目失明，都说长兄如父，舅舅便是母亲全部的依靠，家乡旧时观念里，出嫁时若有兄长相送，那是做姑娘的骄傲，也是娘家人向婆家的一种交待。但是因为父亲家里穷，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并无一分钱的彩礼送给母亲的娘家。而在那个年代的穷苦小山村，除了嫁姑娘，还有什么可以指望一份收获？舅舅坚决地反对这桩婚事，并且拒绝送亲。

母亲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没有哭，她把外婆脸上皱纹里的尘灰洗净，再把外婆瞎眼里滚出的浑浊的泪水揩干后，跟着父亲，向着山风呼啸的隘口走去。隘口的那一边，是比娘家更为穷困的父亲的家。

从此，娘家破败的堂屋那高高的门槛，便成了梗在母亲心头的一根巨椽，沉甸甸地横在心上。做哥哥的如此绝情，让母亲寒了心，在她很少言说的心事里，这是她惟一最难放下的伤痕，也是她一生都难解的幽怨。

那灰黄色的隘口，隔绝了母亲和娘家的一切。

偶尔一次回娘家都匆匆来去，没有些许亲人重逢的亲密与欢喜。

那一年冬天，舅舅家里遭受了重大变故——因为穷，舅舅在无可奈何之下作出了那个年头最难堪也最实惠的选择——换亲，表哥与表妹与邻村的一对兄妹互相成就了婚姻。而我的表妹当年才十八岁。可是在一年之后，对方家的女儿却突然丢下嗷嗷待哺的孩子悄悄地离开了家便无消息。一家人寻遍了山村的角落，却再也没有等到她的回来。后来有传言说她跟着邻村恋爱几年的小伙远走了。亲家带着大帮人找上门来要人，并且一纸诉状告到乡里，从未经历过如此事故的舅舅没了主意，终于捎信给已经进城居住的母亲。

我陪着急匆匆的母亲，翻越了那个黄土飞扬的隘口，一种逼人的悲悒仿佛就要从沉默伫着的隘口两旁溢了出来，而寒冬的山风吹乱了母亲的头发，也吹乱了她沉闷多年的心事……

舅舅高高挽着的裤腿上泥浆未褪，脚上套着破旧胶鞋，一切都在默默中诉说了这毫无起色的生活困境。他凄惶的目光，装着编竹筐而躲闪母亲，后来终是坚持不住，叫了声妹子。母亲没有答应，轻轻掏了钱，让表哥去打理官司。简单用饭后执意当天就回，舅舅知道挽留不住，闷着声音吩咐表哥：提了盐菜缸豆，送你姑到隘口。母亲听说，微微侧了头，眼睛有些红，转开目光，呆呆地站在结着冰条的屋檐下环视破旧的院落，将长长的叹息咽了下去。而始终没有再看舅舅。

走时母亲与舅舅擦身而过，我却看见檐下凝着的根根冰条，正在一滴又一滴地渐渐消融……

回来以后，母亲一改从前对娘家只字不提的沉静，总是讲一些她小时和舅舅一起背煤赶集放牛偷豆子的事，也讲起舅舅的困境，眼睛里露出一种忧虑与伤怀。父亲说放不下就常回去看看，可是母亲却说不。这淡漠的延续，是母亲固守那份心伤不肯原谅舅舅，还是她害怕重新面对舅舅凄惶与愧疚的目光？

舅妈去世那年，也是我陪着托着病体的她飞奔着往娘家赶。那个心甘情愿为舅舅而劳作了一生的女人的逝去，几乎一夜之间，让舅舅的老态全然露了出来。他一见风尘仆仆的母亲，憔悴不堪

的脸上泛起一层光亮。而母亲始终没有哭，里里外外，招呼应酬，做饭裁剪，请神唱祭，日以继日地帮着料理完丧事。临走前一天晚上，母亲望着这个没有女人的家，也是无言。舅舅亦不语，在角落低头抽呛人的叶子烟，烟雾罩住了他的脸，只能看见长长的烟杆那头闪烁的一点红光，虚弱地燃着沉重的心酸。他的头发全白了，艰难岁月在脸上刻下的皱纹也愈显得深而长，那苍老而略有些佝偻的身躯映衬下，眼睛里的泪光也显得疲惫不堪。

好几次，我看见他对着母亲欲言又止，到了最后，还是无语。

次日清晨，舅舅早早叫喊起表哥，让他做了当年母亲最喜欢吃的酸菜土豆汤，母亲默默地喝着，直到喝完。那天细雨蒙蒙，舅舅拿了破伞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到了隘口，他还要送。母亲阻止了。他也不再坚持，站在雨里，隘口的晨风鼓起了他的旧衣襟，雨水顺着布满密密皱纹的额角淌下，目送着我们转弯、上坎、下山，早已忘了手中的破伞。

走出很远了，看见舅舅模糊的身影还在眺望，那孤伶伶的影子就这样固执地立在隘口，直到剩下一个黑点。我的喉头哽住了，而母亲猛地低了头，强忍了几十年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无声无息地滴落在手背……

如今母亲离娘家越发远了，回家一趟也是难得。但每到过年，舅舅总是打发表哥背了我们都喜欢吃的腊肉、缸豆等物什来看母亲。母亲总是平静如水，我不知道她心中的那块结是否还在心中纠缠，也不知道舅舅心头几十年的重负有没有些微的宽释。但我明白，那曾经苍白无力地淹没在无边无际贫穷里的亲情，已随着那一段苍凉的人生的结束而苏醒。

那永远伫立着的隘口，如今依然把我的故土远隔在现代文明之外，在清翠与灰黄的色彩调和里，显示着它独有的苍劲和衰弱。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那灰黄的隘口，山风在不停地扬起尘土，卷起滚滚往事，遥远而又亲近地，一次又一次向我的心头袭来。

或者这永不停歇的山风，是想把那古老而陈旧了的往事吹散，把那年那月的恩怨与伤痕卷走，让父辈们贫苦的故事永不再来？

“屠夫”的花园

□郑晓霞



我的父亲，是一位卖肉的“屠夫”，也是一名“种花郎”。

上次叫着“爸爸”，已是八年前了。回忆有些许久远，但一想起父亲，我眼前总一下子就浮现出一张可亲的笑脸：或许是因为多年前久别重逢的那个夜晚，我和哥哥坐在父亲电动车后面，夏日的凉风迎面拂来，我双手抱紧的那个高大的后背；也或许是某个夜晚，紧紧牵着我小手走向朋友药店去的那一双宽厚有力量的大手……我该如何描述我的父亲呢，也许是在一声声遗憾的呼唤和一滴滴不可控的泪珠里，颤抖的手依然执着地写下每一个与父亲相关的文字。

在外求学的这些年，我鲜少回家。每次回家，回到我小时候成长的那个家，会看到父亲当年栽下的花儿与草不见了踪影，冰冷的水泥地会照映不出我小时候老宅幸福的模样，思绪便要执念般地飘回那一段珍藏了许久的旧时光。老宅那时候是遍地的欢声笑语。潮汕人不止信奉“天公”“老爷”，也信奉“多子多福”。所以，父亲有兄弟姐妹五人。小时候只知道父亲是长子，叔叔的孩子都叫父亲为大伯。但是后来阿嬷和我说，父亲上面本来有一个哥哥的，只是七岁便早夭了。这让我想起高尔基在《童年》里写到阿廖沙的外祖母生了十八个孩子，但只存活了三个的事。我并非进行比较，表示阿嬷相对幸运。虽然阿嬷当时和我讲的时候，语气平淡得仿佛我早夭的大伯不是她的孩子，但是长大后的我能理解，时间确实会冲淡那份念想，但不会让它消失，除非他们下次“见面”时，才能真正释怀。

我们这一代，兄妹四人。我十三岁离家读书，出了潮汕那个圈子才意识到兄妹四人是“大户”，不同于四川或者江浙等地独生子女较多，潮汕地区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三四个小孩。独生子女几乎见不到，属于“稀有物种”，因为我小时候从未见过。所以，这么多孩子的一个家，到底是热闹的，连同我们家那条巷子，哥哥姐姐妹妹弟弟，许许多多……

父亲的身份是一名“屠夫”，但是不纯粹，他虽和他的姐夫一起卖猪肉，但也开过兔子养殖场。这么一个身份，总让我长大后觉得与他“种花郎”的行为有些割裂，但是小时候不觉得，因为不懂得，只觉得那是他每天所做的事，无什么“爱好”一说。

父亲极爱花，所以我们家很像一个大花园。老宅有两扇门，外门和内门。外门相对矮，一推开想找谁还得朝着内门喊几声才行。父亲养了两大株三角梅，一株紫一株红，且造型独特。红色的那株被父亲引上外门做了个花冠，每次花冠的枝条高耸时，总给人一种“遮天蔽日”之感，即使在白天，院子里都会感觉暗暗的。小时候，父亲每次架着梯子修剪枝条时，都会吩咐我和哥哥在下面的把枝条拢在一起，扔到远点没有人踩的地儿，因为三角梅的枝条上有刺。等全部修剪好后，院子里一下子就视野开阔了，竟让人觉得“豁然开朗”。紫色的株则被修剪成团簇的如绣球，甚是漂亮。外门右侧是一棵从不结果的橘子树，其实是不是橘子树我也不清楚，爷爷和爸爸是这么说的。爷爷总喜欢把这颗橘子树修得方方正正的。外门进来的内侧也是两棵一样的橘子树，依旧不会结果，但会被修成圆形的，许是有什么“天圆地方”的寓意。但是小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那棵方正的橘子树了，不高还挺矮的，但是特别能掉叶子，每天都扫一堆，而且还藏着掖着的掉。往里走，内门外也有两个大的盆栽，叶子又硬又长。小时候家里养过一只猫，它磨爪子时老爱去挠那盆栽的树干。力道不大，但日积月累！挠出了很深的印子，父亲见了，也只是无声地用眼神与我进行了控诉。进了家里，天井下一排兰草。而院子里，可不只是这些个植物，有黄桷兰、百合、仙人掌、夜来香……

黄桷兰还未绽放，仅是小有花苞时，就已经引得路过的行人将伸到院外的摘了去。每次我看到时，总是气鼓鼓的，总觉得那是我们家的黄桷兰，每一颗花苞无论是掉与否，都不应由旁人将其摘了去。夜来香是母亲喜欢的，开花极香，也便于母亲教训我和哥哥时，让我们自己折下枝条，褪去叶子，再交由她用来责罚我们，不伤骨，但确实实

肉疼。小时候母亲还和我们说，晚上夜来香的香味会引来蛇，以致我一到晚上就不敢往它跟前凑。

院子里还有一块细长的院中园，父亲种的全是果树：有莲雾、杨桃、甘蔗、释迦、百香果、龙眼等，地上夹种了草药。不同于鲁迅的“三味书屋”，我们家是“百花园”。爷爷爱喝蛋汤，又担心买到人造鸡蛋，许是小时候这种新闻太多了，爷爷便养了几只鸡，于是园中草药尽失，成了光秃秃的沙地。可是父亲并没有放过园中任何可以养花的地儿，所以不知道是哪一年，一棵“白牡丹”，被父亲用一个高高的花盆装进去放在了院中。爷爷养的鸡对没有果实的花和树是不感兴趣的，所以“白牡丹”肆意生长。等到我注意到它时，它那粗壮的藤已如父亲健壮的臂膀将花盆挣裂开来，并迅速往楼顶窜上去。等我再次打开楼顶的门时，“白牡丹”已然栖息在上面，将楼顶铺满，从此楼顶便成为了它的领地，让我无从下脚。父亲也从不修剪，任其自由生长！小时候的我没问过为什么，觉得“自有其道理”，长大后我也没有问，还是觉得自有其道理。所以，那片白牡丹，就让它自由生长吧！

父亲的兰草，于我而言不开花时与其它杂草别无差别，但是父亲总是在其面前徘徊。父亲用来浇花的除了自来水，还有洗过鱼池的水，它们浇在花土上，那些花儿便会长得格外好。邻居或是父亲认识的朋友养不好的花草，到了父亲手里，总可以养得很好。可我也没见过父亲有什么特殊的方法，许是他在养护花草的时候，也给了它们自由吧。

小时候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只觉得漂亮或是新奇，父亲也用他的相机为我和这些花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长大后看到这些花花草草，我常常疑惑：父亲作为一个“屠夫”或是小生意人，为何这么钟情于种这些花花草草，还种得这样好！是否在他的心里，也有一个恣意的少年郎，在自由生长。

而今，人去花也无。当年由他亲手种的花草，也随主人去了。当年的锦簇花团，被冰冷的水泥地掩埋。老宅子没了生气，日渐衰败。小巷里的人家，都渐渐搬离，没有了欢声笑语，也没了夜晚一片漆黑时，那照亮前方的一盏盏灯。我徘徊在老宅前，不敢进去，即使钥匙攥在手里，也不敢。

许多年后，我却想要留住当年父亲和花的记忆，还有我童年里的老宅样子，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欢声笑语呢！

在上里古镇

□肖水泉

上里古镇，岁月悠悠，宛如一幅细腻勾勒、跨越千年的水墨画卷，在时光的深处静静铺陈。历史的车轮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辙印。从汉前的青衣羌人领地，到汉隋间的严道县治，再到唐初的临邛郡属，最终融入雅州府的怀抱，每一次归属的更迭，都是古镇命运波折的注脚，也映照出它偏居一隅、与世无争的独特韵味。这份远离尘嚣的宁静，让古镇得以保存那份难能可贵的古朴与纯真，仿佛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

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逐渐淡出，上里古镇仿佛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但正是这份遗忘，成就了它今日的风貌。古镇的每一块青石板路、每一扇雕花窗棂，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讲述着古老而动人的故事。游人漫步其间，不仅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更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与千年前的灵魂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体验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共鸣。

上里，这片古老的土地，曾是青衣羌人的繁衍生息之地。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以及汉文化的涌入，两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孕育了独特的地域风情。作为唐蕃古道上的重要节点，上里古镇不仅是茶马互市的繁华之所，更是边茶贸易的咽喉要地。一座座古桥，如同彩虹横跨溪流，不仅连接了两岸，更连接了古今，引领着旅人步入一个充满故事

的“聚宝盆”。沿溪而上，不过数里之遥，便能遇见十余座形态各异的古桥。它们既是工匠艺术的结晶，也是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见证。其中，高桥经历了两百余年的风霜洗礼依旧傲然挺立，如今成为了古镇的标志性景观。其三卷拱的设计，不仅让桥身与周围的山林相映成趣，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通行方式，吸引着无数艺术家前来用画笔捕捉这份不朽的美丽。

而二仙桥，则以其浪漫的传说和优美的身姿，成为了情侣们的浪漫圣地。桥上的每一块石头，都似乎在低语着那段神仙下凡的佳话，让走过的人不禁沉醉于这份超脱凡尘的美好之中。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足迹遍及这片土地，为上里古镇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红军的到来，不仅改变了

古镇的命运，也留下了宝贵的革命遗产。四十余幅红军石刻标语，如同历史的烽火，穿越时空的阻隔，依然闪耀着光芒。这些标语，简洁有力，直指人心，不仅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抗争与希望，也成为了后人缅怀先烈、传承红色精神的重要载体。

解放前，当地群众冒着重重危险，用石灰和泥土保护了这些珍贵的石刻，使之免遭破坏。解放后，这些革命文物重见天日，成为了进行革命教育的生动教材。上里古镇也因此成为了长征精神的重要传承地。

在古镇的一隅，韩家大院静静伫立，诉说着一个家族的辉煌与沧桑。这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四合院，以其精湛的雕刻工艺、合理的空间布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清代民居的典范。大院内的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匠人的匠心独运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七星抱月”的布局到“步步高升”的寓意，从精美的木雕到寓意吉祥的天井，韩家大院不仅是一座建筑的杰作，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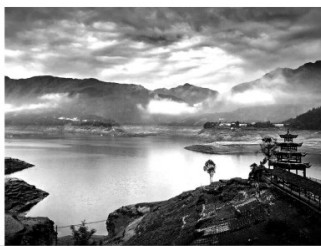
“韩家银子”的传说，让这座大院更添了几分神秘与传奇的色彩。韩氏家族以经商起家，逐渐涉足官场，人才辈出，荣耀一时。大院内的“踩草梭镖”匾额，见证了韩家子弟的英勇与豪迈。而那一块块雕刻精美的石板，则记录了他们耕读传家、勤劳致富的点点滴滴。

上里古镇，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璀璨明珠，见证了无数商旅的来来往往，也承载了无数人的梦想与希望。虽然古道已不复当年的繁华，但那份历史的沉淀与文化的积淀，却如同茶香一般，历久弥新，吸引着无数旅人前来探寻。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感受到那份超越时间的宁静与美好。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上里古镇，用它那不变的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诉说着一个个关于历史、文化和人性的故事。在这里，你可以是旁观者，也可以是参与者，每一次的驻足与凝视，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雅女湖畔

□ 杨剑鸿



我初次踏足瓦屋山，正值国庆长假。每逢长假将至，心中自是无比喜悦，但喜悦过后却又无比纠结。纠结的是应该到何处寻觅一方宁静之所？都市近郊的喧嚣早已让人心生厌倦，远行又怕遭遇堵车之苦，如此一来，再美的风景也难免被烦躁的情绪所掩盖。正当我踌躇之际，友人向我推荐了瓦屋山，提议去那里小住几日，享受一份远离尘嚣的宁静。心动之余，我决定携家人一同前往。

十月三日，我们特意避开了出行高峰，怀揣着愉悦的心情踏上了旅程。沿着成雅高速前行，途经新津、蒲江，抵达雅安，随后从雅安东金鸡关出口下高速，沿雅州大道行进，过雅安大桥后左转进入羌江南路，再左转至育才路，途中经过了周公山、望鱼古镇，最终抵达雅女湖畔的洪瓦路。沿湖行驶约六公里，“雅趣园”便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雅趣园”的建筑风格别具一格，两座木楼搭配着青瓦飞檐，颇具川西土司寨子的韵味。它依山傍水，坐落在雅女湖畔，与瓦屋山景区遥遥相对。即便中间隔着山峰，瓦屋山的主峰在白日里依然若隐若现到了夜晚后，山后灯火通明，仿佛在诉说着山门前的繁华。

与普通的农家乐相比，“雅趣园”更显雅致。主楼正堂屋的门额上高悬着写有“雅趣园”的草书门匾，笔力道劲又不失飘逸。堂屋空间虽略显狭窄，却能容纳两张可坐十人的圆桌。穿过耳门，堂屋背面豁然开朗，一个约八十平米的宽敞平台出现在眼前，中间可摆放四张大圆桌，两侧各设有四张用作茶几和卡座的小方桌。厅正中悬挂着一块“一览湖山”的牌匾，两侧木柱上悬挂着三幅对联，浓厚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站在栏杆旁，桂花的余香萦绕在鼻腔，眼前是葱郁的树木、波光粼粼的湖

水、连绵的青山以及茫茫云雾。若不是左右厢房传来的麻将声，真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仙境。

更令人赞叹的是，主楼左侧与住宿楼左前方矗立着两块草书的石碑。岁月侵蚀下，字迹已难辨认，却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考古”。询问老板后，方知碑上刻的是“宜清常”与“极大观”，令人不禁联想到峨眉山见过的“虫二”，引发无限遐想。这两块斑驳的石碑，为雅趣园增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

老板姓霍，为人勤快豁达；老板娘则朴实本分。他们的祖辈可追溯至霍去病时期，据说老板的祖父曾是民国政府时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麾下的得力爱将，官至七县剿匪总司令，家族在柳江瓦屋山一带曾是名门望族。大西南解放时，老板的祖父被镇压，家产被没收，家族成员四散逃亡。老板的父亲年轻时被安置在瓦屋山，凭借勤劳以及改革开放的机遇，一家人逐渐富裕起来，十多年前投资开办了“雅趣园”客栈。如今，这里已成为柳江、望鱼及瓦屋山周边最成功的客栈之一，游客络绎不绝，其中有许多是回头客。游客称赞这里环境宜人、文化底蕴深厚，老板和蔼可亲，老板娘朴实无华，价格合理，饮食美味，住宿舒适还服务热情周到，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在“雅趣园”住了两晚，夜晚宁静而又惬意。抵达的第一天下午，小憩两小时后，我坐在木楼长廊上面对湖光山色，再次捧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眼前的湖泊仿佛化作了圣地亚哥与鲨鱼搏斗的海洋，老人的那句“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的话深深触动了。在这静谧的环境中，我静心阅读，感悟也愈发深刻起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前往瓦屋山景区。尽管景区正在重新规划建设，道路施工略显杂乱，但越往里走，满山的翠绿、云雾缭绕的景象、山泉的清澈以及潺潺的流水，无一不让人心旷神怡。在灵祖殿，见许多老人和小孩对菩萨神灵虔诚地顶礼膜拜，而我则仔细研究起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来，却始终未能参透其中的奥妙。沿着山路往上走，拐弯处有一小水潭，泉水清澈见底，颇有“清泉石上流”的雅致意境。我们在此玩水、洗手和拍照留念。我捡到了一块巴掌大小的青石，上面布有白色条纹，看起来沧桑而厚重，我十分喜爱。女儿也捡到了一块平滑如豆腐块的粉红色石片，还反复询问谁捡的石头更好看，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晚饭时分，天空悄然飘起了小雨，

黑夜仿若提前赶来赴约。老板精心为我们烹饪了一大锅雅女湖的白鲢，还将钓客钓来的小鲫鱼裹上面粉油炸，刹那间，香气四溢，弥漫了整个空间。同行的老刘要来了十几条炸鲫鱼，邀请我们一起品尝。无论是大鱼还是小鱼，肉质都细腻鲜嫩得如同上等的丝绸，入口即化，口感堪称一绝。我兴致勃勃地拿出珍藏的两瓶“金六福”，与朋友们围坐在一起，悠然小酌。大家一边谈古论今，话语间满是对往昔岁月的感慨和对当下生活的热爱，一边不忘享受着美酒佳肴，味蕾在舌尖上欢快地舞蹈。此时，夜莺也像是受到了这欢乐氛围的感染，在枝头婉转歌唱。檐外，雅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打在屋檐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而口中，雅鱼的清香久久萦绕，令人回味无穷。目光穿过如诗如画的雨夜，遥望雅女湖，只见湖面在夜色中朦胧一片，泛着神秘的夜光，仿佛梦幻之境。在这一瞬间，雅雨、雅鱼与雅女湖的“三雅”完美地融合为一体，美妙难言。我们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忍不住地赞叹，又一边举杯畅饮着激动地击掌，情绪高涨之时，差点就要引吭高歌。在这美丽的雅女湖畔，一群原本素不相识的游人，因为一处美景、一种情怀、同一张桌子、同吃一条雅鱼、同喝一份酒以及一份感动，就这样忘却了尘世的纷扰，仿若在江湖中自在逍遥——可谓难忘今宵，醉在今宵，也乐在今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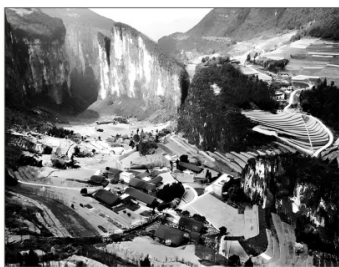
在百度上我未搜寻到“雅女湖”的名字，同行的老徐和老李告诉我：雅女湖是当地人的叫法，这个湖也被称为瓦屋山水库，它是由峨眉后山与瓦屋山流下的雪水汇聚而成的，这些纯净的水源养育了瓦屋山人，所以当地人也亲切地称它为“仙女湖”。

美好的时光总是如白驹过隙，匆匆流逝，转瞬之间便已到了归期。第三天一大早，我们便驱车踏上归程，沿途经雅安、名山、平乐古镇和邛崃，沿成温邛公路返回成都。离开时，雅女湖宛如一位才刚刚从沉睡中苏醒的佳人。车沿着洪瓦路疾驰，窗外的景色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流动画卷：公路上的汽车往来穿梭，山间云雾似轻纱般袅袅轻舞，瓦屋山水库宛如一片巨大的明镜，河畔的人家错落分布，星星点点……想起小学课本中那些如诗如画的景致，此刻一一鲜活地呈现在眼前。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雅女湖，这里有令人难以割舍的青山绿水，有让人难以忘怀的富氧离子，更有那段在山水间度过的宁静时光。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再次来访，与这美丽的雅女湖重逢！

原乡记事

□ 郝冰兰



眼前的老院子破败不堪，荒草丛生。我不止一次来到这个院子，总被一种深厚的乡土气息包裹。那是陈年木梁的腐朽气息，也有雨后泥土的腥甜气息，以及时光本身那难以言喻的气息。

老院子旧时原是一户地主人家产业。正房三空，偏房一空。土改时分给了三户人家，左边偏房里是李家，右边正房里是卫家，我家因人多，分到了中间的两空。

整个院落，被一道厚重的土围墙严密地圈了起来。院子右前方有一个“龙门子”的旧痕，只是门早已不见踪影，唯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兀自挺立，成为我们这院人进出的主要通道。左前方围墙上还开了一扇小小的院门。院子右边是约一百平方米的石灰沙浆院坝，是大家晾晒、劳作、孩子们疯玩奔跑的公共空间；左边则是一块约四十平米的菜地，分给了我家人耕种。正房右侧也是菜地，属于卫大爷家。房子后面，还有一片位于高坎上的地，种着几棵桃树。院子的左前角，父亲修了一个地圈，栽了一棵桑树。院子的左上角，卫家幺奶奶则在房子旁建起了自家的地圈和茅厕。好好的一个宅基，就这样被分割、填补，在柴米油盐和牲畜粪便的气息中，顽强地承载着三十多口人的烟火日子。

二

1974年的端午节，我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母亲后来无数次地向我描述过那个清晨：阵痛骤然袭来时，她正独自攀爬家中那道狭窄而陡峭的木楼梯，挣扎着想回到阁楼的卧房。就在那摇摇晃晃且咯吱作响的木梯上，在昏暗与仓皇之间，我降生了。奶奶闻声踉跄赶来，情急之下，随手在楼梯旁的木板隔断上拾起一把生了锈的镰刀，割断了我与母亲血肉相连的脐带，然后奶奶搀扶着虚脱的母亲，艰难地挪上了阁楼那张窄小的木床。而我人生的起点，就此印刻在那道粗糙而又带着木质纹理与铁锈腥气的楼梯上。两年后，我的妹妹亦几乎复刻了我的登场方式，也在同一方低矮的阁楼里呱呱坠地。

爷爷奶奶共生育了10个子女，成长起来7个。我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二，后来成了长兄。后面分别是我的4位叔叔：三爸、四爸、七爸、八爸；还有两位姑姑：一位是芳嬢长我8岁，另一位是蓉嬢只比我大3岁。连同年迈的老祖公、老祖婆一大家子，这浩浩荡荡的十几口人，就生生挤在这两空木屋里。

每空屋子都被隔成了前后两间。右边那间的后头，还多延伸出几米，成了烟熏火燎的灶房。于是，楼上楼下，总共隔出了八间鸽笼般的居所。两空屋子都配有独立的木楼梯直通阁楼。阁楼低矮，倾斜的屋顶覆盖着青瓦，由木椽子支撑，同样被隔成了前后两小间，光线昏暗不堪。

老祖公与老祖婆蜗居在右边屋底楼的后间，爷爷奶奶则挤在右边阁楼的后间，两个嬢嬢占据的是右边阁楼的前间。七爸和八爸是在左边屋底楼的后间，三爸与四爸则住在左边阁楼的前间。而我们一家四口——父亲、母亲、刚出生的妹妹和我，就蜷缩在左边阁楼的后间。

每一间房，都只有一张窄得不能再窄的木板床，两个人挤一张。我们的隔间勉强塞下了两张小木床，一张归父亲和我，一张归母亲和妹妹。两张床成“丁”字形摆放，死死卡在犄角。剩下的一个角落，放母亲的嫁妆——一个笨重的木柜子，柜顶摆着一个木箱子，里

面塞着我们四口人全部的衣物。床与柜之间，仅留一条窄缝，只能容一人侧身小心翼翼地通过。底楼的房间尚有小小的窗户透气，而阁楼上的房间，只有瓦缝透下的微光，每到夏日里，房内如同蒸笼，闷热得令人窒息，睡梦中常被闷热和汗水浸透惊醒。

右边屋的底楼前间，是全家人勉强活动的公共空间。左后角摆着一张厚重的八仙桌，是全家人围坐吃饭的地方。右前角，则挖了一个独特的地火炉，火炉是在地上掘出约莫五十公分见方的土坑，四周用黄泥垒起三十公分高的土台，中间留出圆形炉膛填煤燃烧。炉子上架有一张特制的“火桌子”，桌面由两块活动木板拼成，做饭时取下，吃饭时盖上。炉台除了炉心，其余地方都用黄泥抹平整，可以临时放置些蒸熟的洋芋和红苕——那是小孩子们最美味的零食。

右边底楼的后间住的是老祖公和老祖婆，有一条幽暗的过道从他们床头通向最后面的灶房。灶房里有一个巨大的土灶专烧柴禾，人口众多，一家人一日三餐的大锅饭，大多在这里烟熏火燎地操持。灶房的右侧，有一架木梯斜斜地搭着，是通往右边屋二楼的阁楼。

三

院子本身，忠实地记录着一家人在时代里的烙印和生活的重压。院子里的五位老人，总有各自的故事。

夏夜里，卫大爷爷总坐在屋前的石台子上，他手里捋着飘垂胸前的长长白须，而我们这群孩子早已围在他身边。卫大爷爷说话的声音透着神秘：“那棵大柿子树……树顶的枝叶里，住着个树精呢。”孩子们立时噤声，卫大爷爷接着说：“那树精是妖艳的红色，专找那走在最后的孩子，然后悄没声息地从后面勒住你的脖子，再飞到曹家院子的那棵柿子树上去。”人群中突然爆出压抑的惊呼，小小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同伴身后缩去。接下来的情节每晚总在变，不变的是那深入骨髓的凉意和惊惧。在没有电灯，没有电视的乡村长夜里，这是最初最令人心悸的精神食粮。故事散场，我们挤挤挨挨地逃回家中。院角那

间孤零零的茅厕，成了遥不可及的恐怖之地，没有母亲陪着宁愿憋着，也绝不敢在深夜独自踏入那片阴影。

卫大奶奶灰白干枯的头发总蓬乱地堆在头顶，她的腰弯得很厉害，从未直起来过。她精心侍弄着菜地里那一小畦鸡冠花，每逢赶场的日子，她便小心采下那些开得最盛的花头，密密地排放在一只竹篮里，步履蹒跚地提去集市。花开时节卖鲜红，花谢了便卖晒干的深紫，竹篮里红艳如火焰的鸡冠花，竟是一年四季也未曾熄灭过，映着她弯曲如弓的脊背，日复一日又年复一年。

李家的么奶奶在老院里是位极安静的存在。印象中，她似乎既不操持繁重家务，也从不下地干农活。每日里，只见她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然后便坐在自家门外。她不嚼舌根，不议是非，连儿孙辈们的纷扰，似乎也难入她的眼，扰不动她那份近乎凝固的平静。然而，那一年闷热的午后，这份死水般的平静被骤然打破。她年幼的孙子五哥，那时也只有几岁，不知被怎样一股邪火点燃，竟拎起一把菜刀跌跌撞撞地要追砍自己的奶奶！么奶奶惊惶失措，朝着龙门子的方向尖叫奔逃，菜刀寒光闪烁，映着孩子脸上不合年龄的狠戾。就在那刀锋几乎要劈砍下来的千钧一发之际，我爷爷一把攥住了五哥挥舞菜刀的手腕，硬生生将刀夺下，狠狠掷在地上。

至于我的老祖公和老祖婆，他们在我记忆深处的影子早已模糊不清。听大人们讲，老祖公晚年“失忆”了，可他唯独没忘一门手艺：用晾晒得金黄干透的稻草一圈圈、一层层地耐心编结成厚实圆润的草墩子。这些草墩垫在冷硬的木凳或石头上，坐上去温软又暖和。老祖公每打好一个，便乐呵呵地拎着送给生产队里的人。乡亲们感念他年高，又怜他心性如同孩童，每见他送草墩来，便拿出自家珍贵的鸡蛋或煮或煎塞到他手里，老祖公便笑得咧开了没牙的嘴，那纯粹的欢喜驱使他转身又去抱下一捆稻草，乐此不疲。而我的老祖婆，据说娘家在邻村是颇有声望的富户，她的威严在院子里是出了名的，脾气大，治家更是严苛，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嬢嬢们，在她面前无不屏气敛息，噤若寒

蝉，都说她“骂人很有水平”，那是一种不动声色却直指要害的锋利，能轻易剥开人的脸面，让人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却又无法辩驳。

这五位盘桓在我生命最初混沌记忆里的老人，如同老院瓦檐上悄然滑落的露珠，在我尚未来得及看清他们的面容和读懂他们的故事时，便已无声无息地消散在时光的薄雾深处。他们的离去，带走了那个院子的某种魂魄，只留下我们这些懵懂的孩童，在渐渐空旷的院落里，一次次地隐约触摸到生命终将消散的冰凉轮廓。

四

四十三年风尘，未能挪动那座孤坟半分，它依旧卑微地蜷缩在早已硬化成水泥路的耕作道下。石灰抹就的简陋坟面，被岁月啃噬得斑驳不堪，上面刻着的名字也已漫漶不清——那是父亲的名字，以及立碑人——母亲、妹妹和我。

童年的记忆里，父亲的面目模糊如同水中倒影，唯有一个“忙”字深深烙印。他总在田埂上消失，又在牛棚里隐现，夜色成了我们唯一的交集。窄小的床铺上，我只能蜷缩在另一头，紧贴着他年轻而结实的双腿入睡，那温热有力的触感，是我关于父亲唯一清晰的温度。

唯一完整的故事，发生在那个夏天。父亲带回一双金黄色的塑料水晶凉鞋，晶莹透亮。在满村尽是布鞋、草鞋甚至光脚丫奔跑的同伴中，这双凉鞋宛如神赐珍宝。我成了整个夏天最骄傲的孩子，连跳进香林堰浑浊的水里嬉闹，也固执地穿着它。直到那个下午，堰水没过我的下巴，一只水晶凉鞋竟从脚上滑脱，瞬间消失在浑浊的水流深处。我徒劳地摸索，伙伴们四处翻找，终究一无所获。傍晚归家，迎接我的是父亲手中微微颤动的竹条，他一把将我拎起，竹条带着风声落下——记不清痛楚是否尖锐，也忘了父亲的神情，只记得竹条抽在屁股、双腿上那接连不断的“啪啪”声……

那年秋收，父亲在雨水里割了一整天稻子，回来时便裹着一身滚烫倒下。第二天被送到镇医院。第三天清晨，芳

娘带着哭腔摇晃我：“快起来，你父亲死了！”我懵懂地爬起，院里已是嘈杂一片。母亲瘫坐在地，哭声撕心裂肺；六岁的妹妹像只受惊的小兔，紧贴着她，眼神空茫。生产队的人挤满了院子，沉甸甸的目光压在我们母女三人身上，如同无声的叹息。而我心中竟无一丝伤悲。无人带我去看父亲最后一面，我也未曾想到要去。葬礼仓促如风卷枯叶，他被匆匆放入生产队耕作道路下的浅坑，覆上泥土，坟面由石灰草草抹平，再刻上名字。父亲就这样被大地吞没，生命永远定格在三十三岁。闷热潮湿的雨日里，他抛下了三十岁的母亲、八岁的我和六岁的妹妹。

可八岁的我固执地认定，他没有死，只是睡得太沉了。我常常独自来到那简陋的坟边，蹲在石灰涂抹的新坟旁。新开垦的水田环绕四周，远处几株桐子树孤零零地站着，枝头常有乌鸦聒噪。我没有眼泪，没有哭声，甚至没有悲伤，一个孩子长久地沉默着，在空旷的田野上，固执地等待一扇永不会开启的门。后来两年，我莫名的牙龈疼痛如鬼魅缠身，母亲带我四处求医，医生们也查不出缘由。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绵延的钝痛，是悲伤在我幼小身体里找到的隐秘出口，它无声地噬咬着，代替了未能流出的眼泪。

时光流逝，父亲的形象才从母亲和亲人的只言片语中艰难拼凑。原来他那么能干：生产队的牛曾被照料得健硕油亮；他还是个赤脚医生，会用自制的酸菜给牛治病；他那双打我时毫不留情的手，竟也灵巧得很，能劈开竹子编出结实的背篋、竹篮、撮箕……母亲说，他们甚至悄悄计划着，再给我们添个弟弟，传宗接代。强表叔对父亲的讲述则更早一些，带着些山林深处的寒气。他说父亲年轻时，为补贴家用，常钻进深山里背木头、砍竹子……沉重的木头和成捆的竹子压弯了他年轻的脊背，换来了微薄的收入，也换来了蚀骨的寒湿。“年纪轻轻，那腿就疼得走不动喽！”强表叔叹道。原来夺命的并非那场高烧，而是积年的寒湿在冷雨浇灌下，彻底冲垮了他那早已不堪重负的年轻躯体。

从此，我心底便刻下了一个冰冷的

概念：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他的面容，如同被水洗过的墨迹，在我记忆里彻底涸开、消散，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称谓。直到前年冬天，四爸给我看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全家福。他指向照片中一张陌生的年轻面孔——你的父亲！照片里的他，彼时尚未成家，身姿挺拔，眉目间英气逼人。那清晰分明的五官，炯炯有神的眼睛，穿透了四十多年尘封的岁月，如此真实又如此锐利地刺入我的眼帘。原来他真真切切地存在过，在这个世界上，在我的血脉源头！

一股滚烫的洪流猛地冲垮心防，喉咙里爆发出压抑了半个世纪的呜咽，随即是撕心裂肺的嚎啕，泪水决堤般奔涌，滚烫地砸在冰冷的相纸上……我哭得浑身颤抖，像个迷路多年终于找到家门的孩子。

四十三年光阴流转，坟茔依旧。那石灰抹就的灰白坟面，那深深勒进时光的名字，连同那个守候在坟头不肯离去的小小身影，都成了岁月无法漂白的印记。

五

许多年后，我的内心总有一种奔跑的渴望，如同脉搏般从未停歇。那印记的源头，是老院子里无拘无束的疯跑。没有电灯，没有荧屏，院坝中央几轮清脆的“手心手背”拍击声后，“逮麼麼”便应声而出，剩下的我们，立时化作一阵风，卷过院坝，扑向菜地，又呼啸着冲出“龙门子”，撞破了院墙的寂静……

那奔跑本身，那泥土的气息，那伙伴们毫无隔阂的喧闹，便是疗愈一切的药。我们就在这不断的磕碰、哭喊与破涕为笑中，变得皮实、爽朗、筋骨强健。那源自泥土的柔韧和自在，早已融入骨血，在往后的岁月里，无论遭遇何种坚硬与冰冷，这份力量从未真正远离。

新的啼哭会再次响起，新的面容将在记忆的画布上晕染，新的游戏会在不同的土地上展开。而幼时记忆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提醒我们，无论脚步迈向何方，灵魂深处总有一处坐标指向那拥挤的院落、泥泞的田埂和沉默的山岗。那里曾有着自己最初的声音、最初的影像、最初的悲喜以及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的来自泥土深处的坚韧筋骨。

曾家园游记

□ 薛 薇

初秋，我独自一人游览了青衣江畔的曾家园。

或许是对古风的挚爱，我向来钟情于这种古旧庭园。当曾家园的黑漆大门、厚重砖墙、雕花窗棂、大红灯笼与庭园戏台依次映入眼帘时，我即刻沉浸在这中西合璧的民居园林之中……

曾家园最与众不同之处，便是那三座戏台。

从园子大门进入，穿过一段抄手游廊，雕花窗棂对面便是曾家园的古朴正门。门前，曾益寿老先生栽种的桢楠依年旧郁郁葱葱，仿佛在诉说着庭院的百年沧桑。进门后，长方形的敞亮庭院曾阁院，名曰：“里煮院”。全院由天井、戏台、正房、门房、天井组成。天井左侧有狭长的石雕鱼池，几尾红鲤在水中悠哉游弋，鱼池环绕的后方便是曾家园的第一个戏台。

戏台两侧悬挂着大红灯笼，灯笼上律写着“曾家园”三个大字。戏台屋顶为旧式歇山飞檐，基座由石子镶嵌而成，台面略宽，边缘是一排木质雕花栏杆，洁净规整，尽显大方气派。据资料记载，这个戏台是曾家男性仆人和佣人观戏、赴宴的场所，而主人们另有专用戏台。由此可见，曾氏家族旧日的繁华盛景。

沿戏台左侧的窄楼梯而上，便是通廊式走马转角的临河楼台。倚窗凝望，葱绿树林掩映下的青衣江缓缓流淌。昔日，宾客们曾在此观山望水，其乐融融；如今，我坐在红灯笼映衬下的美人靠上，遥想往昔岁月。

“里煮院”右侧是内院“罍畴院”，这是一个清幽静谧的四合院，也是园子设计者曾艺澄先生读书学习之处。昔日，他常邀约乡贤在此展读研讨、畅谈博弈，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

我漫步在曾家园的庭院中，继续探寻。

穿过“里煮院”，便来到中院“罍畴院”。这个院落以行道为界，分为两个独立庭园，分别命名为“荔科技园”和“牡丹园”。园子里栽种着各类花草树木，角落处有一个“8”字形花坛，坛中绿草萋萋，坛外荒草也肆意生长，让人不禁生出“寂寞空庭春欲晚”的感慨。园子右墙有一个较小的歌舞台，专供女眷们看戏。一年四季，曾家女子在

此赏花、品茶、聊天、做女红……

从“罍畴院”往前，便是曾家园的主体核心建筑——主楼。主楼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单檐歇山式屋顶与欧式风情阳台竟意外地和谐相融。从主楼中部通道穿过，两边分布着若干房间，大小一致，干净整洁。其中一间房内，有一张宽大洋气的竹编椅，长条可坐三人，类似现在的沙发，椅上简洁的竹编花纹透着雅致，可见房间主人的艺术品位。

穿过通道，进入后院“罍铸院”。院子正面是宽大的戏台，全木雕花背景，后隐藏着更衣室、化妆室、侧各有一个六角形石头鱼缸，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缸里种着小睡莲，开着紫色小花，虽有些许孤寂，却也添了几分雅致。

院里还有住房和阁楼，窗棂雕刻着不同花纹，十分讲究。后院一排厚重的外墙，墙顶流云花纹栩栩如生，尽显匠心。

三

曾家园的整体结构呈一个“寿”字。据记载，曾家园由曾家后裔曾艺澄先生于1927年至1937年历经十年设计修建，占地面积上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全国呈“寿”字形形状，既蕴含了艺澄先生父亲曾益寿名字中的“寿”字，又取自“福祿寿喜”的吉祥之意。为体现“寿”字格局，园子外墙和临河楼台独具匠心。此外，四个院落的“里煮”“罍畴”“罍铸”“罍畴”名称中都暗藏着“寿”字，再加上戏台、增增孝藏的三个戏台，足见其聪明才智与拳拳居心，也让曾家园成为独特的楼台式民居园林建筑。如今漫步园中，仿佛置身于“寿”字之中，沾染着满满的喜气。

解放后，曾家园陆续作为柳江区公所、洪雅林场等单位驻地。2013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此，曾家园的精髓：“三戏台四庭园”得以完整保全。

游完园子准备离开时，迎面进来一个摄制组。我驻足观看拍摄，发现曾家的楼阁、鱼池、戏台与民国时期的旗袍长衫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我想，近百年前园中的曾家儿女，或许正是这样悠然自得地生活着吧！

秋阳果果，庭院深深，好戏连台，曾家园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修复人间许多细小裂纹(组诗)

□ 龙 斐

天全河岸

为了血液的畅快奔涌，河岸撕扯掉
披挂在身体上的无用修辞
那些枷锁与模具，一直在暗暗收紧
定义着河床的骨架。我们因此受益
因此有坦荡的石板席地而坐
篝火，晚风，举手投足取法于古人
我们预备好口若悬河
拆除掉同一腔调的嘴巴

这一小块舞台正突出于夜幕
我们互为过客。河水凌冽，大口喝下
拼命展示自己的深渊
一切高高在上形同虚拟
越来越多的流星掉落进激流
轰然之声，像谁的精妙话语又或者
谁对生活的一记粗暴回击
惊涛一次次从河岸，直拍到命运之门

这一夜，天全河挣脱二郎山厚厚的影子
途经我们时，还在气喘吁吁穿透夜色
我们对它颌首，与它击掌，在它身上
书写闪电和中年男人的舍弃
这一夜，我们以微小之躯定义天宇
并修复了身处人间的许多细小裂纹

山中访友

面对冬日阳光，树木
还沉溺于少年的莽撞
以多余的秀色和那
地主般的无赖，随意速写
红嘴蓝鹊一家的寒凉

登上山坳一侧，我需要
从胸腔里释放出一个人来
他斜靠小木屋的门框
正是某位秀才落第后
掐灭风暴一羽随风的样子

饮酒，继而品茶
用的都是同一口大瓷缸
符合人生逻辑
但不是你字典里
标注红线的——繁华落尽

所有的话题都在丈量我。仿佛
他的世界早已空空
粘附不上任何外来的标签
又仿佛我话语的存储
早就一贫如洗

“我不能赠与行路之人以月亮”
尚不到黄昏，他返身小木屋中
我循着来时路，找寻起点
耗尽这一日之光，耗尽
对于崎岖的极度承受

冬日帖

时已冬月，不能奢望太多
看看，你爱过的大街
开始铁青着脸。爱过的流水
目光深幽，像被辜负的新娘
你亲自送出去的赞美
已在另一个人的唇齿间
渐入冬眠

鸟儿的歌声与飞翔无关
它们用眼睛收藏消瘦的人间
山林和田野不再互相酬唱
冬风的职责，早已命定
歌词在枯萎。伴奏音
朝着大地的深处
低沉下去

剧情正落幕。败笔
从未在剧本里低头认错
有人蹲坐在舞台中央
对追光曾经驻足之处
反复研究，认定那里
藏着另一个盛夏

鱼 书

老宋，天冷欲雪，感觉像置身
越来越多陌生的目光之中
——请原谅我的话里有话
联想，此刻是微苦的修辞
是一杯即将过期的茶品。如同
我在你随口的一个词语中
发现另一个同窗的踪迹
尽管失踪多年，容颜模糊
但我记得住，那部悲喜剧
自始而终的所有情节

老宋，我们戴眼镜，衣冠楚楚
公文包里尽是宏图 and 那些
上天入地的秘笈。可乡音浓重
令一只鹦鹉下定决心
成为忧郁的哑巴
车辙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疼痛？
行道树丛中，枯枝一言不发
黑发，从一开始就是
白发投下的影子

老宋，梦寐不应该深陷于
白天和黑夜的非此即彼
当万家灯火，比日光靠得更近
倦意会像随遇而安的鸽子
在公园的草坪上
与短腿的斑鸠互换信物
然后轻轻旋转万花筒，把远方
从斑斓中彻底弄丢

又是一个有着相同模样的清晨
老宋，我也只能呆坐在
往事的平面中，任立体的可能性
束缚我的手脚——我越来越像

我们故乡那日渐跌价的遗产：
青灰色的瓦屋。而这一张瓦屋
寄给你，愿你在层叠的沉默之上
获得鱼鳞一样的安详

幸 福

当我们谈论幸福，在
二郎山的群峰峡谷间
词条受困于想象
粘附于湿漉漉的早晨
是的，雨还在
按部就班地分配给大地
在预先安排好的秩序中
所有碰撞我身体的雨滴
都有过短暂的赞叹
像课堂朗读，千篇一律
幸福，有章可循呀
正在攀升至注定的高度
某种显而易见的困
某种自然而然的果
陌生的甜从未抵达味蕾
硕果累累的椰树只会
攀附幻想矗立雪山之巅
是的，因为沉默
雨成功加入了我们
忧伤，被烟雨润湿
显现出深藏的轮廓
像睡袍上脱线的裂口
一群问号，无知而胆大
在这个湿漉漉的早晨
对着我一阵阵冷嘲热讽

霞 光

这是一日最后的霞光
把快要失散的美汇集，而后捣碎
就像此刻的我
用痛风和自言自语
与这扇门里的虚空对抗

练不好平衡之术。脚关节和日子
生锈了。笨拙、木讷
梦寐即将从此刻，缠上黑夜，缠满
我的身体，这尊被献唱一百遍的石头

可是竹杖，拉扯胸腔里
一个熟识多年的青年，一次次出逃
一次次在悬崖边痛哭而返
那些我努力锁禁的细节，不知将会
败露于谁的凿刀

回到我的草原（组诗）

□ 王永康

夜色下的问候

风在鹰的引领下
从寨子后面的雪峰上压下来
草开始胡乱地跳舞
紧挨到的灌木丛一侧身
风落在石头上
鹰的眼睛闪着桔黄色的光芒
它的领地一如既往的宽阔

公牦牛懒得转身
石头周围的草正溢出清香
地上是我的
天空是你的
鹰的翅膀托起夜色
公牦牛的身影融入石头

两个草原上的主角互致问候：
明天见
风把问候带给对方
星星看见它们的目光各怀心事
草原在巨大的黑暗中渐次睡去

草原的路

草原的路在马蹄翻飞的草屑里
草原的路在牛群趟过的河水边
草原的路在羊群蠕动的云朵上

是的，草原的路隐藏在草的深处
牧人不需要一条宽敞的路
他的路一直在马背上
草原的风不需要路
它的路在草尖上
在久久舞动的经幡上
偶尔也在牦牛粗砺的角上蜿蜒

其实，草原的尽头没有路

草原一直敞着心扉
等待那个无路可走的人

回到我的草原

冬天，回到我的草原
找一处向阳的缓坡
把一身潮湿的皮囊交给草地
让阳光擦洗每一个疲惫的毛孔
逼出流浪在城市的落寞与小心翼翼

让蓝天浸泡每一丝灵魂
重新装回童年飞奔的梦
头顶，我抓不住的白云
载满草原的秘密
它收藏着牧人苍凉悠远的歌声
也收藏着那些思念母亲的泪水

从村子里过来的风滑过指尖
寒意被阳光过滤
却滤不去青稞糌粑和奶茶的芳香
味蕾又一次成功的被诱捕
我返回村子的脚步比风还要快

远方的故乡

无需约定思念的时间
目光从城市的窗户跃出
翻过二郎山
准确地落在贡嘎山南坡的草甸里
故乡最好的季节
隐在葱郁的林间，不闻山外尘事

青稞在坡地肆意接受阳光
偶尔有雷声从神山的方向响起
云就从远方跟过来，雪水化成雨露
阿妈眼中的光芒闪过
一些期待的收成会挂满屋檐

冬天被神山上下来的雪拉长
雪的光芒把寨子护住
遗落在城市的眼光
开始打探封冻后的归期
那些一年一次的回归和离开
热烈而执着
踩着喧嚣一头扎进奢侈的宁静
在阿妈经声的浸润中返回童年

草原镜像

从西侧的山坡上下来的秋风
又一次泄露了草原的秘密
鹰的翅膀划出尖利的哨音
牦牛尾巴上枯草的味道
驼着少年回家的脚步声

只有羊“咩咩”的叫声听上去有些纤柔

牛毛织的帐篷闪着黝黑的光
被风折成九十度的炊烟
跑不了多远已形神俱灭
藏獒迎着风一阵狂吠
少年的马蹄声刚好传进阿妈的耳中

太阳和月亮交替前行
它们的互动构成人间烟火
风带走所有的声音
夜开始安抚燥动的草原
阿妈微驼的背
是帐篷里的星光和月影
一碗热汽腾腾的奶茶
温暖着每一个晚归的孩童

爱的归途（外一首）

□ 尔恩牧歌

窗外

时光踩着落叶飘向大地
树木萧条地彼此凝望
投下季节变换的身影
残叶紧攀枯萎的枝头
仿若冬在树巅上筑巢

比树幸运的是我的族人
毕竟还有查尔瓦
和温暖的火炉
冬想拿也拿不走
这满屋子的温馨
就让我们坐着也相互温暖吧
把心思都煮在火炉上
让爱沿着眼角的皱纹一路跋涉

故乡村口的树

在故乡的村口
只有树理解风
风吹向哪里
树就倒向哪里
甚至树枝都伸向风的方向
故乡村口的树是风镌刻的雕像

风刮了几十年
树向风召唤了几十年
过往的风年年光临
树就随风伸展着自己
我的童年恰似村口那棵大树
有了故乡风的印记
心亦被吹出了一圈圈年轮

虚 妄（外二首）

□ 陈科员

你走了，黄昏时分晚风吹动了月光
被树梢勾住的月亮久久无法挣脱束缚

你背对着的他乡散成画中的细沙
凌晨的故乡在薄雾中清洗自己
清洗你关于一场失败爱情的记忆
旧友善于制造重逢的欢喜
在寂静中，你们交换意见
香樟树的果实在每一个角落
窥视着你们同病相怜的苦楚

我在如烟的夜色中度日如年
脚下的青石板路向远方延伸
铺到你的床边
风里有浓郁的酒香为我止渴
睡眠中那道幽深的峡谷
通向你的床边
走向你，是我难以达到的虚妄

日 子

那时候我以为日子还长
你永远不会离开
我守着煮饭的炉灶
火焰越烧越旺
三四月的野菜
在锅中沸腾
从等你回家
到你回家的时光
收拾沙发，清理猫毛
给花浇水，读几页小诗
打开门的一瞬，抱住你
那时候我们年轻
以为日子还长
直到后来，我守着炉灶
腊肉端上桌子

没人再帮我吃掉肥肉

玩 笑

后来，我忘记了诗歌应该怎么写
我在词典中寻找破碎的自己
一点一点拼凑
却无法呈现出原来的模样

原来这就是生活给的一记重击
经历过之后再也无法复原
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

破碎的诗魂伤痕累累
疼痛无比

可是诗歌啊
能承受的太多又太少
那些隐秘的疼痛
终归无法示人

生活和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跌入悬崖
任凭命运的风把我吹到哪里
像一枚落叶
飘摇，飘摇

而我只能给你写那些被拒收的信
始终用小小的文字
陈述着巨型的愧疚

那些我生命中丢失的部分
永远不会回来

生活和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没收了所有关于你的未来



去雅安（组诗）

□ 曹 鹭

蒙顶山记

山中有茶，茶自成山
有人上山遇虎，遇龙，遇仙
有人在半山腰将云雾对折，晨光乍现
路边苔藓用最高礼仪迎接访客
青石板上的旧痕，时常响起旧时的马蹄声
悬崖边来自唐朝的风将文字抖落成沙砾
鸟鸣划过茶树地，绿色涟漪淹没身体
采茶女将帽檐压低，嫩芽离开指尖滑落竹篓
如同命运的另一种开始
而我们静坐山间，看杯中甘露如何沉浮
等待夕阳聚集成远处耀眼的一点
起身向山下走去
整座山峦浓缩成一个背影

去雅安

山峦重重。落日余晖被车轮卷入暮色
从重庆出发的情愫越发高涨
此刻，需要冲出屏障才能抵达心之所向
比如穿过最后一条隧道
我看见周公山邀明月等我夜饮
江水用琴声掸落风尘
灯光从廊桥的檐口涌出
旧时道路上的步伐寻找旧时脚印
如同落叶寻找根
夜风吹散街角还未学会的方言
当所有的熊猫都已去眠
我在雅安的怀里摇晃着，摇晃着

把异乡爱成故乡

夜宿上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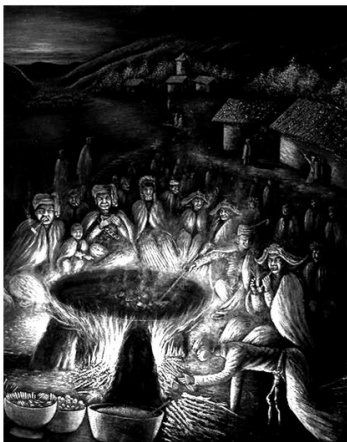
二仙桥把倒影交付流水，炊烟点缀黄昏
我独坐窗前，看空空的戏台如何演绎
而往来的人群被松弛感包围
远山把暮色推向巷子深处
灯火正孕育繁星

木楼梯无法用沉默回应脚步
晚风始终吹不散虫鸣
月光流过瓦片，最后停留在某人的眼眸
我瘫坐在竹椅上与河流交换秘密
就这样把光阴虚度

访故人不遇

——兼致董广辉老师

晨起，霞光扫去眼袋上的夜色
有风远道而来问候我窗
山川退居身后，我整理好容颜
如旧时，习惯出门看天
周公山上有云停留，雅雨不久便来
如你不在的消息过于沉重
巨大的落差令江水不断冲击乱石
我们在假日里完美错过
遗憾成为美的一种
或许，这是离别最好的方式



火塘里的故乡（组诗）

□ 沈 麒

雪 地

脚印落在院子外的雪地
狗守了一夜
清晨时安静下来
邻居阿婆借火种佝偻的背影
唤醒了沉睡的火塘
寒冬是老人躲不过的灾难
会有人悄悄离去
如屋檐上掉落的冰凌
在地上破碎
后来的人们，并不畏怯
雪地上模糊的脚印
曾经围着火塘的人，渐渐消失在山林

火 塘

火塘把一页故事翻开
最初的刀耕火种，夹在灰烬里
一代代的祖先在岁月中老去
从每一次出远门，到尘土的回归
生命的赐予让血肉有了灵魂
在祭台上重获新生
敬畏的仰望是大山的高度
我们寻找索玛花的归属
有火塘的地方就是故乡
族人不离不弃，生命与火塘一同燃烧

月 影

冬夜的树梢，月光被打散
雪花，已在古老的土地上飘坠
风来自远方
带着月夜冷清的呼吸
静候黎明，时间如同逝去的流水
一阵行走的声响和
一只香烟点燃了夜色的黑
有假寐的影子一再幻想着想要靠近星星
我梦见了朦胧的月色
在万物醒来的人间
推开一扇门，开始寻觅人生

母亲的牵挂

土地上刮过干燥的风
在雪影深处，母亲们走进山林
寻找过冬的柴禾
天寒了，游子仍在异乡
正如父辈的背影，举起烟杆
粗糙的手伸向虚空
母亲彻夜难眠，她的百褶裙罩住大地
而男人们的鼾声却显得空旷
四季的颜色的轮回，便是她们一生的含义
寒风卷起草叶和尘土
飞落在母亲肩上
火塘温暖着神龛，老人们计算着游子归期
寒夜与土地，诉说着血缘的牵挂
如一棵树，站在村口眺望

秋序

□ 赵霞

当河水收敛起张狂
河床在空气中自在呼吸
当芦苇褪去绿衣裳
灰白芦花日渐沧桑
当知了不再迷恋在树上吟唱
嘶吼便少了往日力量
风和骄阳正在较量
无数回合里
此消彼长
送来桂花的芳香漫过街巷
在呼吸间游荡
田野里
蟋蟀四处张望
找寻最后的捕猎场
晒垫上
汗水淌过脸庞
滚落脊梁
丰收的喜悦在阳光下金晃晃
教室里
读书声在黑板上碰撞
知识的浪托着学子徜徉
太阳有点懒洋洋
越发迟来早往
把昼光让
奔波劳碌转战夜场
日子一天天叠成过往
美好生活在春秋里酝酿
在回家的路上徐徐展望

雨城烟火帖(外一首)

□ 苟光庆

陶土的呢喃沉入釉底
藏茶的陈香漫过雕窗
谁的掌心
接住芦山花灯遗落的
半阙唐时光
银饰叮当，星子落进篝火
晓磬的夜在旋转
尔苏人的山歌发芽
长成环山鸡节上
一树带露的黎明
青衣江的雾散作面汤
雅鱼游过月光的鳞
椒麻的吻在舌尖
结出闪电，千丝缠绕的
何止是挹挹面
是雨城绾起的人间

青山赋

光伏的叶脉在云端呼吸

大渡河将星辰锻成电流
十年前塌陷的深渊
正被新城的地基翻译成
一种比岩石更坚固的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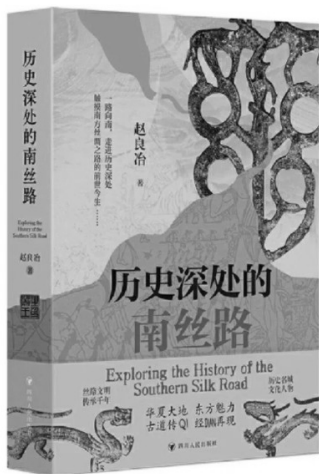
铁轨缝合时间的裂痕
隧洞穿过地震波的余韵
那些含泪的钢筋
把蜀道瘦削的脊梁
抻作通向海的方向

当第一列动车切开晨雾
光的纤维在涡轮中苏醒
熊猫邮局投递着
盖邮戳的松涛，而长江
正用上游的水纹
撰写绿色经济的引言

南丝路上的临邛印记

——读赵良冶《历史深处的南丝路》

□江万军



◎历史深处的南丝路 赵良冶 著

“张骞凿空”（见《史记·大宛列传》）是司马迁对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事件的高度概括。张骞由此开辟的中原与西域交通要道，就是今天的丝绸之路。基于地理位置命名的南方丝路之路（以下简称南丝路），则是一条从今四川成都经云南出境，再经中南半岛到达印度以及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古代对外交往之路、贸易之路。

南丝路出境线路主要有“蜀身毒道”和“滇越道”等大致三条线。其中，东线是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夜郎道”；中线是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步头道”和“进桑道”；西线是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而“蜀身毒道”又分为“旄牛道”和“五尺道”。“旄牛道”则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青衣、严道、旄牛、邛都、叶榆到永昌，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犍道、南广、朱提、味县、谷昌以后分为二路，一头入越南，一头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这些古道促进了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等地

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形成了独特的西南地域文化特色，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南丝路始于何时，历史典籍没有给出准确的时间，就连从古至今的一些大学者，也仅仅弄了个模糊概念，说是至少在公元前几百年，南方丝绸之路就已经开通。如果说，作为人员往来的通道和物资交换的路径，或许南丝路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时间长得多。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临邛”（今邛崃）这个始见于《史记》中记载的名字，是南丝路上绕不开的重要节点。在文化学者赵良治先生，倾其十余年精力，写成的《历史深处的南丝路》一书中，告诉了我们更为悠远的存在。他说：四千年古道，历史悠久、文化博大。而临邛，这个筑城建制在公元前311年（见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的蜀郡辖域，其前世今生都是南方丝绸之路自成都南来的第一个重要驿站。

在《历史深处的南丝路》中，赵先生向我们呈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历史，还原了从蜀地成都出发至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乃至更远地方的交通网络、贸易物品，以及自先秦以来，历朝历代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建设历程。其书事出有典有据，论证充分可靠。同时，其叙事论证，鲜有随波逐流，趋附大家名作。在众多争议之处，总是写出争议各方观点，并表明自己看法，实属难能可贵。

赵先生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态度，不惜浓墨重彩，向我们讲述了南丝路上的临邛过往。有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大量篇幅记载临邛的人和事一般，着实让如今的邛崃人尤为亲切，倍感自豪。

赵先生说：临邛的贵人是司马迁。

确实，一部五十二万字的史记，记述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其中，用近万字的篇幅，记述了若干与临邛相关的人物和事件。这是后世的正史中鲜有的存在。由此，把临邛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官制府尹、风土人情、才子佳人、富商巨贾等，记载于历史典籍之中，这是临邛与司马迁的缘分，是临邛与《史记》千秋永存的艳遇，这是邛崃人的骄傲与自豪。我们感谢司马迁，是他第一次把临邛载入了史册，写进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典籍之中，呈现了邛崃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令后人仰视，并不断宣传推介、分析研究了两千多年。而且，还将继续在中国的历史上，甚至世界的历史上一路高歌，赓续传承。

《历史深处的南丝路》把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进行了诗意般的诠释和客观中肯的解读，读来令人信服。在对待文君相如婚变事件上，赵先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太史公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假设相如喜新厌旧，《史记》少不了记下这一笔。这一笔不存在，婚变之说，当然也就子虚乌有。”（引文见《历史深处的南丝路》266页，以下简称“引文见×××页”）还说：“斯人已逝，后世冒出好事者，挖空心思编排，弄得绯闻满天。……始作俑者，东晋人葛洪。”（引文见263页）最后，赵先生总结性地概括说：“回看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爱情故事数不清道不完，唯有司马相如遇到知音，琴挑文君、星夜私奔、当垆卖酒等风流韵事，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载入正史，成为才子佳人戏曲与小说的滥觞。……便是《史记》”。（引文见266页）还说：“查看后世历朝正史，获此殊荣者，也仅司马相如、卓文君，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引

文同上)虽说相如成就了文君之名,文君也成就了相如之才,但司马迁却是相如文君的知音。没有司马迁,很难想象中国的辞宗赋圣将花落谁家;没有司马迁,文君相如客观真实的爱情故事,能被赋予中国千古第一私奔,能成为中国才子佳人戏曲和小说的滥觞,让后世的墨客骚人、名家大咖深情演绎两千多年。

《历史深处的南丝路》还把卓王孙家族的生意经抖了个底朝天。秦汉之际,中原的士族阶层和富商巨贾被迫远离故土,迁徙至边远地区。卓氏祖上是在赵国都城邯郸,靠冶铁致富的商人,在这波迁徙浪潮中,从故地来到蜀郡临邛,十分欢喜。于是,操起了冶铁铸器的老本行,靠着几十年南丝路上的马帮背夫,游走在西南广袤的土地上,买进卖出,财富日积月累,传至卓王孙时,财势已是“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过着“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见《史记·货殖列传》)般的生活。

“有人说,六国富豪被迫入蜀后,其中多数选择留居成都,涉足织锦、漆器、冶铁、采盐等行当,成为大富翁。我到不这么看,若果真如此,《史记》何不以载成都富商姓氏,反倒让临邛卓王孙、程郑二位抢了风头。”(引文见182页)赵先生的说法是可信的。因为对卓王孙家族的奋斗史,司马迁了解是足够多的,卓王孙祖上做生意也是聪明绝顶的,无论干什么,都赚得盆满钵满,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可见一斑,在司马迁列举的当时富豪,让后人学习借鉴的榜样中,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卓王孙,而排在第二位的也是临邛的程郑。由此看来,两千多年的变迁,一些人极度丑化了卓王孙的形象,但司马迁的肯定是任何人也无法推翻的历史。

在对待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上,赵先生的观点非常值得肯定。比如在对待司马相如是哪里人的问题上,赵先生说:司马迁故去五百多年,有《周地图记》问世,作者不详。书中曰:“相如县有相如坪,相如故宅,因以名县。”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置相如县,治所在今蓬安县锦屏镇;宋代《太平御览》基本袭用了这一记述。而到了清代,王培荀撰写《听雨楼随笔》时,竟然认定: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说得天花乱坠,我依然认同《史记》所载。今天的学者再胆大,也不敢放言与司马迁相比,自己更了解司马相如。”(引文见237页)在对待时下一些仿古建筑、景观打造上,赵先生的观点尤其值得一表。他在《历史深处的南丝路》中说:西安的昆明池遗址边,几年前,“开挖人工湖,完工后融入牛郎织女传说,取名昆明湖七夕公园,……汉武帝双手拄剑,屹立战舰之上。虽然气势不凡,但是毫无历史厚重,岁月的痕迹。”“《史记》记载的昆明,说的是昆明人,洱海边的一个游牧民族。昆明作为地名,出现在滇池湖畔,并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始于元代,同汉代的昆明人、昆明池毫无关系。”(引文见230页)这告诉我们,对古遗址的开发利用,要尊重历史,不可好大喜功,惟心所欲。

有幸的是《史记》载入了司马相如、卓文君、王吉、卓王孙、程郑、陈立等临邛人或在邛崃演绎的若干故事。而《历史深处的南丝路》则得益于有心的文化人、历史学者赵良治渊博的学识和对故土的一往情深,把一条路深处的宝藏,连同那些鲜为人知的事件一一呈现给了世人。我们致敬司马迁,感谢赵先生。



| 选登欣赏



—— 候车(国画)
魏美林



雪原孤马(水彩)
张 创



一河柔波抱城郭(油画)
孔晓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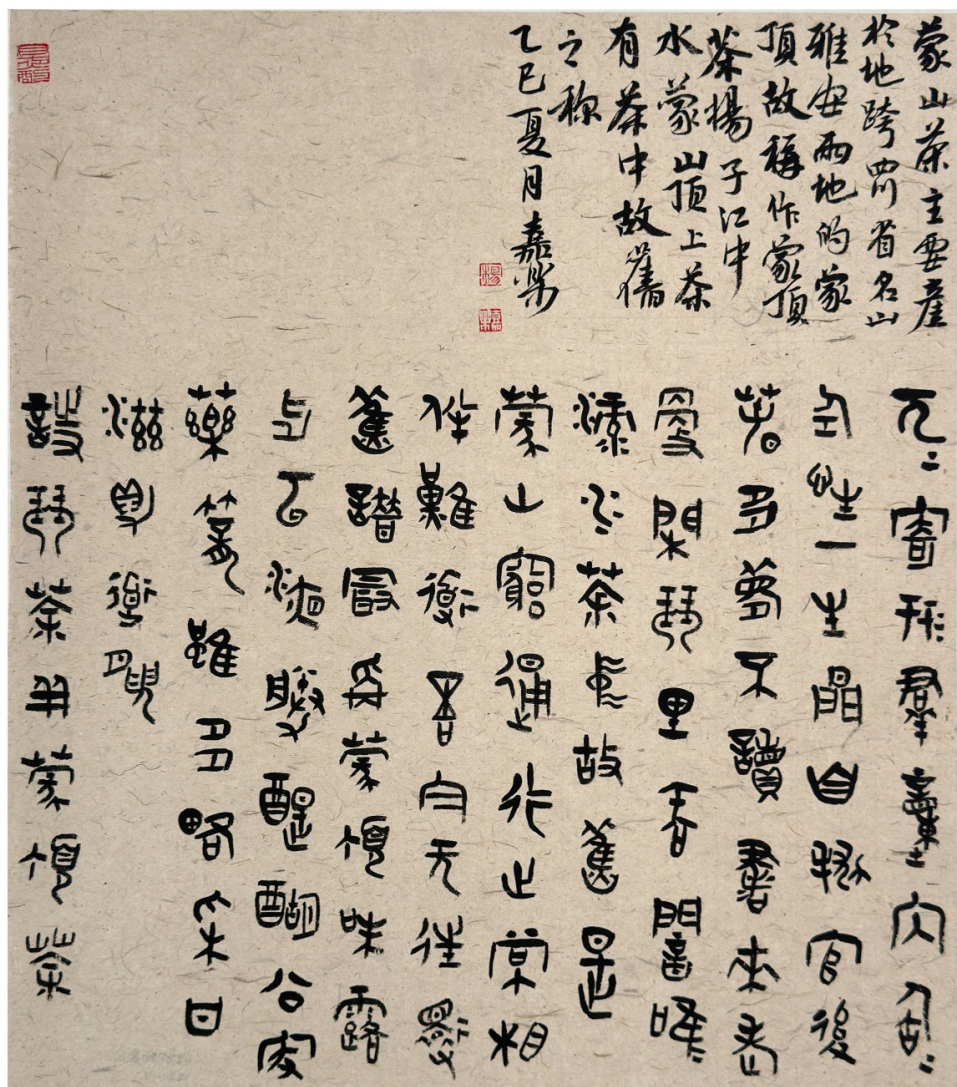
天塹變通途



山重水復
 見飛泉
 雲起霧
 湧湧山川
 楓葉又
 染金水
 鮑村村
 公路入
 雲端
 山御臣
 愛民經
 樂幸
 福安康
 第七年
 癸卯年
 秋雅安
 羅文龍
 時年七十
 又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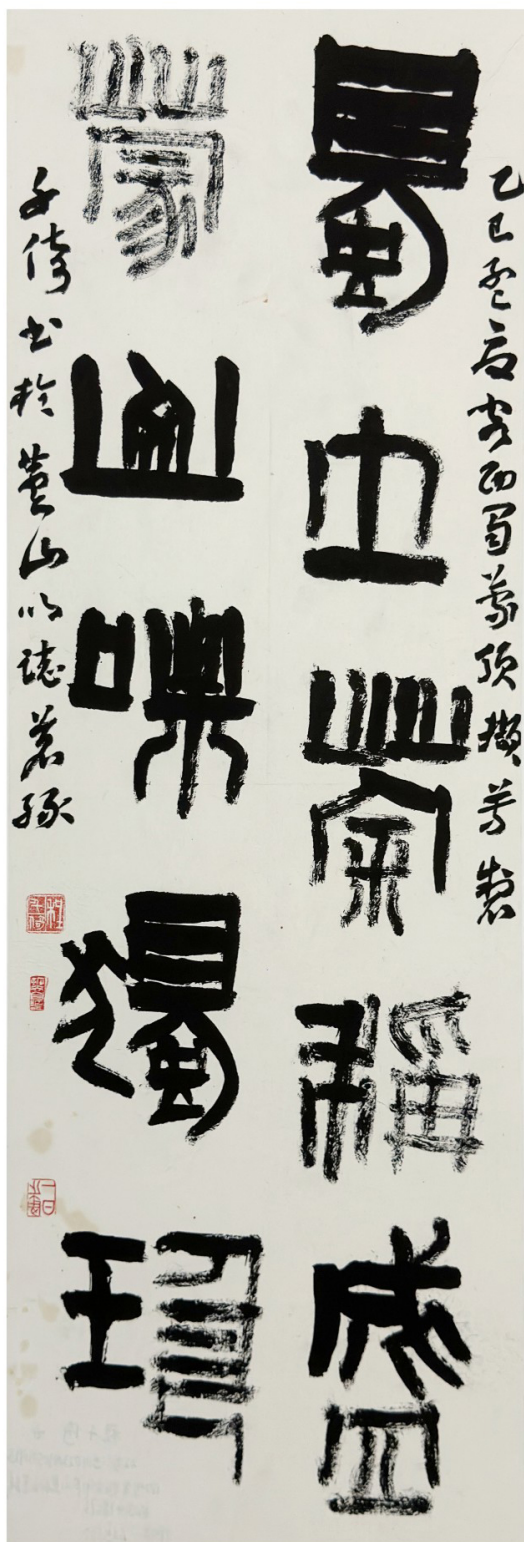
天塹變通途(国画)
 罗文龙

书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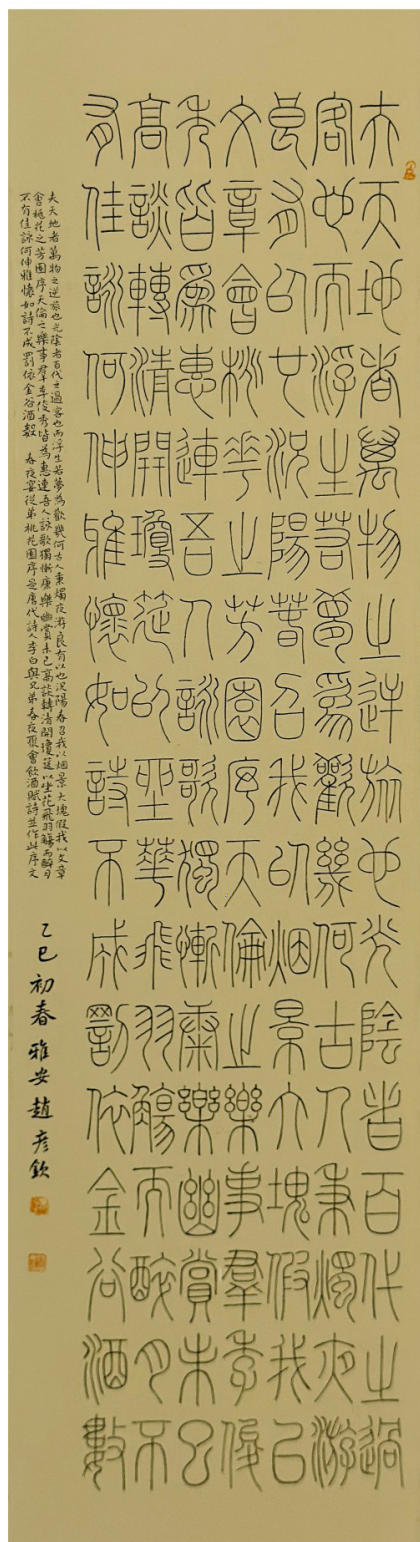


蒙山茶诗选(篆书)
杨嘉乐

选登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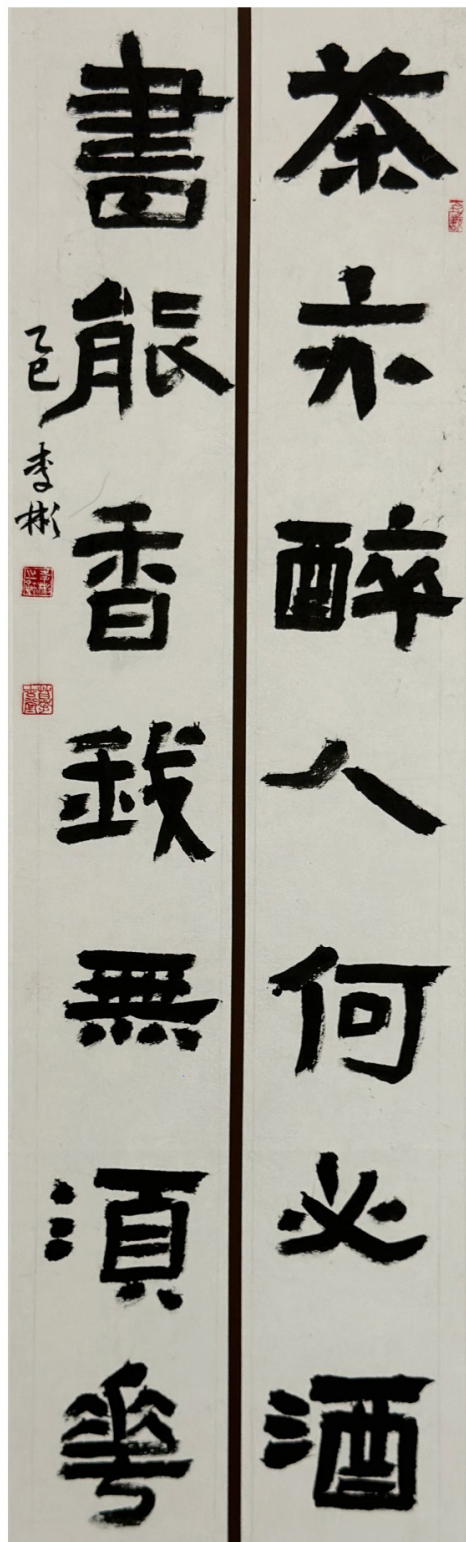
《蜀土蒙山》联(篆书)
程千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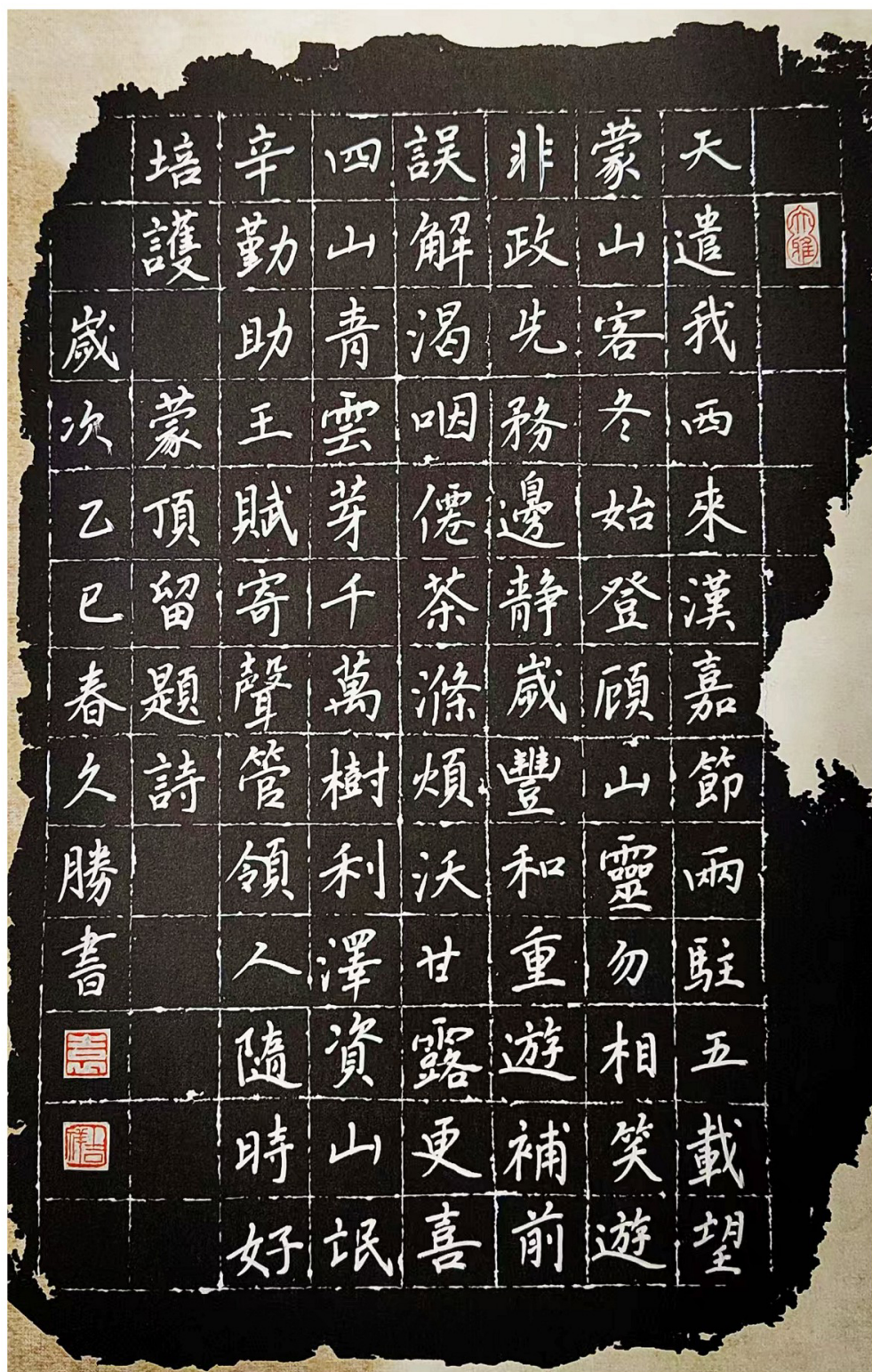
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篆书)
赵彦钦



《蒙頂青衣》联(隶书)
刘唯一



《茶亦書能》联(隶书)
李彬



清 黄云鹄《蒙顶留题》诗(硬笔书法)
久 胜



| 选登欣赏



| 舞(摄影)
| 张 艺



佛静山冬韵(摄影)
崔心怡



河流的迁徙(摄影)
贾 斌



山乡雪霁(摄影)
段平武

廖文彬调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2025年9月10日，廖文彬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详细了解文联工作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情况。

郝立艺/摄

2025年9月10日，市委书记廖文彬调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市委五届七次全会部署要求，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守正创新、担当作为，不断开创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为雅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

廖文彬来到市委宣传部机关，走进新闻外宣科、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文化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干部职工，详细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廖文彬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中心大局，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全市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切实把握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大政方针、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上来，坚持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贯穿始终，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全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为雅安发展凝聚正能量、提升精气神。要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持续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积极开展文明实践系列活动，让城市文明时时可感、处处可见。

在市委网信办，廖文彬现场调研网络治理和舆情处置工作，听取网信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

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筑牢网络安全屏障，管住用好各类阵地，提高用网治网水平，打好清朗空间主动仗，守牢意识形态主阵地。

来到市融媒体中心，廖文彬看望一线新闻工作者，实地察看雅安国际传播中心、“云小雅”APP建设运营和市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等情况。他勉励大家积极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持续巩固拓展改革成果，进一步优化和丰富“云小雅”功能模块，不断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方位展现雅安产业发展、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成果，鼓舞全市上下团结拼搏、奋勇争先。要建好用好雅安国际传播中心和问政雅安平台，在讲好雅安故事、传播雅安声音中体现民意、汇聚民心。

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廖文彬认真了解文联工作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情况。他指出，文联要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充分挖掘雅安特色文化资源，积极抓好文艺精品创作、文化品牌打造、文创产品开发、文化阵地打造等工作，持续提升雅安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聂颖，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参加。

全市文联系统工作座谈会在雅召开

2025年9月25日，全市文联系统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七次、市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 and 文彬书记调研宣传思想工作指示要求工作座谈会在市文联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七次、市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和文彬书记调研宣传思想工作指示要求，专题研究贯彻落实具体措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持续把省委和市委全会精神同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深刻领会运用，擦亮“天府之肺·熊猫雅安”文旅品牌，把准“1+5”文旅目的地矩阵，为推动全市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建设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贡献文艺力量。要认真领会落实文彬书记调研指示要求，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争取省文联、省作协支持，团结带领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围绕熊猫文化、茶文化、红色文化、三雅文化、民族文化等文旅资源，扎实开展重大文旅主题文艺作品创作，着力推出一批精品力作，助

力雅安文旅强市建设。要瞄准获奖、入展创作文艺精品，坚持以全国、全省“五个一工程”奖为龙头，对标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中国作协、文旅部和省文联及各协会、省作协、省文旅厅等主办的重点文艺奖项，努力搭建培训、交流、展示平台，精心组织骨干作者创作、申报，推出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品，助力雅安文艺登高原、攀高峰。要确保圆满完成2025年度工作任务，开展“天府之肺·熊猫雅安”系列文艺活动之“爱乐之声”合唱音乐会、青衣江文化主题摄影展、青少年抗战主题美术作品展等文艺活动，推出一批具有雅安地域特色的主题文艺精品力作。要积极谋划、提早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严格按照修改完善后的协会换届选举工作指导意见，认真组织开展换届前的准备工作，确保有序换届，推荐出作风正、能力强、资源广的班子人选。坚持以结果为导向，认真谋划明年有影响力、有社会价值的文艺活动。

会议还专题研究讨论了《关于对市文联主管的各文艺家协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各县（区）文联负责人，市级各文艺家协会主席、秘书长和市文联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

雅安市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青少年儿童主题美术展在雅展出

2025年9月27日，为铭记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由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教育局、雅安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天府之肺·熊猫雅安”系列文艺活动之“铭记烽火岁月·绘就盛世画卷——雅安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青少年儿童主题美术展”在市文联艺术展厅开展。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展览开幕。市教育局副局长覃正顺，省美协副主席、市

美协主席代成华分别致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活动。参加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为获奖入展作者代表颁发奖杯。雨城区汉碑慈济小学徐芑泽代表获奖作者发言。获奖入展作者及家长代表、文艺爱好者200余人到现场观展。

本次展览作品以“展现抗战历史、英雄事迹、伟大精神及对和平盛世的礼赞”为核心主题，经过前期征稿筛选，共展出青少年儿童创作的优秀作品80件，涵盖国画、油画、水彩等多种艺术形式。

市书协举办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

2025年9月16日，由市文联指导，市书协联合市政协书画院、市文化馆、市博物馆和雨城区文联主办的“天府之肺·熊猫雅安”系列文艺活动之“红星照耀雅州——雅安市第一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在市文联艺术展厅开幕。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展览开幕。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杨贤斌，市文化馆馆长苏亚萍、市博物馆馆长黄平、雨城区文联主席曾晓彧参加开幕式。参加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为获奖入展作者代表颁发证书。市文联秘书长、市书协主席王堂兵致辞。获奖作者代表戈镇府代表参展作者发言。市书协主席团成员、获奖入展作者代表和书法爱好者100余人到现场观展。据悉，此次展览是主办方面向全市青年书法作者的公开征稿，经市书协评审委员会评审，共选出70件优秀作品参加展览，是近年来对雅安青年书法工作者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

市美协举办“家乡美”美术作品展

2025年8月29日，由市文联指导，汉源县委宣传部、市文化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与文化服务中心、市美协主办，雨城区文联、汉源县文联、雨城区文化馆、汉源县美协承办的雅安市第十一届“家乡美”美术作品展在市文联艺术展厅开展。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展览开幕，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开幕式。省美协副主席、市美协主席代成华参加开幕式并致辞。据悉，本届展览共展出美术作品80件，作品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和“长征路上看四川”大型宣传教育活动雅安行主题进行创作。

市音协举办“爱乐之声”音乐会

2025年9月25日，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的“乡音·乡情·乡愁·乡恋——雅安市音协2025庆国庆·迎中秋‘爱乐之声’合唱音乐会”在雅安中学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市文广体旅局局长冯俊涛，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出席音乐会并观看演出。音乐会在雅州爱乐合唱团、雅雨合唱团、荣经清雅之声女子合唱团等7支合唱团400余团员的参与下，紧扣“乡音·乡情·乡愁·乡恋”核心主题，串联15首经典曲目，以和谐和声勾勒团圆意象，用真挚旋律抒发家国情怀，为现场近千名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南京上空的孤鹰》分享会在芦山举行

2025年8月28日，由雅安市社科联联合成都时代出版社、芦山县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南京上空的孤鹰》新书首发暨读者分享会在芦山举行。分享会现场，该书作者、芦山籍作家高富华与读者共同追忆了中国空军史上首位王牌飞行员乐以琴的英勇事迹。该书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出版，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更具备特殊的时代纪念意义。雅安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活动。

雅安2件文艺作品入选省文联重点扶持

2025年9月16日，省文联印发《关于入选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重点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的通知》，对电影《圣旨到》等28个项目进行资助扶持，对电影《万里危机》等18个项目进行支持扶持。由雅安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史诗剧《熊猫归来》、书法作品《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诗词文书法创作》两件作品入选该支持项目。

青衣姑娘

$$\mathbf{1} = \mathbf{F} \frac{\mathbf{4}}{\mathbf{4}}$$

♩ = 58

作词 魏华刚

作曲 魏华刚

编曲 蒋国佳

0 0 0 $\overset{3}{5} \overset{3}{5} 2$ | 3 $\overset{3}{0} 2 \overset{3}{1} 3$ $\overset{3}{0} \overset{3}{5} \overset{3}{5}$ | 3 $\overset{3}{2} \overset{3}{1} \overset{3}{1} \overset{3}{6} \overset{3}{1} \overset{3}{1}$ $\overset{3}{0} \overset{3}{6} \overset{3}{1}$
女 娲 补 天 的 地 方 是 我 的 美 丽 家 乡 红 色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1} 2 -$ $\overset{3}{5}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1}$ | $\overset{3}{2}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2} - -$ | $\overset{3}{0}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3} \overset{3}{1} \overset{3}{1} \overset{3}{7} \overset{3}{7} \overset{3}{3} \overset{3}{5}$
灯 笼 挂 满 上 里 古 镇 的 雨 巷 春 有 百 花 秋 有 月

$\overset{3}{5} -$ $\overset{3}{0} \overset{3}{3} \overset{3}{5} \overset{3}{6} \overset{3}{5} \overset{3}{6}$ | 1 $\overset{3}{0} \overset{3}{6} \overset{3}{1} \overset{3}{1} \overset{3}{6} \overset{3}{6} \overset{3}{5} \overset{3}{6}$ | $\overset{3}{5} \overset{3}{2} \overset{3}{2} \overset{3}{2} \overset{3}{2} \overset{3}{3} \overset{3}{5} \overset{3}{3} \overset{3}{2}$
围 绕 在 你 身 旁 小 船 儿 上 俊 俏 的 你 荡 漾 着 青 衣

1 - 0 $\overset{3}{5} \overset{3}{5} 2$ ||: 3 $\overset{3}{0} 2 \overset{3}{1} 3$ $\overset{3}{0} \overset{3}{5} \overset{3}{5}$ | 3 $\overset{3}{2} \overset{3}{1} \overset{3}{1} \overset{3}{6} \overset{3}{1} \overset{3}{1}$ $\overset{3}{0} \overset{3}{6} \overset{3}{1}$
江 古 道 足 迹 述 说 着 汉 唐 的 传 奇 时 光 丝 绸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1} 2 0$ $\overset{3}{5}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1}$ | $\overset{3}{2}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2} - 0$ | $\overset{3}{0}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3} \overset{3}{1} \overset{3}{1} \overset{3}{7} \overset{3}{7} \overset{3}{3} \overset{3}{5}$
之 路 铭 记 青 衣 羌 国 的 印 象 夏 有 凉 风 冬 有 雪

$\overset{3}{5} -$ $\overset{3}{0} \overset{3}{3} \overset{3}{5} \overset{3}{6} \overset{3}{5} \overset{3}{6}$ | 1 $\overset{3}{0} \overset{3}{6} \overset{3}{1} \overset{3}{1} \overset{3}{6} \overset{3}{6} \overset{3}{5} \overset{3}{6}$ | $\overset{3}{5} \overset{3}{2} \overset{3}{2} \overset{3}{2} \overset{3}{2} \overset{3}{3} \overset{3}{5} \overset{3}{3} \overset{3}{2}$
和 你 轻 声 吟 唱 油 纸 伞 下 婀 娜 的 你 醉 倒 那 弯 月

1 - - 0 | $\frac{2}{4} \overset{3}{1} \cdot \overset{3}{7} \overset{3}{7} \overset{3}{6} \overset{3}{5}$ | $\frac{4}{4} 5$ $\overset{3}{0} \overset{3}{3} \overset{3}{5} \overset{3}{1} \overset{3}{1} \overset{3}{1} \overset{3}{7} \overset{3}{3} \overset{3}{6}$
亮 青 衣 姑 娘 你 走 进 了 我 的 心

$\overset{3}{6} \overset{3}{5} \cdot \overset{3}{5} \overset{3}{6} \overset{3}{5} \overset{3}{5} \overset{3}{6} \overset{3}{5}$ | 3 $\overset{3}{0}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1} \overset{3}{1} \cdot \overset{3}{5} \overset{3}{5} \overset{3}{3} \overset{3}{2}$ | 2 - $\overset{3}{0} \overset{3}{3} \overset{3}{5} \overset{3}{1} \overset{3}{7} \overset{3}{3}$
上 羞 涩 的 微 笑 温 暖 着 我 的 迷 茫 翻 越 千 山 万

$\overset{3}{5} -$ $\overset{3}{0} \overset{3}{3} \overset{3}{5} \overset{3}{1} \overset{3}{7} \overset{3}{6}$ | $\overset{3}{5} \overset{3}{3} \overset{3}{6} \overset{3}{6} - 0$ | $\frac{2}{4} \overset{3}{2} \overset{3}{1} \overset{3}{6} \overset{3}{6} \overset{3}{3} \cdot$
水 也 一 定 要 找 到 你 牵 着 你 的

$\frac{4}{4} \overset{3}{2} \overset{3}{2} \overset{3}{2} \overset{3}{3} \overset{3}{5}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3} \cdot$ | 1. $\overset{3}{1} - 0 \overset{3}{5} \overset{3}{5} \overset{3}{2}$ ||: 1 - $\overset{3}{0} \overset{3}{6} \overset{3}{1}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2}$
手 我 们 一 起 看 夕 阳 古 道 足 阳 我 们 一 起

$\overset{3}{2} - \overset{3}{2} \overset{3}{3}$ | 1 - - $\overset{3}{6} \overset{3}{1}$ |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3}{2} \overset{3}{2} - \overset{3}{2} \overset{3}{2} \overset{3}{3}$ | $\overset{3}{3} \overset{3}{1} \overset{3}{1} - 0$
看 夕 阳 噜 噜 噜 噜 噜 噜 噜 噜 噜 噜



山水添新色(国画)
赵智勇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发送对象：全省各地州市文联，本地机关企
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文联各
直属协会会员，文艺爱好者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